

楊塵因
先生著

江湖廿四俠

向性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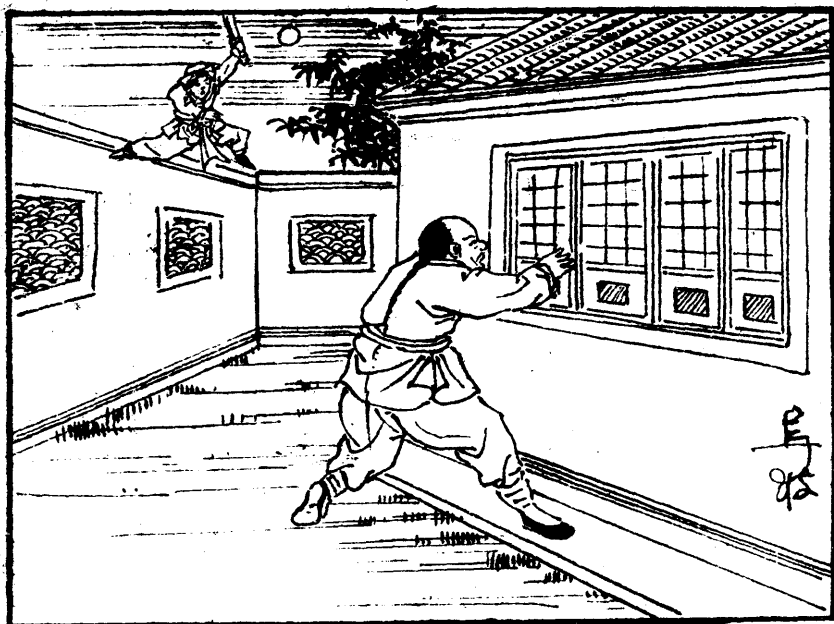
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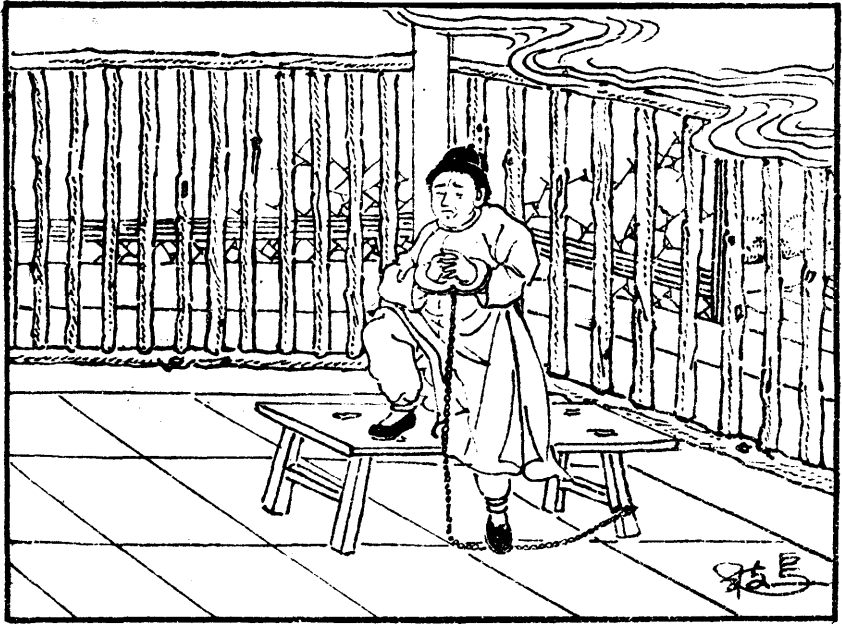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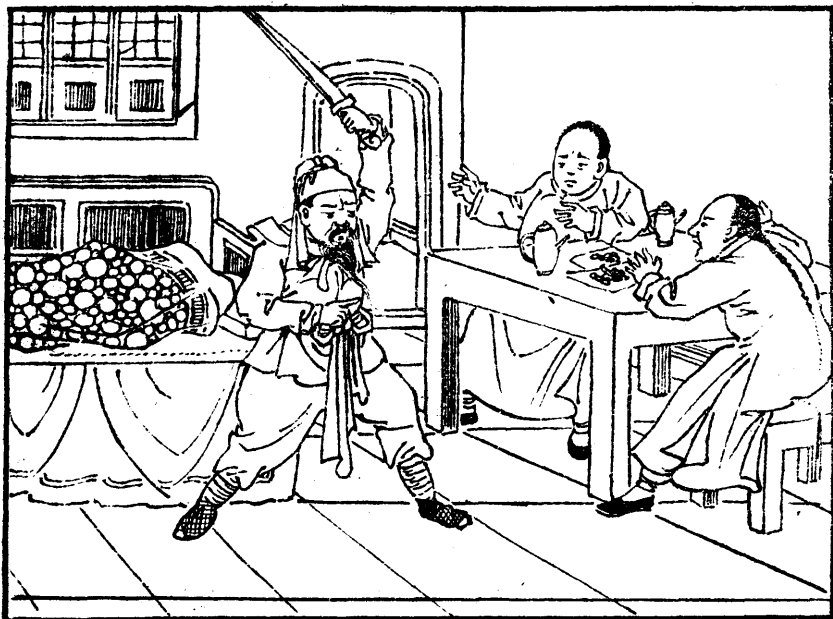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12 4640B





江湖廿四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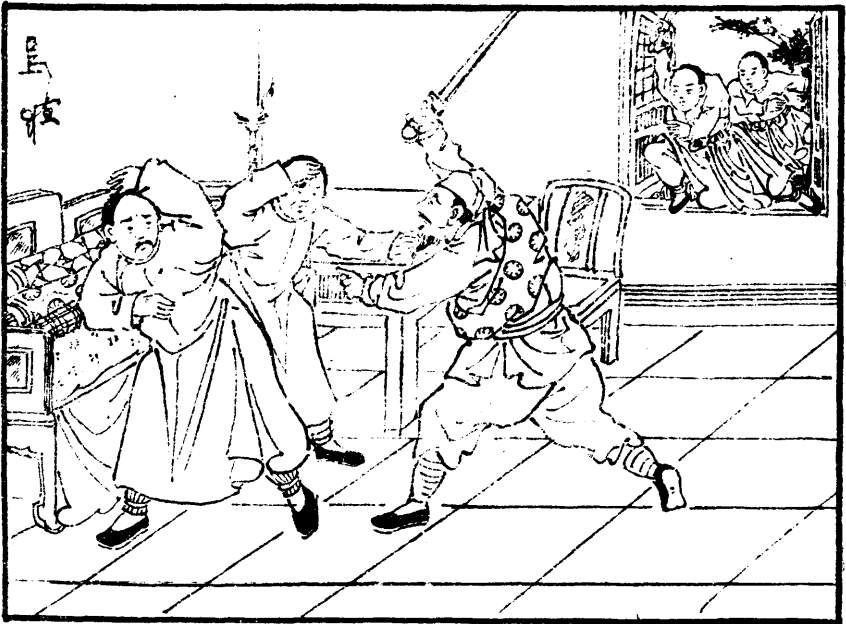
第十一回圖



烏跋繪

江湖廿四俠

第十一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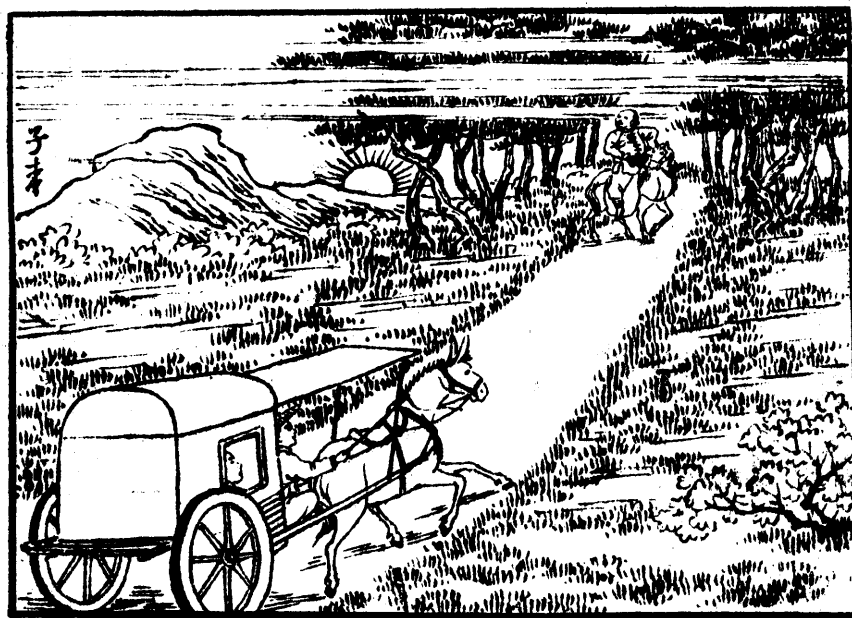
馬
夜
繪

江湖廿四俠

第十二回圖



子青



子青

陳梓青繪

江湖廿四俠

第十二回圖

陳梓青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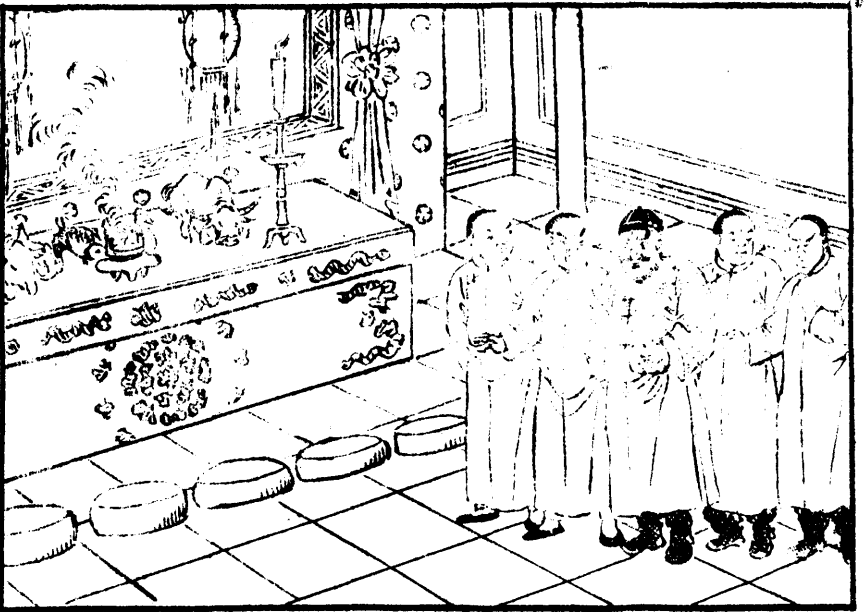
子青



子青

江湖廿四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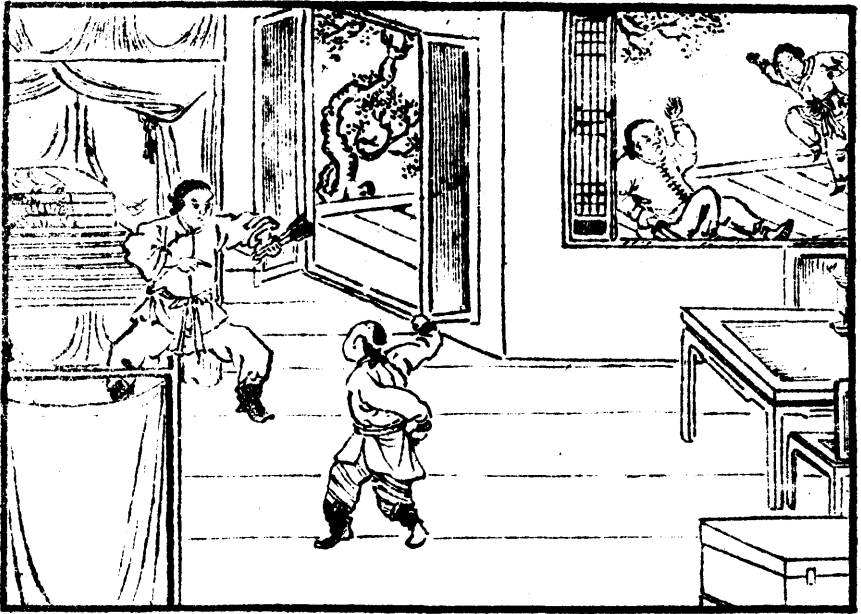
第十三回圖



陳梓青繪

江湖廿四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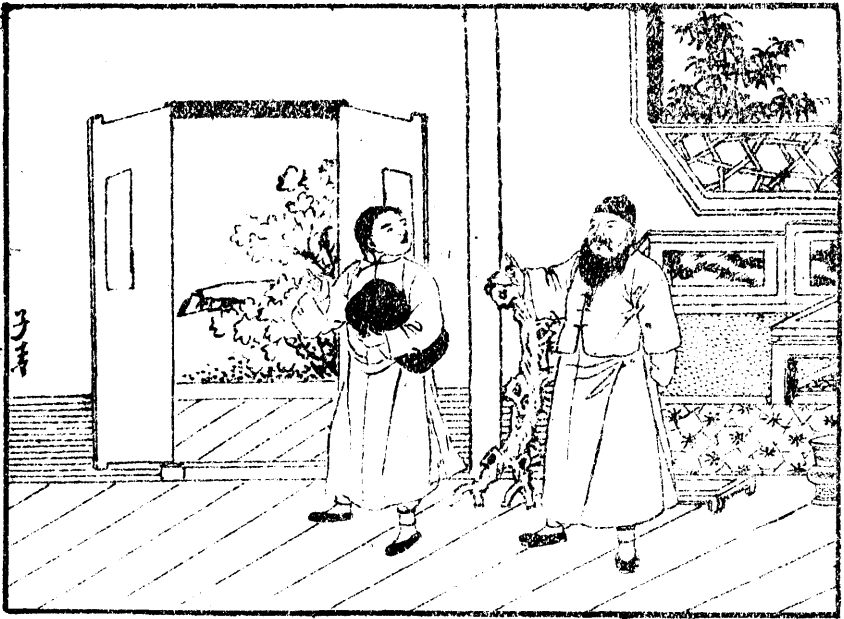
第十三回圖



陳梓青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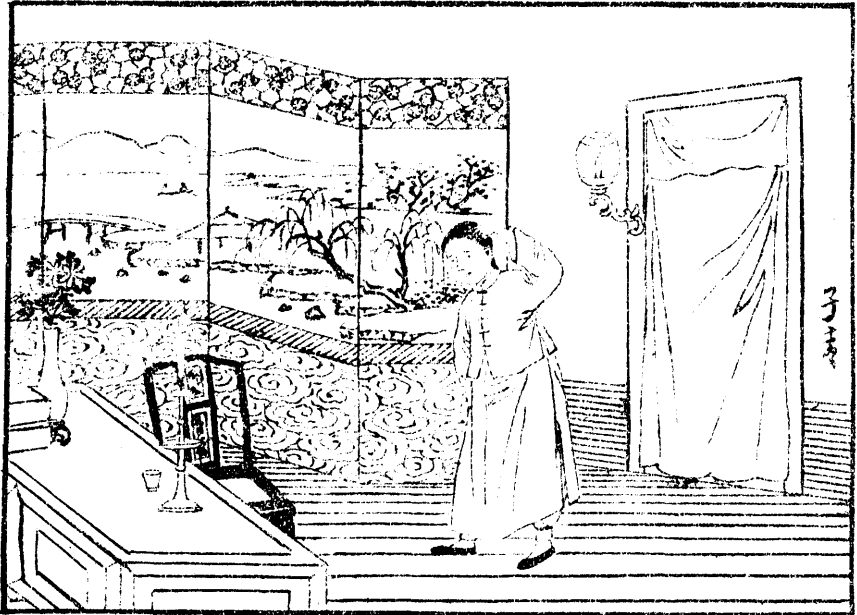
江湖廿四俠

子平



第十四回圖

子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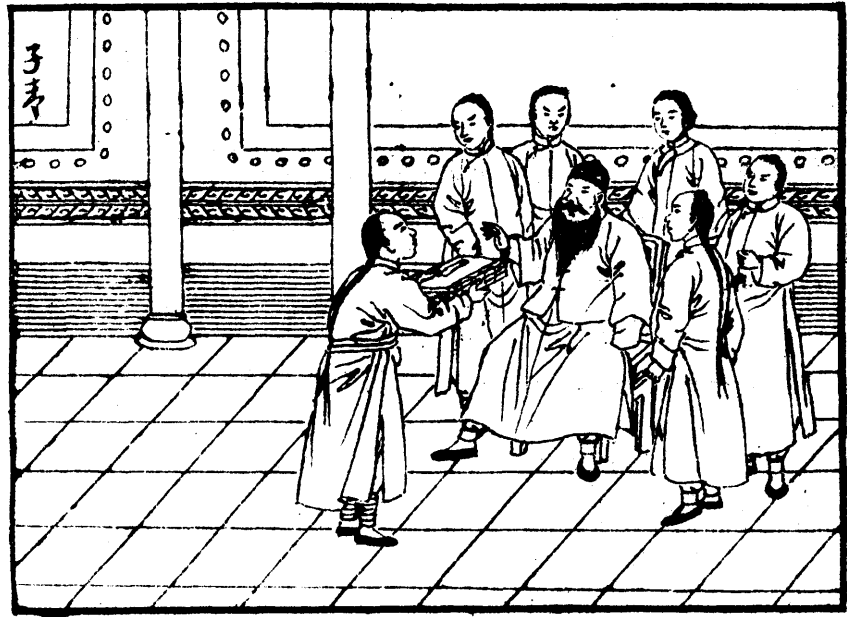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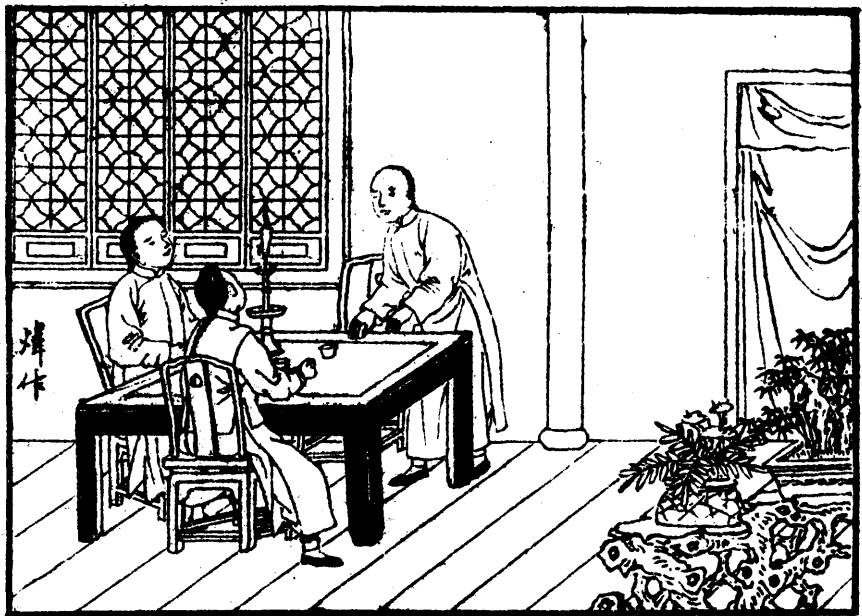


陳梓青繪

江湖廿四俠

第十四回圖

陳祥青繪



江湖廿四俠

第十五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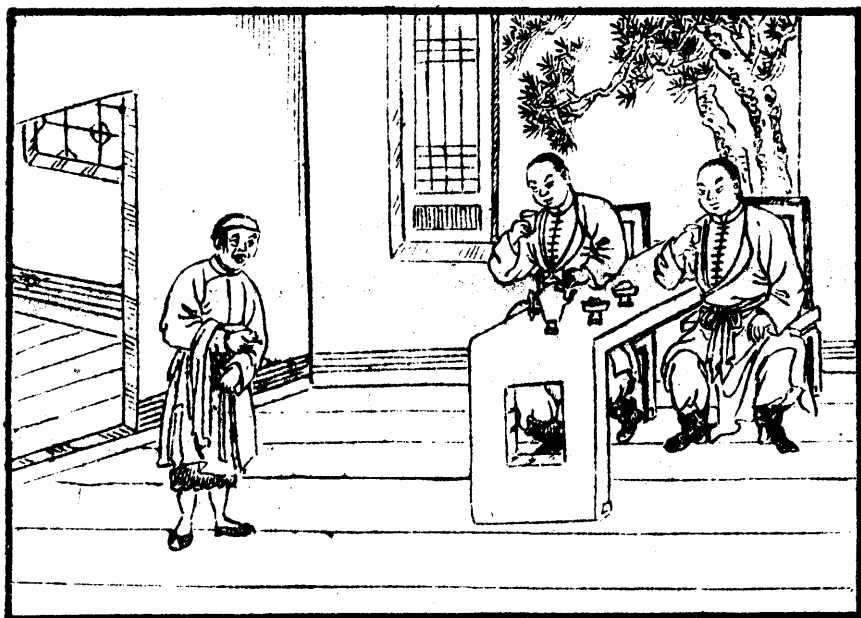


陳耕青繪

江湖廿四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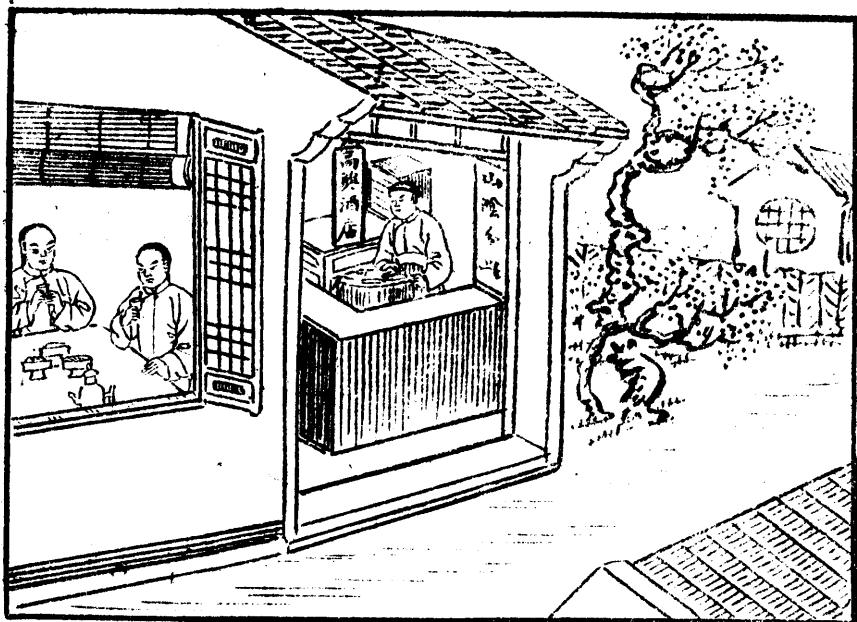
第十五回圖

陳祥青繪



江湖廿四俠

第十六回圖



陳梓青繪



江湖廿四俠

第十六回圖

陳梓青繪



江湖廿四俠

譙北楊塵因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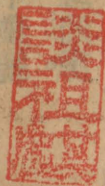
長沙張冥飛批
古董姜俠魂評

第十回

白髮紅顏同遭惡報

黃金黑幕重結奇冤

話說孫彪酒醒之後。剛披衣下榻去開門撒溺。猛見牕外月光之下。一條黑影直向東廂飛去。孫躍便暗喫一驚。默忖這不是江湖上的英雄。便是草莽中的大盜。俺倒要暗隨前去。窺探他的本領。便心中想着。也不去驚動童天虎。隨手將門悄悄打開。匆匆撒溺。便掉臉向東廂發付。列位須知那北方舊式客店。却與南方不同。那江淮大道之上。有些驢馬住宿取資。反較客人昂貴。沿途客店。十家就有九家叫做檔子。臨街三間門面。也有兼賣酒飯的。也有祇招待往來車馬客人。不賣酒飯的。其後就是一所廣大院落。專供停留車馬之用。再後四圍都是客房。上下等級。並沒有什麼差別。因為他們取資的定例。大概是一輛車取費大錢一百文。一匹馬取費大錢二百文。人與物件祇



收飯賬。却不取房金。倘若你沒有車馬。祇單身一人去住宿。他也祇照驢馬的定價收取。以驢馬住宿之價而等於人其輕人重獸可謂至極四海之大無奇蔑有。若論上等房間。或你一人二人。包着一間客房。他便照

驢馬。雙倍計算。但是房間。仍舊沒有什麼特異。彷彿與營房相似。四面還是包圍着個

大院落。所以那些最大的檔子。四圍的客房。足有百數十號。因為那個院落廣大。客房

若是不多。可就不易包圍那一座院落。每到入夜月黑之時。各客房的燈火。條明條滅。

對面靜觀。若似瓜洲漁火一般。倒也好看。比喻妙絕非身臨斯境腹有詩書者極難寫入此等景況余曾掩卷默思確有此等妙境孫彪等所

住的客店。正是這等模樣。不過在月光之下。他所目睹景況。不似瓜洲漁火罷了。閑話

少說。孫彪直待小便之後。掉頭向東看去。那裏有什麼一條黑影兒咧。月光如水。霜華

結冰。祇覺寒風瑟瑟價刺骨。但是孫彪的心坎裏。總覺有些兒疑心。默忖我分明是看

見一條黑影兒。難道說是妖魔鬼怪嗎。一時放心不下。仍向東廂追去。直走過十幾號

房間。並一個火星兒。也不會瞋着。孫彪走到這裏。也就有些懶向前進。剛要轉身回房。

忽聽隔房。隱隱透出一陣笑聲。接着聽着。一人說道。乖乖。我的好寶貝。肉呀。可憐我自

你進門之後。我就想着你了。祇恨那箇短命的小雜種。他守在家裏。也不出門。他又不死。害得你爸爸。天天看着塊肥肉。淌饑涎。總是一把撈不上手。後又笑道。你也應該曉得。那個老不死的婆婆。抱在懷裏。好像是一捆枯柴。壓在身下。好像是一塊朽鐵。再說他那箇地方。足有碗口般大小。小和尚攢將進去。簡直要大翻筋斗。眼圈兒紅得淌水。牙齦是黃得發臭。我到情願他天天去念他的倒頭經。怎奈他對着這些兒。却一步也不肯放鬆。嚴查密問。比閻羅王還要利害。我很情願他一覺就睡到西天。那知他一箇墳嚏也不打。乖乖好寶貝兒。我這般的疼愛你。你又是怎樣疼愛我。

這是一段什麼話
撰者真有如此胆

量寫得出來亦足徵一人之慾性
發動雖妻子亦所不顧可不懼哉

又聽一少婦的聲音笑道。我不疼愛你。就能與你這樣的頑耍。那人接說道。你愛我是什麼好。少婦道。我愛你的頭髮白得好。鬚鬚長得好。腰背駝得好。嘴巴爛得好。可還有麼。少婦祇吃吃的發笑。再不作聲。那人氣憤憤的說道。難道說我這一副本錢。與這一套本領。不夠你過癮嗎。接着忽聽啣啞一聲。好像在那塊最肥的厚地方。打了一掌。那少婦接着笑道。老傻瓜。你真不曉得。東西南北。我不愛

你這衣服銃勁兒也肯與你幹這一手麼。我不怕別的。倘若有了。算是兒子還是孫子。那人笑道。兒子也好。孫子也好。橫豎是咱們胡家種。沒有別人家雜姓。攪加那裏面就得了。誰來與你算些什麼清白賬呀。

不是清白賬便是糊塗賬總而言之此等賬目還是不算爲佳

少婦發急悄聲說道。時

候不早。好老子。好祖宗。你快些完了罷。鬧得人癢蘇蘇的。氣也喘不過來。接着祇聽那人氣如牛喘。唏噓唏噓的喘箇不住。道。乖乖……乖乖……我可要死了。那少婦也接着哎唷哎唷的哼着說道。好老子。你當真不要命麼。我的小肚子倒快要通啦。接着又發現一種嘖嘖如魚戲水的聲音。孫彪聽到這時。不禁的臉皮上一陣冒火。腰幹漸漸灣曲下去。直不起來。復又順着月光的斜線。從牕檯紙上。用舌尖舐了一舐。挑破一箇豆大的窟窿。一眼從洞中瞧去。祇見迎牕乃是一張土坑。那土坑之上。並不曾看見有什麼人形。因此等事絕非人類所能做出是以不見人形也祇見兩條粉白似的小腿幹兒。高高挑起。金蓮兩瓣。遠眺着彷彿似一對豬蹄子。高懸在空中。搖抖不止。蔘地兩腿落下。又聽他兩人哼道。靠緊些。快下來了。比時越發他倆喘得氣粗。當這千金一刻之時。突見一道白光。破壁而進。

接着就叫罵一聲狗男女。祇聽啞……啞……兩聲。那道白光晃了兩下。再也不聽着

什麼聲響。孫彪雖也是一條江湖上的好漢。驟然目睹這般景况。也嚇得兩眼發直。心

坎裏突突價小鹿跳躍的一般。要想轉身奔去。可恨那兩條不爭氣的窮腿。此時倒有

些抖擻起來。再也提他不動。英雄如此宜乎不能成其大器然而正在進退兩難之際。忽覺肩

頭上有人輕輕的拍了一下。孫彪急掉頭一看。祇見一箇夜行粧扮的女子。站在他的

身後。也不知他是從那道而來的。不禁吃了一驚。再定睛細看。原來不是別人。正是他

天天默念不辭而別的傻大姐。孫彪一見是他。便慚喜交集。方要開口去詢問。傻大姐

便正色詢問道。你在這裏看什麼。孫彪被他這一問。頓時臉色緋紅。回答不出。此乃正氣

也吾若置身至此而經傻大姐如此傻大姐也不待他回答。仍舊正顏厲色說道。這等禽獸行

爲也。夠得上咱們一顧嗎。如今人是被俺殺了。再沒有什麼好看的。夜寒霜重。你還是

回房安息罷。說畢。轉身就要走去。孫彪這時羞得。真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要想一拳

將他打倒。自知又不是他的敵手。無已。含羞忍愧問道。大姐。你是從那裏來的。老師父

可有下落。你臨行也該通知一聲。真害得咱們進退兩難。不知怎樣纔好。如今你又往那裏去咧。務求你告知老師父的蹤跡。無論如何。咱們是要去投奔的。傻大姐抬頭祇向星月望去。便冷笑了兩聲道。老爺子的蹤跡。遠在萬里之外。近在咫尺之間。你們果有心。望念他老人家。時時刻刻。都能夠見面的。若說你等苦心。俺祖孫二人。也都明白。但是如今大事要緊。老爺子他正在危險之中。俺不能不趕去助他一臂。萬方多難。各人都有事可爲。山高水長。或者還有見面的機會。此時可無暇再與你細說了。咱們再會罷。他說道這句。也不待孫彪再說下去。一轉身。那傻大姐已不知去向。孫彪還要問他的去路。轉眼一看。那還有什麼傻大姐的影兒。其來焉無形其去焉無影若謂其非劍仙誰能相信李曜則以普通醜女子鄉下人觀之可謂。眸子。孫彪又驚又駭。默默的望着天空星斗。發了半晌怔。祇覺夜霜浸衣。寒風砭骨。這纔轉回到自己房裏。再看童天虎。仍然睡得呼吸如雷。好像陳死人一般。他便和衣掩衾。圍坐在坑上。思來想去。越發不該貪看那一場把戲。左翻右覆。那能睡得下去咧。直看着牕下月光。漸漸的西落。又漸漸發現一線曙光。他這時實在忍耐不住。便將童天

虎鬧醒。童天虎正在熟睡的時際。猛被他鬧醒。抬頭一看。祇見天色方纔黎明。還要埋頭去睡。孫彪那能夠使他安甯咧。於是就將夜間所見的事兒。約略向他說了一遍。童天虎最初聽說。還疑他是有意頑笑。

我若不讀前文亦疑此乃不近情理要知天下之大無奇蔑有童天虎亦少所見而多所怪矣

後來孫彪

急得發誓。童天虎這纔相信。接着也默默的發怔。他默忖想道。如他所言。黃泰祖孫。彷彿是暗中監視咱倆行動。倘若咱倆胡作非爲。他既能殺那一對野鴛鴦。就能祕密中索取咱倆腦袋。恐怕那時咱們死了。還不自知是怎樣死的咧。如此咱倆避無可避。藏無可藏。前路茫茫。豈不是異常的危險嗎。他想到這裏。越發不知怎樣是好。撫膺自念。反又追悔不該去拜黃泰學藝。彼此對怔之際。那天光業已大明。紅日一丸。直射至牕角之上。忽聽門外一陣喧嚷。險些鬧得馬倒人翻。孫彪已知是昨夜的兇殺案發現。便與童天虎佯作不知。照常披衣離榻。盥洗既畢。方開門探訊。那時偌大箇院落之中。已是人來人往。紛紛談論這一樁奇案。店門早經當方地保關閉。不准閒人進出。就是在店中寄宿的各路客人。也都關阻在店裏。不准出門一步。

行商旅客大受無妄之災。傻女子真害人不淺。孫彪在這

人叢之中。四方探聽。方知這箇所在地名喚做趙家村。乃懷遠縣的屬地。這箇客店叫做十里香。那店主人姓胡。名兒叫做仁理。原籍乃是天津楊柳青人氏。他的父親胡璋。乃是箇販賣人口。跑江湖的混混。什麼大紅拳。小紅拳。都能打得幾手。因他的心計最多。手段最辣。朋輩中便公送他一箇綽號。叫做兩頭蛇。後來在這趙家村。霸佔了一箇周姓家的孀婦爲妻。並且還得了一千多串錢。冤枉財產。財產之上更冠以冤枉二字。其不正當也明矣。於是就開創這一月十里香。前堂賣酒。後堂住客。倘若碰着肥羊似的客人。說不定還要將他銀錢截留下來。大卸他八塊。左右鄰人。與當方地保鄉約。大半都曉得他爲非作歹。無奈強者已被他勾通。弱者誰也不敢多事。所以他霸佔一方。做了那全村的老大了。不多幾年。連生了一兒兩女。兒子叫做胡仁理。二女叫做金寶。玉寶。又十數年後。他姊妹二人。真出落得如畫上的美人一般。真是脂紅粉白。色潤肌香。確能夠勾動人的魂魄。胡璋便妙想天開。就將他姊妹二人。當做兩箇招牌。晃子。廣招賓客。由此他店中生意。異常發達。既有此兩塊好招牌。宜乎門庭如市。所謂聚寶盆與搖錢樹。得一已喫着不盡。而况雙管齊下。宜乎生財。後來胡仁理娶箇妻子。乃是本村常

地方的女兒。貌僅中姿。却也隨在夥中支賓接客。引人入彀。鬼混了兩世。却也混得富有錢財。由此混了四五年。那金寶玉寶姊妹二人。彼此都打自己的主意。所以各自選揀了箇年貌相當的漢子。比翼雙飛去了。又不滿三年。胡璋夫婦就相繼去世。偌大的財產。便由胡仁理掌執。後來胡仁理祇生了一箇兒子。名叫大昌。仁理因爲是晚年得子。他兩代都是一脈單傳。況且他這時又與往昔不同。富有金錢。就彷彿有些兒自尊自貴。有錢便可以自尊自貴。足徵金錢之魔力甚矣。所以大昌纔到十六歲。仁理便與他討了一房媳婦。若說他這箇媳婦。乃是仁理從徐州府買來的。本是箇跑馬賣解出身。自幼就沒有真姓。小名叫做翠英。他雖是個江湖賣藝的女兒。却生得玉立婷婷。妖嬈可愛。胡仁理就一眼看上了。祇花却二十串大錢。買得回來。那時翠英纔十三歲。胡仁理便給他做成一箇假姓。稱他母家姓劉。本想留養幾年。自己準備受用。以娛老景的。誰知這箇胡常氏早已窺破他的用意。於是千方百計。總想將他這箇計策打破。最後他逼着給大昌圓房。常氏可謂善於謀略。誰知彼雖防之至嚴。而他方仍可別開門。徑要知人若專心作惡。雖朝夕相守。亦防不勝防。堯。胡仁理直氣得兩眼發直。轉而他又想另走

小路平日對他這箇媳婦。拚命的施些小恩小惠。一時翠英果然被他廝纏得沒有主意。已露出有仰承嚴命的意思。無奈那箇胡大昌。也是箇色鬼入世。自從夫婦圓房之後。他便廝守着翠英。寸步不離。胡仁理派他出門尋事。他就粧病不去。後又派他在店前管賬。他十天就有九天。躲在後房。如此父子暗鬥了五年。胡仁理總沒有下手的機會。直到那時。胡仁理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方將他的兒子。逼到徐州去收賬。胡仁理乘此機會。便與翠英。結了那一段孽緣。孫彪所見的那一場把戲。正是他翁媳二人第一次結合。誰知春宵一度。便携手同行。做了一對無頭的鸞鳳咧。早知如此何必當初。若爲胡也風流。但不足爲後世訓也。閒話少說。當時來往寄宿的客人。與店裏的僕役夥計等等。都擁擠在那

所大院之中。你談我說。都說是這店裏的老主人。與小老板娘子尋開心。那兩顆腦袋。玩得不見了。也有懷疑是胡常氏弄鬼。也有懷疑翠英本有情人。或因爭風喫醋。演成這一場惡劇。大衆說說笑笑。都對着那兩塊臭肉搖頭。比時胡常氏得着夥計們的報告。便連滾帶扒。奔到那間客房裏。祇見土坑之上。並躺着一男一女無頭的尸骸。赤條

條都不曾掛着一絲鮮血模糊。飛濺得雙臂染赤。再看兩屍下部。彷彿還連在一處似的一大片腌臢。已浸透得棉蓆冰濕。此乃前文之餘波著者。真有此閒情形容刻骨。胡常氏看着這般形狀。轉不傷

心。便長腔短調。哭罵了一大篇。究竟夫婦之情。總有些愛戀。便向各夥計雜役。下了一道緊急命令。一面將店門嚴閉。不分旅客閒人。一概不准進出。好在他的胞兄。就是當地的退卯地保。一面尋着他的胞兄常勝。趕到懷遠縣城裏去報案。直等到日色偏西。那縣太爺鄒經。方帶領全班皂役。飛奔前來。首由屍親胡常氏稟告了案情。鄒太爺便命伴作前去親驗。似這等屍身。一看就可以填寫屍格。無須再費什麼手續的。然後再從四壁。巡查行兇人的踪跡。那裏尋得出半點影兒。復又再四搜尋。方見坑頭牆壁上。畫了一枝墨筆菊花。少有可疑之點。因此一枝墨菊花便引起絕大冤獄。孰謂人世間無奇巧事耶。鄒經便將這箇疑點。牢記在心坎裏。轉將店房上下人等。無分賓主夥役。全數調齊。一一詢問。都不得着緊要口供。然後又到各客房裏檢查。誰知查到第七號客房裏。忽在案頭發現一幅墨筆菊花。鄒經見着。驀地一驚。就傳那房裏的客人審問。原來那位客人姓劉。名喚瑞英。乃徐

州府銅山縣人氏。二十七歲。他係販布行商。此次係由河南光州回家。路過彼處。若非因此案牽扯。就要動身的。鄒經便命差役。將他看管起來。轉將那幅菊花。與那牆壁上畫的對照。說也奇怪。簡直是出於一人的手筆。絲毫不差。鄒經便決定劉瑞英。與這件殺案。有莫大關係了。當場就嚴詞訊問他的姓名籍貫。可巧與常氏的媳婦。不但同姓。並且同鄉。名字上還似排行相同一字。不待鄒經詢問。常氏急上前指定他與已死的媳婦。必有手足的關係。這一件殺案。他必是一箇兇犯。鄒經聽說。却很有些近理。雖然有些

近理無奈
冤枉煞人

便接問這幅菊花的原故。劉瑞英他本是一箇販布行商。一本三字經。尙且認

不明白。那裏會畫什麼淡墨菊花。況且鄉下人。向來是最怕見官的。如今見了這箇知縣大老爺。早嚇得三魂已飛去二魂半了。當然是鬧得目瞪口呆。鄒經見他這般形狀。越發疑他不是箇好人。便將他帶進衙門。用藤條拷打。可憐重刑之下。何求不得。劉瑞英祇得自認是翠英的堂兄。此次見他妹子。這般胡爲。一時之憤。方將他翁媳殺死的。嗚呼嚴刑之下得此口供。彼不知真相。猶驚鄒經訊斷如神。尊爲循吏。世因此而獲大名者。比比而三尺塔下。亦不知枉送多少冤鬼矣。鄒經既得了這一篇口供。便追究

他兩箇首級。現扔在何處。要知劉瑞英他是熬刑不過。方捏造這一篇供詞。搪塞一陣。免受苦痛的。如今若追究他的首級。他又從那裏尋找得來咧。但是既然自認殺人。惟有再亂扯他幾句。默想他的房間後面。原有一箇最新填墮的枯井。他便招認那兩箇首級。已扔到房後枯井裏去了。鄒經聽他說罷。便命他畫了口供。暫押在外監收管。次日清晨。特派四名快班。飛奔到趙家村。尋找首級。直尋到那一口枯井。當時就僱夫役。前去挖掘。誰知胡常氏猛見他等挖掘枯井。猛的就有些驚慌發怔。正要上前阻攔。祇見那些夫役已動起手來。他自己又怕露出神色。便退後一步。不再作聲。胡常氏何故如斯其中必另有奇事與彼有關係矣那些快班夫役。挖掘了半晌。那兒有什麼男女頭顱。直挖到最下一層。忽又發現了一具死屍。乃是箇中年和尚。五官四肢俱全。並沒有絲毫潰爛。那四名快班。見一案尚不曾結清。忽又發生了一案。人命攸關。誰也不敢模糊着過去。便留着二人。看守屍骸。又派二人飛進城裏報案。鄒經聞報之後。也就暗自驚奇。默忖道。這等無頭案件。怎麼盡出在俺的屬地咧。於是不敢少停。仍舊帶着劉瑞英。以及全班差役。再去親驗。

恐怕此次沒有淡
墨菊花爲證矣

趕到村裏。已是黃昏燈上。那天因爲前案未結。新案發生。所以全店的客人一箇也不曾放走。鄒經那敢怠慢。當晚就進了屍場。特命仵作相驗。手續告竣。那件作稟報。屍身左肋曾受刀傷一處。深四寸三分。濶一寸二分六。項間有繩索傷痕二條。腰際有硬傷七處。青紫透骨。右肩之下。尙有一處浮傷。乃是死後新加的。件作一面

稟報。一面填寫傷格。滿院裏的行商旅客。以及夥計雜役。都圍在屍場上看熱鬧。鄒經

畱心四圍看去。恰巧不曾看見胡常氏。他便略一經心。

此是何等要案。胡常氏又居何等地位。無論何人。臨此境况。應當如何憤急。如

何怒惱而胡常氏獨避之不見。其中若無別樣關係。究誰信耶。

便向左右說道。傳店主人。胡常氏適在衆人叢雜之中。忽聽

縣太爺傳詞。忙應聲走出。那臉色青一陣。白一陣。神魂有些撐持不定。鄒經見他這般形狀。越發加疑。便沉着臉色問道。胡常氏。你乃是這客店的主人。你的丈夫既被殺死。你的兒子。又遠在徐州。現在又發現這一件奇案。似這等重係。你却不能脫卸乾淨的。胡常氏忙跪着急辨道。大老爺青天。小婦人今年已經五十三歲。阿彌陀佛。每天祇曉得念經拜佛。沒有大事。房門都不敢多跨出一步。小婦人偌大年紀。就怕惹的是閒是

閒非。如今天理昭彰。大老爺明斷。這殺夫的仇人。總算是當場破案了。誰知又出了這

一件奇案。想必也與那姓劉的有關。

你何以曉得此真使人大惑不解。然亦足徵其心虛亂咬人也。

還求青天大老爺嚴刑

拷問。鄒經便冷笑了一聲道。你等這些喫齋求佛的婆子。大概與方外人認識的很多。

本縣看你不能夠不曉得這其中的原故。如今你還是好好說幾句真話。本縣自有方

法。減輕你的罪名。倘若將來被本縣查得水落石出。那時你就追悔晚了。

鄒經彷彿是箇好官。此一段問

詞恰中要扼不過彼問話之用意。是好是歹此時尚不易辨別耳。

胡常氏當時碰了兩箇響頭。也將臉色沉下來說道。大老爺

問話。須要慎重些。小婦人長齋拜佛。已是看破紅塵。早願遠避人世。自家丈夫。尙且不

與親近。何能時與僧道往來。小婦人爲此一店之主。乃是這一兩天。因丈夫已死。兒子

又出遠門。不得已方暫管店務。倘若兒子歸來。小婦人還是一切不管。閉戶念經。倘若

丈夫不死。小婦人雖年近六旬。也不願拋頭露面。況且這箇和尚的尸骸。雖然是今天

發現。却不是今天被人謀害的。論理在丈夫未死之前。這和尚已被人謀害了。若說到

千係二字。應當是死鬼丈夫擔任的。再說酒樓客店。每天往來的旅客。也不知許多。良

莠不齊。誰也無此眼力。分辨明白。卽非那劉姓的謀害。安兒不是其他的客人。暗地仇殺。遺害小店嗎。似這等不明不白。毫無證據的罪案。小婦人何能代人領罪。小婦人如今已是待死的未亡人。殺夫之仇。尙不能報。又何能替代一箇素不相識的利尙鳴冤。這應該求青天大老爺原諒。今後這案。求大老爺特提追訊。小婦人也不能再過問了。他說話之際。臉不變色。氣不抽絲。迥異初時那般神態。好利害老婦舌劍唇槍語語如針。銛之銳恐鄒經未必是其敵手也。鄒經猛聽他這番話。便倒抽了一口冷氣。暗自喝采道。好利害的婆子。不料他還有這一套口才。於是鄒經又掉轉臉色笑道。胡常氏。你要明白。如今你丈夫已死。兒子未歸。一店之主。當然是你。現既出了這一件奇案。無論誰人謀害。你這地主的責係。是萬辭不了的。再說這案無論如何判斷。你乃是這裏的店主人。無論如何。也就不能不設法料理的。本縣乃是一番好意。指你一條明路。你何以如此的糊塗呀。原來如此。若鄒經此番說話。何異伸手要錢甚矣。官之不可不胡常氏聽了這一番說話。也知鄒經是對他生財。也就不再爭辨。連聲說道。大老爺的恩惠。小婦人是懷感不盡了。祇求大老爺憑公斷案。如何辦理。小婦人無不遵從。

不過小店的本短利微。乃是餬口的買賣。這其中困難。還求大老爺額外體恤。小婦人就感謝不了。有前番伸手要錢就有此次當面還價啞謎來往彼此心照不宣而一場奇案又成冤獄矣。嗚呼。傾家知州殺人知縣。洵不欺我也。鄒經連聲說道。自有

本縣做主。你且下去候提罷。胡常氏又磕了一箇響頭。起身退下。鄒經又將合店的夥計雜役。與左右鄰人傳來。當場命他等去認那已死的和尚。可有與他相識的。訊問這箇和尚。還是個遊脚僧人。還是附近什麼禪林的和尚。列位須知人命攸關。誰敢出頭作證。所以訊問了半晌。人人都搖頭稟告不知。鄒經見無人認識。便命當坊地保。暫且將他收殮起來。復又照例發了一支硃籤。特命執日的快班馬弁。緝兇歸案。便當晚招齊全班夫役。打道回衙。接說鄒經回到衙署。非但那和尚案子。按下不提。並那胡仁理翁媳被殺的兇案。也不再訊問。可憐把箇劉瑞英。無原無故。押在外監。飽嘗那鐵臄的滋味。真是包着一肚皮苦水。哭不出來。笑不出來。由此又過了兩天。果然胡常氏的胞兄。那退卯地方常勝。好闊的頭銜著者一再特別標出真罵煞人轉央求一箇懷遠縣酸字號的紳士。姓王名喚懷仁。他平日仗着有箇廩生護身符。便出入衙門。給人調解訴訟。若論他的生活。真算

得是上無片瓦。下無立錐。四壁蕭條。祇有一支秃筆。給人做幾篇訴狀。所謂三寸不爛舌。一支秃毛錐。就是他的良田萬頃。不但城鄉的百姓畏他如虎。就是那位青天大老爺。也借重他常做買賣承辦人。因此他的勢力。彷彿已做了一縣的二令。此種名稱奇怪。令彼即稱二令。然則知縣稱太爺。彼亦可稱二爺。要知彼在縣太爺左右。巧言令色。亦不過與二爺相等耳。嗚呼慘矣。常勝比時求救於他。王懷仁初時聽畢。

那番言語。便故作艱難之色。後來聽說有孔方兄幫忙。他便挺起胸脯。伸手直拍道。這樁事包在俺老王身上。包管給你做得風平浪靜。量鄒經他雖真萬能。也翻不出俺老王的巴掌。祇要令妹有錢。再殺死十箇八箇和尚。也算不了什麼大事的。倒是那銀錢過手。關係很大。你乃是爲親眷幫忙。俺乃是爲縣太爺辦公事。咱們須得公私分明。免得將來又鬧出許多周折。再說咱們吧。每天在街頭上鬼混。喫飯是要飯錢。喝酒是要酒錢。長天短日的。咱們是靠的什麼。你也喫過公門中飯的漢子。應該明白這等規矩。那就好辦了。好利害的縉紳先生。未曾做媒。先須飽嘗一餐喜酒。此非斲輪老手。無此狠辣。然非此亦不足稱惡訟師也。常勝趕忙說道。王先生。你請安心罷。彼此都是公事公辦。倘若沒有些須油水。俺也不向你先生開口的。你先生既

如此說。倒也爽快。今晚俺再與令妹商量吧。說畢辭去。當晚常勝果然與胡常氏討論了半夜。方把數目。決定了一箇大概。第三日清晨。常勝便將他胞妹的意思。一一轉達。王懷仁畢竟是一箇老手。當面並不與他爭較。祇說道。事兒俺是盡力去辦。大概以我的勢力。與縣太爺的交情。總可以有幾分希望。不過衙門裏的壞人很多。足下已算得一份子何必再說人恐怕這箇數目上。有些兒增加也說不定。那時你應該給你令妹。擔些兒担子纔是咧。常勝聽着暗忖道。好利害。你真會套人。轉又想到這一件案子。却非他不能夠解說。祇得頂起頭皮兒應道。這箇自然。總好商量的。王懷仁急忙搖頭道。公事公辦。沒有什麼商量。你莫要耍這箇圈套兒。常勝聽說。好不高興。便冷笑了一聲。說道。王先生。錢是死的。人是活的。你何必這般頂真。大家都是跑衙門的人。誰又不曉得規矩嗎。王懷仁見這樁事兒。有些弄僵。他便掉轉口風笑道。咱們讀書人。最好說實在話。倘能少花一文半鈔。那也是俺的臉面。真好一箇讀書人。真會愛惜臉面。失敬失敬。若天下讀書人。果皆王先生之爲人。其臉皮必厚至十重皮甲也。至於俺這方面。橫豎是有規矩的。不過是人命重案。與衆不同。就是俺去向堂上說話。也得繞一箇很

大的圈子。這些甘苦。你們也應該曉得的……常勝不等待他說完。便攔頭搶說道。諸事承情。諸事感德。一切請你先生做主罷。咱們兄妹是感謝不盡的。王懷仁也就不再接說什麼。瞥眼又混過去十多天。直等得胡常氏心如懸旌。也不知怎樣纔好。那時胡大昌。已自徐州回來。眼見家裏。鬧得這般形狀。他本來的膽量。也不過與偷油的老鼠相等。一向沒經過風浪的。比時當然嚇得不敢出頭露面。仍舊由他的母親做鬼。如胡大昌

這般形狀。直是箇銀樣蠟槍頭。苟祖先遺留。若干財產。又何患不一手輕擲耶。可憐可憐。好不容易。王懷仁方將常勝叫去。照例文章。首先不

談正事。首先表白他如何的煞費苦心。如何說得唇焦舌敝。縣太爺如何慙直。如何堅持要澈底破案。說得見鬼見神。天花亂墜。好在常勝也是一箇過來人。聽他一句。就接說一句。謝謝。一箇姑妄言之。一箇姑妄聽之。可真說得王懷仁喉乾舌直。最後方說全靠他的勢力。纔將這樁事兒。和平了結。轉又說到費用。這乃是根本問題。此事若不解決。則無論何事。皆不易得手也。王懷

仁便說業已給他做主。縣太爺處。獨得一千串錢。三班六房。上下內外人等。平分二百串錢。最後說到他本身。也祇希望二百串錢。常勝猛聽他這一篇賬目。不禁的倒抽了

一口冷氣。又不敢再向他爭辨什麼。後來他兄妹二人商量半晌。却以爲事既臨頭。祇得遵命籌辦。比時胡常氏拿出一千六百串錢。其中常勝也沾了二百串錢的好處。實在三班六房。與衙門裏上下內外人等。平分那二百串錢。却是不曾虛報半文的。倒是那位縣太爺。實得的數目。已打了箇六折。王懷仁雖然費了些唇舌之勞。總算是與縣太爺。平分權利。如胡常氏母子。皆鬧得人財兩空。如王懷仁常勝二人。總算得是財來天外。一悲一喜。那自不待細說。胡璋兩代之爲人所得錢財如此送去乃是咎由應得然王懷仁與常勝亦非好人何以得此橫財而無惡報耶恐係著者有意虛漏一筆以待後文 今且說常勝將那一大宗款項。由他胞妹處取來。似這等交涉。乃是祕密行動。

當然祇能在局中人裏面。私相授受。所謂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不能使第三箇人曉得的。王懷仁接着這一大宗款項。便一一添作五。逢二進一十的分配均勻。首先將他本身所得的數目。暗扣下來。復等到二更敲罷。他纔攢進衙門。將他經手的事務。一一交代清白。並且說明這一宗現款。因爲運送不易。暫存在他的家裏。如有運送的機會。就可以隨時取用的。鄒經大喜。當時又稱贊他辦事精密。並允許將這兩件奇案。虛懸不

結。此後再設法將劉瑞英毒斃。滅却這一張活口。這兩案都可以不結而結了。他倆計劃已定。鄒經並允三日後實行。王懷仁這纔辭去。欲知鄒經究竟如何實行。且待次回再續。

俠魂評曰。有胡璋之爲人。方有胡仁理之禽獸舉動。有胡仁理之不辨倫理。方有胡常氏之鬼鬼祟祟。物以類聚。人以羣分。循環之間。天理不少爽也。

胡仁理翁媳之被殺。而牽及和尚屍骸。轉又牽及王懷仁之作惡。鄒經之受賄。如此四事。究竟孰是正筆。孰是陪筆。然以余目光窺之。皆非正文。恐於下文之中。仍得捧出一偉大人物。所謂欲擒故縱。先從反面竭力鋪張。然後始顯得正文奇特。斯乃作者連筆之巧也。

胡常氏因和尚牽累。而耗費若許金錢。讀者至此。無不臨案浮一大白。紛稱快事。但如王懷仁之爲人。亦早應受此惡報。何以尙得其意外之財耶。余以爲此種噫。乃是回之伏筆。恐將來仍有推波助瀾之大文章也。

江湖廿四俠

譙北楊塵因撰

長沙張冥飛批
古董姜俠魂評

第十一回

結友探奸直破密窟

喪財放火拘入官衙

話說鄒經與王懷仁二人定計之後。當晚鄒經思忖了一夜。越想這樁事兒。越覺做得不妥。他自想道。三日之內。我必須將劉瑞英毒死的。倘若我將劉瑞英毒死。他應付的六百串錢。橫吞下去。不給我一文。我又怎樣向他追欠咧。再說他那時翻臉向我。要我追案。我又如何應付。王懷仁他鬼計多端。這卻要防備他。一着躊躇既久。方決定道。他明天必定要先來的。我不如先將六百串錢騙到手裏。銀是寶貴之品。當然須先得其利。而後再協助害人。諺云一兩黃金四兩福。即此淺淺之數。亦必有一番福分。方可得也。故此時吾仍不敢對鄒經致慶也。還要他寫箇證認劉瑞英。實係暴病而死的稟文。方能動手的。不然。我還是不去理會。量他那兩塊肥肉。還怕榨不出油來嗎。計算已定。便不再作他想。列位須知那時王懷仁的心理。對那六百串錢。雖是明運明送不易。卻也另

有一種存心。他想鄒經雖已共事多次。但是做官的人。最容易翻臉。倘若他將現錢提去。此等款項。又沒有什麼手筆爲憑。他若反嘴不認。俺又怎麼對付咧。說不定還要加俺一箇欺詐罪名。那時俺就更外不了啦。王懷仁有了這箇私心。所以必待劉瑞英毒死之後。他纔將這筆款子。捧獻出來。誰知你雖聰明。鄒經他也不老實。次晨王懷仁走進衙門。鄒經便將昨晚的計算。向他說了。王懷仁猛聽他這一番說話。正中在他的疑心之中。半晌不作一聲。臉上已現出很爲難的顏色。此時且慢爲難。恐怕爲難的事兒還在後面咧。鄒經並不待他作聲。繼續說道。你可不必爲難。本縣向來不作詐騙事的。你我共事。已非一次。相信就是這般。如不相信。咱們前言作爲無效。本縣最好判斷無頭案件的。慢說這兩件案子。本縣早有成竹在胸。自然另有辦法。那時卻莫要埋怨本縣。鐵面無私啦。他說完這幾句話。便將臉色沉下來。冷笑了兩聲。正要端茶送客。官場歎戲場歎。喜怒無常。所爲何事。茫茫大道。終不能超越利祿範圍耳。王懷仁的靈機一動。他已知這樁事兒。鄒經業已下了決心。不是空言所能扭轉的。後又想道。他既然有第二件事的要求。量他不能殼十分翻臉。他決定主意。便滿臉堆着笑容。

道。老公祖何必性急。這樁事如何辦法。當然是以大命是聽的。晚生所以尋思。並無別樣爲難之處。乃是默忖那輸送的辦法。如老公祖這一方面能肯派人取去。什麼時候都能照發的。好在晚生前次運來。乃是兩隻書櫥裝運的。晚生並不多費什麼手續。又何敢抗命不繳咧。說時。他又站起身來。連連打了兩躬。站着不走。鄒經見他說得這般爽快。心裏一切懷疑的事兒。卻一掃乾淨。也就挽他入座。轉臉陪笑道。足下幸勿責本縣多疑。你須知這事的關係。何等重大。如關節上不弄清白。一旦鬧出事來。究竟是誰人攬贓呢。誰人受賄誰人負責所以金錢不能不先行過手也王懷仁連連點頭道。這乃是應該的。明天午後。就請老

公祖特派親信家丁。前去搬運。至於那一件公文。總得通知那一方面。纔能彀補送過來。那祇好比着兌款遲一天了。鄒經笑道。祇要他等體諒本縣的苦衷。就遲什麼三天五天。也沒有什麼要緊的。祇要銀錢過手其他就沒有什麼關係所謂體諒苦衷者即孔方兄與黃白物之謂也王懷仁連聲應了幾箇是

字。告辭去了。按下不提。再說那趙家村十里香客店。自從胡常氏將那宗賄賂款項。兌清之後。他越發自覺埋直氣壯。以爲縣太爺已被他使銀錢買動了。此後自然太平無

事。便又高挑起布幌子來。照常買賣。當時孫彪童天虎二人。因為這箇和尚案子。發現得希奇。他倆便暗自計議。橫豎向前。也沒有什麼一定的去處。樂得在此多住幾天。看他箇水落石出。彼此計議已定。於是暫住下來。待那鄒經驗屍之後。不覺就混過去十多天。絲毫不見有什麼動靜。非但縣太爺不曾派人追案。就說那箇老嫗娘子。祇顧着辦他丈夫與媳婦的喪事。其他不見有什麼訟事上的作爲。却見那常勝時來時去。鬼頭鬼腦。不知耍的那一套把戲。這套把戲乃是劉海戲金錢孔方兄乃是這把戲之中的重耍份子不過別人耍把戲是歡迎孔方兄此則係歡送耳再細心

瞧他老兄老妹的神情舉動。好像都有所恃。不少恐懼的形狀。一日孫彪便向童天虎說道。老弟。你看這件案子。將來究竟是怎樣結果呢。童天虎說道。你總愛多管別人的閑事。橫豎這樁事。無論他殺和尚。殺道士。與咱們都沒有什麼關係。咱們的自家事兒。前路茫茫。也應該早些打點箇主意。如今困在這裏。又住下十多天。眼見房飯賬。已來催討過兩次。再住下去。當真在這裏現眼。去討飯嗎。童天虎本是個不知稼穡艱難之莽男子所以向小飯店裏會索上等酒菜其不識時務可想而知。今竟作如是憂慮。未始非受一般社會艱難之教訓。可見讀書固可增長人之學識。閱歷更可增長人之學識也。孫彪猛碰了他這箇釘子。便向他冷

笑了兩笑道。童老三。你也曉得打算了。但是咱們又往那裏去咧。童天虎猛聽了這句話。頓時兩眼發直。半晌回答不出來。又久。方說道。別人的閑事。咱們多管。又有什麼好處咧。孫彪仍是冷笑說道。這可說不定的。咱們這時既然沒有一定的去處。就得要尋找些野食。節外生枝。安見不能發發些兒橫財嗎。他倆正談到要緊的時際。店夥便走進房。催喫午飯。那時祇好截止不談。是日入夜。漏聲已殘。北風颯颯。那天氣越發覺得寒冷。孫彪便從衣袋裏掏摸了半晌。方掏出二十文大錢。忙招呼店夥沽了四兩燒酒。又買了兩包花生。蔗兒。於是他倆對酌起來。須知孫彪與童天虎二人。雖然不是酒客。平日都還能暢飲幾盃。無奈當時彼此都被孔方兄逼得頭昏。心事異常雜亂。所以酒盃兒方舉起來。臉色已覺紅得有些醉意。剛纔對飲了一盃。他倆已醺得周身冒火。童天虎忽想到日間所說的話。見左右已沒有閒人。便悄悄問道。白天你的話。還不會說完。俺想到此時。總想不出你的意思。倘若被你想着著者也無須再補寫這一篇矣孫彪笑道。你當真是箇傻瓜嗎。你想胡仁理那箇案子。是誰做的咧。童天虎道。不是傻丫頭做的嗎。他剛纔說罷這一

句。猛聽外頭一聲。忽把孫童二人嚇了一跳。孫彪忙出房。四下看了一遍。並不會見有什麼踪跡。此一聲響在孫彪眼中視之無絲毫踪跡。實則下文一大篇文章全伏在此一聲奇響之中文人之筆。真可巧奪天工矣。復轉身進房入座道。你

既然曉得是傻大姐做的。怎麼又扯到那劉瑞英的身上。童天虎又想了一會兒道。必定因為那一枝淡墨菊花。大概劉瑞英房裏那一幅菊花。也是傻丫頭所做的。孫彪笑道。如你這般說。那傻大姐必定與劉瑞英有什麼冤仇。再說那枯井裏掏挖出來的死和尚。倒底是被姓劉的所害。還是傻大姐所害。怎麼此地老鬪娘子。如今對於和命案子。追得反不如前番那般利害。傻大姐何以那時與俺見面之後。就一去不會見面。你看劉瑞英那般形狀。倒底是箇好人。還是箇歹人。咱們若在江湖上行俠。對於這等事兒。可是應否管的。倘若應該代抱不平。應該幫助那一面。該伸冤呼屈。你若把這些事兒。看得清白。就可以曉得俺的用意了。畢竟孫彪高出童天虎一等。此等種種問題。如孫彪不再詳細解說。恐童天虎雖默想十天半月。亦不能明白也。

童天虎聽他哇啦哇啦說了一大篇。依舊是兩眼發直。答復不出半箇字兒。又久。孫彪方笑道。論理咧。劉瑞英不能說他是箇歹人。那箇老鬪娘子。也未必是箇好人。咱們如

管這樁閑事。應當給那箇死和尚伸冤。劉瑞英叫屈。但是傻大姐夾在其中。一閃不見。究竟是有意開頑笑。還是有意尋仇。這可很費考究了。況且他已知咱倆尙住在這店裏。何以一去就不與咱們見面。這也是一樁很奇怪的事兒。童天虎笑道。你說了半天。全是給別人幹事。與咱們什麼相干咧。孫彪笑道。你真不行。你看那常勝鬼頭鬼腦。不斷的跑來。你可曉得他們幹些什麼鬼事。咱們當頭打他一槓子。豈不就可以穿大皮襖嗎。似他等那般不能見人的事兒。咱們就抓他一把。也算不得是虧心喪德。他時咱們留着。他等性命。就算是天高地厚啦。以此天高地厚之恩亦真出人意料之外。苟以天理循環而論。洵不爲過也。童天虎猛聽了這番話。真似當頭棒喝。一棒就將他打醒了。當時他驀地將桌兒一拍。跳起身來。笑道。妙……妙……真虧你想得出來。正要接說下文。一瞥眼間。忽見一箇黑臉大漢。站在案前。他倆猛見這箇大漢。站在案前。頭紮一幅黑湖縐的武士巾。身穿一套夜行衣靠。足蹬抓地虎快靴。背後紮着一箇紅綢包裹。右手提一把扑刀。向着童天虎怒視道。光天化日之下。爾等想幹什麼。就不怕世間還有人嗎。孫童二人。猛的一驚。卻被那黑漢嚇

得口呆目瞪。都向着那黑漢。默默的看着。那黑漢方要進一步。伸手去捉童天虎的臂膀。童天虎便退讓一步。一時心急。無法抵禦。便端起一盃殘酒。就想向黑漢潑來。那時還是孫彪心細。忙伸手攔住。狠聲喝住道。老盞。不可鹵莽。

孫彪之一攔足徵其細心處。非童天虎所及。然以此篇佈局而言。脫

三人均動起手來。又有何人爲之排解。此又不得不一剛一柔一粗一細也。

童天虎見孫彪這般形狀。也就縮住手。不再向前潑去。

可怪那黑漢見童天虎不再伸手。他也止住脚步。不再向前。此時孫彪堆着笑臉拱手向前道。壯士係從何處而來。這番光降。究因何事。大丈夫光明磊落。不妨明言。我等都是混世的人。如有力量幫助。無不效勞的。那黑漢狂笑了一陣。順手將那把扑刀。向桌前拄着。又變做冷顏說道。俺行的事。也無須二位幫忙。今來沒有別事詢問。乃因這店裏的兩案。究竟是誰人所爲。俺受友朋之托。特來問箇明白。久仰二位。乃是莽蕩山的好漢。對這兩件案子。必定明白。故不遠千里而來。卻專爲此事的。孫童二人聽罷。益發驚奇。暗忖俺等與他素不相識。他怎能曉得咱們的出處咧。這其中必定又有原故。

如風

捲秋雲層見疊出著者之筆真矯若游龍

好在他的來意。既然宣明。諒他沒有什麼惡意。便接着延那黑漢入

座。詢問姓名。那黑漢搖頭說道。此時無暇虛套。日久二位自然明白的。俺也不能久在此地。二位快些說罷。童天虎便開口要接說下去。孫彪忽向他暗使了一箇眼色。搶着說道。待俺僞略的說幾句罷。接着就將那兩件案。自首至尾。大概說了一篇。卻把傻大姐的事兒。一字不提。此正是孫彪之細心處。亦著作之細心處。孫彪所以向童天虎暗使眼色。攔住搶說。正因此也。若令童天虎言之。而不將傻大姐之事提出。則又不成童天虎矣。黑漢問道。那殺胡仁理翁媳的人。可知是誰咧。孫彪連連搖頭道。這可不曉得了。黑漢又問道。劉瑞英倒底可冤枉麼。童天虎此時實在忍耐不住。便搶說道。俺看那箇劉瑞英。不是殺人的漢子。黑漢急瞪眼問道。你等應該設法救他。救良鋤惡。乃是咱們應幹的事業。二位又何以袖手旁觀咧。童天虎被他問得無詞以答。兩眼祇覷定孫彪。不再作聲。孫彪便接說道。俺等雖久有此心。一因自力恐辦不到。一因和尚的案子。尚不知凶手是誰。總得探訪明白。纔能殺下手。倘若壯士肯出手去幹。俺等決計幫忙。助此義舉的。黑漢復又說道。俺若出手。便先殺那殺胡仁理翁媳的凶人。二位可能協助嗎。他說着。怒睜着兩眼如鈴。隣視着孫童二人。不少轉瞬。孫童二人。猛聽說這一句話。彼此暗

自吃了一驚。臉色都不覺紅了一陣。

黑漢此問確實利害。看他二人如何答復。

孫彪便正色說道。胡仁理翁媳。

乃是狗男女的行爲。本有取死之道。如不才見着這等怪狀。也是要給他一刀兩斷的。

今若依照俺的意見。應先搭救劉瑞英。與探訪這和尚案子的真精要緊。黑漢便狂笑。

一陣道。好聰明的漢子。那和尚的凶案。還要訪查嗎。他說着。又向牕外看了兩眼。復轉。

身。又向孫童二人。急問道。二位可真有此心。助俺一齊嗎。孫彪此時也挺身站將起來。

正色說道。祇要壯士行爲正大。俺等雖死也可以相從的。

智在不輕易然諾。孫彪竟敢若是承認。獨不畏彼欲殺。傻大姐乎。要知彼

承諾之上。尚有行爲正大四字。可以進退。然亦是孫彪圓滑處也。

黑漢又問道。男兒行事。不可勉強。二位應當斟酌行之。果能

實心助俺。則何去何從。應當聽俺調遣指揮。與俺同進同退。同生同死。請速自決。若不

能勉強。俺們從此就分道而行。孫童二人聽說。又怔了一會兒。童天虎便搶先說道。壯

士幸勿多心。俺等也有一佛髻鬚。說甥咱們的朋友。四海很多的。倘若遇着你的仇人。

乃是咱們的朋友。那時咱們固不能轉助朋友。與你爲難。却也不能爲你。陷害朋友的。

黑漢聽說。便冷笑了兩聲。方說道。你倆可放心罷。此時還說不定是誰幫誰的忙呢。天

色不早。你倆快隨俺走。自然不使你倆爲難。說時。他便站起身來。迎向門外走去。童天虎尙不放心。還要向他詢長問短。黑漢頓時發急。便將扑刀。向身後一插。又向他二人肩頭上拍了兩下。便一手拉着孫彪。一手挽着童天虎。惡狠狠的罵道。又不是什麼黃毛丫頭。黃毛丫頭四字不是閑文。閱者應當牢記再閱後文。那有這般不痛快咧。他這句話。還不曾說完。孫童二人已身不由主。彷彿自身已陷在很大的鐵輪車裏面。兩脚都飄然飛在空際。頭腦昏花。不知是怎樣出了客房。也不知向那方走去。祇自覺四肢落空。周身被風吹得如針鋒深刺。再說他倆的本領不高。然自黃泰教授了多日。非但拳棒比較曩時。大有進步。就是夜行工夫。也還勉強敷衍過去。但是此番遇着這箇黑漢。無論他什麼能耐。都施展不開。如鷄襖鷹搏的一般。祇好瞑目聽其舞弄。不到一刻。二人彷彿似自身已落到平地。英雄如是好漢。如是著者。真把一般英雄好漢痛罵死矣。他倆再睜眼一看。誰知此身已高處在城樓之上。四望無邊。萬籟皆寂。惟見城裏的燈火。如殘星亂點。條明條滅。孫彪正要詢問去路。那黑漢便悄聲問道。你倆這兩天。不是爲錢所困嗎。孫童二人聽說。益發暗驚。同聲問道。咱倆無錢。

壯士你怎麼曉得呢。黑漢笑道。此時沒功喫閑談。現在你倆的能耐。都能儘量施展了。快隨俺去。自然可以混得幾文。孫童二人。見那黑漢的行動太奇。也不敢再向他追問。祇好隨他越牆躍屋而去。又走了不滿半里之遙。黑漢便站在一家屋角之下。又向他倆悄悄聲叮嚀道。現已到了。你倆胆放大些。此乃夜行第一着秘訣。開宗明義。故黑漢第一句必先囑咐。放胆如胆大。則百事能矣。斯又不僅夜行如此。凡百諸事皆應如是也。你跟着俺進退。咱們以擊石爲號。你倆的手腳放快些。耳目放靈些。對人做事。

須要狠辣。那就得啦。他說到這句話。又悄悄使勁叫了一箇走字。將身兒向下栽去。兩腳鈎住了屋檐。使了箇飛燕入簾式。接着箇鷓子翻身。便閃身下房。孫彪童天虎二人也接着撲撲跳下房檐。三人都走到後院。又一轉身。祇見後牆六扇短牕。房裏的燈光閃爍不定。忽又現出兩箇黑人影兒。映在牕檯紙上。時往時來。時隱時現。黑漢便將牕檯兒上紙破了箇豆大窟窿。各向房裏瞧看。祇見兩箇男子。一箇年約五旬。孫童二人認得這箇是胡常氏的胞兄常勝。一箇是年約四旬。貌似文士的模樣。卻不知他的姓名。閱者可知此人姓名吾知凡閱本書前章者必盡知也。祇聽那人向常勝說道。這箇鄒經真利害。我因慎重起見。

所以將這款子。暫壓幾天。誰知他不見那箇黃澄澄。白灼灼的東西。他是決不動手的。常勝笑道。十人做官。九人就想發財。你莫看他饒兒頂兒的。坐在大堂上。好像是箇城隍菩薩。他一肚皮的鷄零狗碎。恐怕比那毛坑裏。還腌臢得多咧。

借筆發揮將一般貪官污吏罵得刻骨 這

且不去管他。你應當想箇方法。搪塞他一陣要緊。雖然這一宗款項。早遲總得給他。但是他祇管蓋着盒缸兒亂搖。不給咱們箇紅點兒看看。總有些兒靠他不住。倘若他一旦翻臉。他們做大老爺的。嘴巴是大張着說話的。咱們又向何處去倒拔毛呀。那文士點頭道。我也是這般想法。無奈他不上這箇圈套。常勝又說道。先送給他一半。何如咧。那文士連連搖頭道。不行不行。昨天他說話時節。聲色俱厲。若非聲色俱厲。何能使人花錢乎。可見世人不狠。則不易發財也。倘若明天。不補送那件證認劉瑞英病死的公事。與許的一筆款項。說不定還要翻案。所以我見他的口風不對。已滿允明晚送去了。常勝聽說。半晌不曾作聲。又久。方說道。那些款項。你可變動些麼。那文士道。我早已照着官價。化成銀子。若照那一串一串的銅錢。怎好運去咧。說時。又指着那箇土坑東頭的牆壁脚下。說道。現今埋在這箇裏面。

這句話淡淡寫來却非閑筆請觀下文即知此寥寥數字蘊去許多筆墨矣

常勝搖頭說道。這箇地方恐不妥當吧。倘若碰着箇穿

窰洞的小毛賊不必進咱們的大門。祇要挖箇小洞。就可以一網打盡了。那文士頓時不悅道。少胡說些。那是我多年的寶庫。從不見短少分文。要你發這箇好兆頭。如今我還有一筆款子。藏在裏面咧。好在明天就要搬去。還怕些什麼。常勝正待接說下去。猛聽後院扔來一個石子。接着有人大聲嚷了一箇走字。噤……噤……噤……早從後牕以外。跳進二箇大漢。當頭乃是箇黑臉虬髯公。濃眉巨目。手提朴刀。直向他二人撲來。接着兩箇壯士也一擁直上。那文士早嚇得臉色發青。瑟瑟作抖。常勝雖是箇地保出身。手腳卻有些小明白。但是年歲已老。那能與人對手。不過他的眼睛。卻看得比那文士透亮些。那時見勢不佳。便轉身想要避去。誰知黑漢一箇搶步向前。伸手就抓住常勝衣領。向下一捺。常勝乘勢就跪在地上。連連碰頭。哀呼壯士饒命。那文士見常勝這般形狀。也不待那兩箇壯士去捉拏。他業已矮了半截。矮了半截四字形容得極妙若直書一個跪字則呆笨矣除哀求饒命以外。那能說得出半句話兒。當時那黑漢把常勝的一條小辮兒。踹在脚下。便

向那文士冷笑道。你們幹的好事呀。此時俺也不暇詢問你等陰謀鬼計。但是你等所作所爲。俺已明白。劉瑞英。他與你等何仇何怨。要損害他的性命。那和尚乃是與那店夥王四。因奸爭鬥。被王四所害。胡常氏他也是這案中的要人。難道就想花費幾文。買得平安無事嗎。你乃是胡常氏的胞兄。也還想在他的身上發財嗎。轉臉又向那文士罵道。王懷仁。你惡貫滿盈。不知自悔。這件案子。那鄒經祇得六百串錢。你從旁卻賺得一半。訟師之惡。莫過於你啦。

王常二氏之秘密行爲除鄒經胡常氏外幾無一人知悉今由黑臉胸中道出一字不差此不僅王常二氏驚奇即孫童二氏亦暗自錯愕而讀者

亦應稱怪事也

你等惡事太多。這篇賬。一時也清結不了。俺此時也不暇與爾等周旋。俺等雖不屑用這等賊錢。要知留在此地。又得陷害好人。不如咱們借去轉一轉手罷。他說着便向後來的兩箇壯士。斜睨了兩眼道。還要他等來請嗎。時候不早。咱們還有別樣的事兒咧。童天虎尙不敢猛進。彷彿有些兒趑趄不前。孫彪畢竟比他手辣。便伸手一掌。將王懷仁推倒在地。一搶步飛到土坑。三手兩脚。將坑上的衣衾被褥。掀擗在地。又在坑頭下。那一撮浮土撥開。直撥到牆根。果見一包一包的堆得有一尺來高。二尺來闊。

孫彪便一包一包拏將出來。連聲向黑漢與童天虎說道：「在這裏……在這裏……」一口氣就拏出一十二包。再向坑內看去。已搬乾淨。比時看得童天虎心花怒發。也不知怎樣笑法纔好。此童天虎所以不能造成第一等人。物即在此等微末之處可判斷也。還有那箇王懷仁。眼看着孫彪。左一包。右一

包。搬出土壙。好像向他挖心挖肝的一般。祇覺他等搬到七八包之間。他兩眼急得如

銅鈴般似的。實在忍耐不住。連聲喊道：「他們的款子。祇有四包。餘下都是我的。不與他

等相干。黑漢急伸手掃了他一箇耳光。厲聲罵道：「此時你摸一摸自己的腦袋。可還能

久安在頸頸上。還說什麼你的他的咧。」惟其是此等人方能作惡方能賺錢。然而人格問題則無可說矣。孫彪接說道：「還不砍

了。就完結麼。王懷仁常勝二人。伏在地上。猛聽這句話。險些要哭出聲來。還是黑漢從

旁笑道：「將來有人來收拾他等。此時莫要污穢咱們的寶刀。天色不早。咱們快些收

拾走罷。於是三人將那十二包銀子。分擡在腰間。仍由黑漢向王常二人。竊笑說道：「你

等既不義得來。咱們就不義取去。還得要你倆。通知鄒經與胡常氏等。叫他等放明白

些。莫要太輕天下無人。須知他等性命。都抓在咱們的手裏。咱們也並不是怕殺人的。

說着便一揚手道。後會有期。再看你倆的行爲罷。

拱手之言語。意耐人咀嚼。可以福人亦可以禍人也。

接着就回頭向

孫彪童天虎顧盼道。走……

這一個走字下得力能扛鼎。讀此一字如真龍活甲。天矯迴旋。將彼英雄氣概形容盡致。足徵善寫真者不必拘於濃塗細抹也。

仍由黑

漢當頭。攜着孫彪童天虎二人。破牕飛出。接說王懷仁與常勝二人。當時皆匍匐塵埃。不敢仰視。直待那黑漢等飛去許久。房裏牕外。皆不見動靜。他倆方敢悄聲喘了一口長氣。各自站起身兒。復向門外探尋了半晌。那裏窺探得一絲一毫的影兒。彼此回到房中。互相埋怨。王懷仁就說道。就是你說話太不順利。不然夜深人靜。這箇密室之中。就是他等打着燈籠火把。也尋找不着。那裏就遇着這三箇冒失鬼咧。常勝不服道。你自己將事做錯。還來怨人。你若不說銀錢都藏在坑頭的夾壁裏面。他等何能一進房。就將這些銀錢全數搜去。如今我無辜受這一場驚駭。還要喪失了二百串錢。這些兒款子。乃是俺養老的費用。明天你是要如數賠還我的。王懷仁不悅道。你少栽些斜釘罷。那十二包之中。還有俺四包老項。可憐那是俺一生心血所積聚的。平日一串錢利息。要向人討五十文一天的利金。好不容易。方湊得這六百串錢。準備俺子孫萬代傳

家之業。

即此一言已應該誅戮而不足惜矣

一日喪失。俺不但要你賠還本錢。還得要你攤認利息。你反來

倒栽俺一下子。想你乃當地保的出身。烏龜忘八強盜賊。誰不與你是通家。俺看那三

箇冒失鬼。未必不是你做線子。有意勾引他等行劫。好……好……現在是人賊皆有鐵

證。俺們明天衙門裏說話。看是你這個退卯的地保利害。還是俺們進出衙門。給人說

官事。做稟帖的先生利害。

如依區區看來誰都利害不過見着那三個好漢嚇得瑟瑟作抖哀求饒命說不出別樣話耳

常勝此時勃然大怒道。

咱倆明天就去碰一碰。誰要不去。誰就是他媽的鬩狗洞的酸丁。俺拚着二百小板子。

也要拖着你捱一百箇手心。看你可有面子。再在茶樓酒肆裏充大好老。縣太爺的公

款。也不是存在我家。乃是存在你的家裏。如今被人一搶乾淨。這不是你勾串。還是俺

勾串嗎。看你可能平安無事罷。自己鬧得一屁股大糞。還要罵人臭咧。說罷。復又冷笑

了兩聲。王懷仁被他這一拳。恰好打在心窩裏。暗忖這樁事兒。確實與自己有些不利。

忽滿臉堆着笑容道。常二哥。俺不過與你鬧着頑笑。您當真還動氣嗎。

有軟有硬此正是訟師本色惜乎地

保之老奸巨猾亦不易受其哄騙也

常勝佯作不知。仍舊正色說道。咱倆明天衙門裏見面。看看是誰利害。

他說罷。卽站起身兒。就要走去。王懷仁越發慌亂了手脚。卽忙拉住常勝。雙膝險些要跪將下去。連連打躬作揖。要求設箇妙法解圍。十年訟師打不過一個當方地保。何故乃閱歷經驗勝於學識也。常勝見他這

般可憐的形狀。而且這件案子。究竟與他自己有關係。倘若鬧開。他的老妹方面。就很不利的。想到這裏。也就轉過笑臉。二人重行密商了許久。總想不出一箇妙法。看看天色業已發白。他倆益覺心慌。又久。常勝方問道。你這所住宅。是自己的。還是他人的咧。王懷仁道。乃是李家豆腐店的住宅。曾經二十串錢。當質給我的。常勝道。此時你應該再破費些兒。趕緊將些緊要器具移開。放他一把野火。這樁事當然隨此了結。縣太爺再聽明些。似不能疑你勾通火神菩薩做鬼的。就說舍妹那一件案子。既有這一番事兒經過。他雖未喫着羊肉。也算惹得一身膻臭。自不會再翻臉嚴追。此計雖然很毒。不過火神菩薩與爾等並無深交。恐怕未必聽命也。咱們祇求他一箇虛下。也不限定要將劉瑞英害死。這種私行的密導。豈不撇手就將他丟箇乾淨麼。王懷仁聽說。還要他破費些兒。他的心裏。就老大的不樂意。暗忖我枉勞一番心血與唇舌。如今賺不得分文。已不上算了。還要我再費老本。這如何

使得咧。後來想到錢面的利害也祇有這一條計策。可以解圍。便主意打定。決定依計實行。當時就將他的老婆白氏。女兒繡鸞。兒子吾禮。全從酣夢中拉起來。

妻兒子女何辜。竟受此驚駭擾。

亂所謂一人作惡連累一屋也。

急忙招呼趁天色黎明。將舉家細軟緊要什物。概行移到他的岳家安

置。白氏偕着一兒一女。從夢中驚醒。已鬧得昏天黑地。不明所以了。復又見王懷仁那般匆促。逼着他連夜搬家。他等更外鬧得糊裏糊塗。方詢問原故。無奈王懷仁一味搖頭發急。祇說趕快搬家。莫要多管閒事。白氏因不能違背丈夫之命。祇得偕兒率女。檢點起來。不多一會。果然打了三箇細軟包裹。悄悄步出門。直向岳家奔去。王懷仁接着又檢點一番。那時已天色大明。紅日直上。王懷仁一見天色大明。益覺心慌意亂。

賊人胆虛不似常人。

做事鎮靜可見壞人壞事若非絕頂聰明通天手段殊不易做得圓滿自如也。

暗忖這等鬼事。並不是日光之下。所能明做。但是爲時

間所限。不能展緩一日。倘若此時再不動手。若鄰人紛紛起身。那就更外不易舉動了。他想到這裏。更咬緊牙齦。惡狠狠的長歎一聲。就與常勝二人。環繞那住宅的周圍。埋藏火種。佈置既定。剛要舉火去特請火神菩薩。猛見擁上來十數箇差人。當頭二人。高

舉着兩支火籤。後跟着四人都擎着鎖人的無情鐵練。後又擁上七八箇差人。都擎着長棍兒。短棒兒。扑刀花槍九截鞭。色色俱備。引導二差。乃是王懷仁。常勝。平日所相識的高陞張貴。但是當時見他二人的臉色。很不好看。臉色很不好看。宜乎凶多吉少。王常若是能人。此時應當自省。王常二

人。剛要開口去詢問原故。高張二差。便將懷中公文。掏取出來。給王常二人。看了一會

兒道。大家都是明白公事的人。祇得請二位。辛苦一踫。王懷仁一看那公文上的字樣。

乃是結夥搶劫。詐贖取財。奇峯突起。似與前文相連。又似與前文不連。吾知讀者至此。必瀕陷入五里霧中。不辨其東南西北矣。連聲說道。豈有此

理。這那是咱們所做的事。他口中雖作如此說。那臉色業已變得閃灼不定。早現出幾

分驚恐顏色。高張二差。比時已將耶當鐵索。擎將出來。冷笑着說道。豈有此理。豈有此

外。有冤不怕沒處伸的。大家都是明白公事的漢子。也可不必再囉囉了。王懷仁仍要

與他爭辨。常勝便從傍發煩道。事已鬧到這等地步。再爭說些什麼咧。還不把腿幹兒

甩開些走嗎。又轉臉向那些差役說道。弟兄們。大家都是自己人。再說咱們都是在自

家地方。總得要幾分好看。那些傢伙上的規矩。可能給咱倆一箇面子咧。大眾忙齊聲

說道。祇要彼此懂得交情。咱們到地頭再上規矩。也辦得到的。老實說明了罷。縣太爺發下這兩件公事。還不是一件苦差事。誰不知你倆都是骨頭。一杯清茶。也喝不到口。如再不光棍些。那可難爲情啦。高張二差。連忙岔開道。時間不早。咱們公事要緊。少說閑話。還是快些去交差罷。祇要王先生與常爺的官事贏了。怕不喝他一飽喜酒麼。常勝也笑道。就靠您纒帶的口氣吧。彼此說着笑着。一擁而去。欲知他倆一去如何。且待次回再續。

俠魂評曰。那黑漢究係何人。突然而出。彼與胡常氏等何仇。又與王懷仁等何怨。且與孫彪童天虎等。乃素不相識之人。更何以協助始終不懈。始終又不自道姓名。迷離閃灼。使人閱之眼。花撩亂。豈作者有意興此波折歟。抑別有奇俠。留待將來。再現真相耶。然而明眼人。亦可揣度其究竟是何人也。

胡常氏因妬而恨。其媳入骨。兼之而不惜其夫之生命。胡仁理翁媳慘死。胡常氏未必不視爲幸事。因其夫遭慘死。傷及無辜。劉瑞英何罪。蒙此不白冤屈。然在胡

常氏視之。以爲夫仇已報。可以無愧矣。不意節外生枝。偏有和尚案發現。王懷仁私行賄賂。鄒經得財。胡常氏消災。王懷仁常勝二人。從中取利。斯誠天下之大幸事。詎知無端遇劫。更無端興訟。而拘禁捕入官衙。未始非天理循環之報。可見壞人不可做。壞事更不可爲也。

◎ 讀武俠小說之人生觀 (九)

姜俠魂

最高尙純粹之理想。亦當時社會之習性也。云云。如是徵古例今。吾民族固優美。高尙純粹。超羣之民族。實受三千餘年。專制毒燄所撲滅。所蹂躪。至於斯極。甚至外人蔑視我。侮辱我。使我國人無地自容。嗟乎。吾國人豈真「無遠大目的」乎。豈真「乏進取精神」乎。豈真爲「無主義」「無方針」乎。

(未完)

◎ 讀武俠小說之人生觀 (十)

姜俠魂

豈真靦顏自侮。爲「苟安敷衍之國民」乎。吾知國人。爲黃帝胄。裔。決不甘忍恥辱。若此之甚也。際茲之世。上無獨夫壟斷。下則羣衆互助。雖屬訶侮。頻仍。而古訓有多難之秋。可以興邦。適足以羣策羣力。發揚蹈厲。力圖恢復。振武俠之雄風。以揚國威。擲優美之特性。而雪羣恥。其在斯乎。其在斯乎。俠魂不敏。職業出版。十餘載於茲。本匹夫有責之義。盡我心力。假文藝鼓吹。而灌輸之。故專編武俠小說。以奮發國民進取之精神。堅定愛國之主義。彼苟安敷衍之劣根性。又豈吾國民所特有哉。

(完)

江湖廿四俠

譙北楊塵因撰

長沙張冥飛批
古堇姜俠魂評

第十二回

旅邸守窮遇客解難

征途禦敵被獲遭殃

話說王懷仁常勝二人。被高陞張貴等差役。拘捕到懷遠縣官署。適值鄒經的早堂纔散。首由高張二差。投報進去。當時就由值班的門上。高聲喊着傳伺候。並招呼說道。老爺吩咐。在內花廳過堂。昨夜捉拏的三賊。一併提到。昨夜捉拏三賊。究屬誰歟。閱者如約略尋思。即可明白矣。階下雜役齊應了一箇是字。不多一會。各事俱備。祇聽一聲呵堂。鄒經翎頂輝煌。鼻梁以上。還高架着一副墨晶眼鏡。擺着方步。自屏後慢慢搖出來。入座既定。拈筆就點在王懷仁三字之上。左右卽傳王懷仁上堂。當時王懷仁也知今非昔比。決不能行平日同起同坐的禮兒。於是上堂打了一躬。低頭向案側站着。何不向老父臺攀一攀老交情耶。鄒經便沉着臉色。冷笑了兩聲道。好一箇讀書文士呀。怎麼劫財放火的案子。也大胆敢做呢。王懷仁猛聽了這

句話便暗喫一驚。私忖道：我們的密謀他怎麼能曉得的。難道說昨夜那三箇好漢，乃是他派的嗎？正在懷疑莫定之際，那堂上一片呵喝之聲，如狼如虎般怪叫，直迫着王懷仁道：「招呀！」王懷仁猛的一驚，他雖是要筆頭兒做訟詞的老手，此時卻嚇得目瞪口呆，不知怎樣答復纔好。

文章不同政事可見此等脚色並非一事精百事精也且而心慮則神亂雖古今大儒碩彥尤不能免而况一訟師王懷仁哉

他的心坎裏越發驚慌，越覺左右呼喝得厲害，越顯得鄒經高坐堂上，百般威嚴，祇急得汗流浹背，直恨爹娘不該生他出來，祇慄慄發抖應道：「是……是……是……是……生員冤枉，求老公祖栽培。」說時，便不顧體統跪下，向那青石板上碰頭，砰砰作聲，險些要哭出來。鄒經高坐在炕牀之上，冷笑說道：「王懷仁，你也未免太聰明了。平日包攬詞訟，本縣已久仰你的盛名了。詐騙錢財，無惡不作，百性控告你的案子，足有百數十件之多。本縣因愛惜斯文，不願掃你的臉面。」

果愛斯文欺抑愛錢財欺慳慳惺惺各自皆應明白

誰知你不知自愛，還要做出那盜賊的行爲，居然便派妻兒作賊，自家放火，別人的面前，可以做鬼。難道本縣的案前，也敢做鬼嗎？今天也是你的惡貫滿盈，還不快些招供，免得皮肉受苦。」王懷仁此時神情稍覺有

些鎮定。默付了一會兒道。老父臺明鑑。生員實在冤枉。實在不知什麼劫財放火。就是前番那一件案子。老父臺是明白的。那一宗款……鄒經此時不待他說完。便勃然大怒。將驚堂木一拍道。少胡說些。王懷仁一言未竟。鄒經即大發雷霆。阻止其說。可見其言不能當衆宣佈。而王竟在廣衆之間。欲宣佈之。未免大笨。在王之心理論之。未嘗不想借此邀功。以求贖罪。豈知此言祇能私談。不能公布。此玉所什麼前番。什麼明白。你可要腦袋麼。以弄巧成拙。宜乎自招其侮。然亦是天網恢恢。恢報施不爽也。

總之。你是一面詐錢。一面吞款。已是犯罪不輕了。况且使命妻兒劫物。自己放火圖消禍根。這是何等罪惡。今如不給你箇對證。量你是不肯承招的。接着又有三人上堂。王懷仁回頭一看。原來是他的老婆白氏。與子王吾禮。女王繡鸞。接着又跟上兩箇黑臉大漢。乃是素不相識的。大衆方纔跪下。王懷仁便問他妻子道。你們是怎樣來的。白氏尙未及開口。左右又喝道。不許多嘴。少說閒話者。乃打破彼二人話頭。恐其另生枝節耳。鄒經就向白氏說道。你等做些什麼鬼事。從實說來。若與原供差錯一字。定要爾等死命。接着鄒經身後。站着一箇戴空梁紅纓帽兒的家丁。年紀約在二十歲左右。生得唇紅臉白。曼眸修眉。祇向着白氏做鬼臉兒。王懷仁一眼瞥見。心中就有些懷疑。復聽白氏招供。說他丈夫如何騙人。

錢財。如何搶奪別人物件。要他母子女等。偷送到常勝家裏。如何他丈夫要想放火。遮飾這些惡跡。所供的言語。却與他所做的事兒。大不相同。王懷仁已知入了圈套。此時方知

擲入圈套可惜遲矣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此王懷仁所以被聰明誤也

並知他的老婆。必定與那箇年少家丁。有什麼勾搭。此時

他已知這一場官事。打不贏了。接着又聽那兩箇黑漢。一人自報名喚丁霸。一人自報名喚張小猴子。都招犯案多次。皆有王懷仁與常勝二人分贓的。並且說十里香客店那兩件案子。也是常勝與王懷仁二人定計。命他二人前去做的。那和尚本與胡常氏通奸。所以常勝非將他治死。不能洩忿。王懷仁因想謀胡仁理的財產。就不得不給常勝帮忙。並且言明。將來事成之後。那胡氏財產。由他四人均分。一一供畢。都畫了十字。鄒經又傳常勝上堂。那時常勝早聽明白。也明知鄒經因未得現錢。勾通定案的盜賊。出頭誣陷。但是此時已在衆目所視。衆手所指之下。雖千百張嘴。亦難分辨。祇得匍匐哀號。與王懷仁二人。連呼冤枉不已。誰使爾等鬼鬼祟祟此時呼冤叫屈雖使唇焦舌敝又奚益哉鄒經向着王常二人。將臉色沉着怒道。衆人皆供如此。還有什麼冤枉。爾等刁犯。料想不用大刑。是不肯招認。

的。接着大聲喊道。着大刑。左右紛應。一箇是字。不消一會。便將樛子。夾棍。藤條。快活攪。神仙椅等等。一一抬上堂來。隨即將王常二人。抽了四十藤條。夾上鐵棍。可憐一箇是老若枯柴。一箇是弱如敗柳。那經得起。這般摧殘。不消一剎那間。他倆都暈了兩次。此等痛苦。誰使之歟。王常二人。眼見尙有許多刑戮。苦熬不過。便都長歎了一聲道。這也是咱們往日的報應。命該如此的。便照着大衆所供的言語。糊裏糊塗。照說一遍。各畫了一箇押字。鄒經便將他倆釘錄收監。一方面又將胡常氏逮捕歸案。最後將常勝兄妹定了箇永遠監禁。王懷仁監禁十年。流三千里。劉瑞英却得判斷無罪。釋放出監。王白氏判押一年。釋令擇配。王吾禮兄妹。無罪。噹噹釋放。這幾重奇案。總算樛樛糊糊。告一段落。樛樛糊糊告一段落。其不直也明矣。再說那孫彪。童天虎和那黑漢。自從王懷仁家後室。飛出之後。穿垣過屋。依舊回到十里香客房。孫童二人的客房之中。真是萬籟無聲。百事俱寂。他三人做了個大劫案歸來。神鬼也不曾知覺。彼此入屋。那黑漢便將各人的包裹放開。重點銀數。每包約在百兩左右。共十二包。黑漢笑道。若照此數。那王懷仁可真是賠却本了。復又

歎道。天網恢恢。這也是他的積惡之報。兩位此次對於這兩案的是非。大概總可以明白罷。孫彪道。俺從前也很覺這兩案奇怪。自經壯士領走這一遭。自然更外的清楚啦。又問道。倒是劉瑞英無辜受此不白之冤。壯士既有這般大本領。還望拯救他纔好。壯士如肯勇爲俺等皆願從往。童天虎搶着說道。那王常二人。真是萬惡罪不容誅。當時俺很想結果他倆的狗命。因壯士未曾作聲。俺也不敢動手。如今可便宜這兩箇狗娘養的啦。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孫童得黑漢一次攜提竟發此等感想與舉動足徵人雖至愚絕無不能感化者也黑漢笑道。君子不爲己甚。卽此劉瑞英已可以洗冤。王常二人亦不能出世了。是非曲直。將來自有判斷。何必要咱們多事。如今你倆不是客囊已罄麼。孫童二人聽說。都臉色緋紅。不能答應。黑漢笑道。男兒處世。這正是咱們的本色。又何必害臊作女子態咧。如今有現銀一千四百兩。俺須提取四百兩。乃是備作劉瑞英的路費。這所贖之數。你倆就分用了罷。童天虎忙道。這可不能。壯士呢。黑漢笑道。俺還怕沒錢用麼。卽此一言耐人尋味然分量足抵萬鈞非孫童二氏所能言亦非孫童二氏所敢言也天色不早。你倆少說閒話。左右耳目很多。你倆快些收檢起來。孫童二人見黑漢之意真誠。便不敢

拒却。遂將銀兩收檢入囊。孫彪接問道。壯士既愛俺倆如此真誠。何以不留一姓名。咱倆非敢言報。倘有遇着壯士朋友的機會。也好多結交幾人。再說倘有較大的事業。臨時也好求壯士幫助。或供壯士奔走之勞。也較易接觸。黑漢又笑道。此事你再莫說起。俺且問你。那殺狗男女的究竟是誰。你可能告知俺的真名麼。孫彪頓時怔了一會。童天虎急得就要直吐出來。孫彪仍使一箇眼色止住。又久。孫彪方歎一聲說道。不錯。此人俺曾經當面遇着的。並且與俺曾談過幾句話兒。但是此人因師生友愛的關切。壯士就一刀將俺斫成萬段。或從此與俺倆絕交。俺也是不能說出來的。並非薄視壯士。因與彼有關切在前。受壯士之惠在後。俺不能因受新友之惠。即陷舊友於危境。此非友義所許。即壯士對彼別無惡意。然彼既不願以真姓名示人。俺等自應代守緘默。壯士若不願以姓名見示。俺等也不敢勉強的。但作換取之約。實在不能。寥寥數言孫彪已是好漢已異於常人矣。黑漢笑道。那人未必見你的情罷。孫彪正色答道。俺們代友嚴守秘密。乃是應分。並非要他見情。難道今日蒙壯士之助。也須俺們感情嗎。黑漢笑道。好朋友。你看我是

誰呀。此五字寫出如聞其聲如見其形羅兩峯善於畫鬼使人見之驚奇畏懼不圖於此處見之說時將手向臉上取下一箇面具。孫童二人

再定睛一看。原來不是別人。正是他等恩師的女孫。傻大姐。孫童二人。這一看。驚喜交集。轉覺不知說些什麼話兒纔好。默視了良久。他倆祇連稱了幾箇怪字。最後還是傻大姐說道。天色不早。俺在此諸多不便。有話也不是此時談的。老爺子。現在北方。不久大事或可成功。你等趕快追去。有此些須。川資已夠用了。此時他正需人用咧。此地兩案。俺已鋪排停當。兩三日內。可以了結。劉瑞英自可平安出獄。無須你等勞心。這店裏乃是非重地。你等萬不能久留。咱們後會有期。將來大功告成。有話再細談罷。說畢。童天虎剛要留他再談幾句。誰知纔一轉眼。傻大姐已不知往那裏去了。

來無踪去無影斯非奇俠而何若以

傻姐目之直自樓矣

孫童二人不禁的對着牕外。倒抽了兩口冷氣。二人又默視了許久。孫彪方說

道。老弟。你看這可傻嗎。咱們若聽信李老三之言。那裏有這等奇遇。說不定被他結果了性命。還不知是怎樣死的咧。二人解衣登坑。悄聲又談了一會兒。眼見天光發白。這纔睡去。酣然大夢。這一覺直睡到日色偏西。忽聽門外一陣喧嚷。將他倆驚醒。急出房

外探聽。方知店中那個女老闆已被縣太爺捉拏去了。小老闆也躲避得不見影兒。一時那店裏失去主人。秩序自然紛亂起來。呼應也不似往日靈便。當時童天虎就要結算賬目。離開此店。孫彪極力阻止。童天虎急欲他往。不過避免是非。要知此時急須鎮靜。雖有他事。須走亦不能走也。孫彪極力阻止。眼光洵高。童天虎一着。童天虎問他原故。他也不說什麼。童天虎拗他不過。祇得勉強忍守一天。但是這一夜光陰。慢如度歲。童天虎急得捶床搗枕。一夜不甯。直延到次日晚間。孫彪始招呼算賬。第三日清晨。他倆便僱了一輛騾車。二人並坐。直向正北而行。一路無話。連次走了三天。眼看着快到徐州府境。那北道是黃沙漫天。四望無際。加着時入冬令。北風怒號。那輪碾飛塵。蹄踐碎石。一陣風迎車吹來。那些沙土直扑車簾。使人不能啟目。這天日已過午。又是大風怒發。將四野的塵土吹得如雲籠霧罩一般。孫童二人並坐在車內。祇有俛首閉目迎去。正行之際。忽聽馬鈴叮噠。迎面響來。孫童二人勉強睜開眼睛。向前看去。祇見一匹赤驢馬。揚鬣飛蹄而來。馬上騎着一箇少年。身長約逾七尺。外穿一件老藍布棉袍。鈕扣均亂點懷中。並未扣齊。腰中橫束着一條黑緝綢腰帶。當胸打箇英雄

結兒頭戴一頂黑毡帽。足蹬一雙實納抓尖鷹嘴鞋。腿幹上緊緊紮着紫花布裹腿。馬鞍後面插着一把扑刀。那少年的臉色紫黑得發光。濃眉對豎。彷彿含着有幾分煞氣。兩眼圓睜如鈴。灼灼的向着這車輪馬蹄之間。睨了幾眼。轉又向着車篷裏睨了幾眼。

淡淡
應此幾次彼驟車中人已陷入危境矣

復加上一鞭。那赤驢馬如飛般直沖過去。瞥眼間。那少年將馬韁勒

緊。折向小路朝西走了。列位須知孫彪童天虎二人。本是在江湖上打野食的漢子。復又跟隨飛天夜叉。混了多時。分外加長許多見識。現見少年那般形狀。孫彪便向那掌

鞭的車夫說道。朋友。這是大道。還是岔路兒呀。此去徐州。還有多遠。今晚歇宿。是大站。

還是小站。現在陽光已將偏西。咱們總得趕兩鞭兒。早些落站纔好。

此一番話驟聆之不過行路人普通行路之說

話而其中關節確大有研究請觀後文即知其奧妙矣

那車夫王小二道。此去徐州。還有二百四十里地。這裏就是豹

子山大道。過去還有二十五里。就是唐家堡。咱們今晚就歇在堡裏。童天虎道。那唐家堡。是通商碼頭。裏有多少住戶。開設有幾家檔子。王小二舉起馬鞭。向西北遙指道。過了前面一帶樹林。就看得見啦。住戶雖然不多。市面上的買賣。却還不錯。可比趙

家村強勝得多。孫彪又接說道。朋友。這條道兒很窄的。請你加一兩鞭子。早些落站。咱們也好多嚼幾杯。王小二笑道。老闖。有酒喝嗎。包在咱的身上。管保走不上岔路兒的。果能管保歟。殊不敢信。恐比時熱鬧起來。彼又悄立路旁。不敢多管閑事矣。

這道兒上。咱們已來往走過二十年。就不曾見有什麼差錯。老實說罷。似這等大道兒。還不是閉着眼珠兒。都能夠走嗎。他等談話之際。那一丸赤日。如流球般。這向西沉。眼見一帶深林。漸漸將近。孫彪便從鼻孔裏哼了一聲。又見一箇武裝漢子。跨着一匹白馬。迎面飛來。與這車輛。打了箇照面。那馬上漢子。也向這驢車上下。惡很很價盯了幾眼。揚鞭飛去。比時孫彪暗喫了一驚。實在有些忍捺不住。怒向王小二道。朋友。你可是有意栽咱倆的筋斗嗎。王小二仍是笑嘻嘻的說道。老闖。這是什麼話。咱們靠着打馬屁股喫飯的漢子。此一句話極其新穎。而用在車夫身上。尤覺貼切。可見白話文章。亦須注意修詞學也。還敢有什麼惡意。說着。便揚起鞭絲。拍的一聲。很命向着馬身上抽去。那馬飛起四蹄。直向深林中奔進。瞥眼之間。車已拉進林中。再向四圍瞧着。彷彿攆進了一幅青紗帳。分不清東西南北。羊腸小道。曲折如迴腸盤繞。就不見有什麼康莊大道。孫童二人均已

明白。都起身要王小二停驂。當時王小二那還承受他倆的命令。仍舊揚鞭打馬向前。孫彪大怒。伸手就去捉王小二的臂膀。王小二便將長鞭向空中一揚。那鞭絲橫扯起一條平線。再向空中連掃了三響。口中又打了一箇哨子。唧嚕嚕一聲。彷彿四林應得有回響。孫童二人頓時大喫一驚。孫彪伸手尙未捉住他的臂膀。王小二忽一翻身已跳下車沿。再說那套車的驢子也真奇怪。當時他四蹄站定。如銅澆鐵鑄的一般。不再移動。孫童二人接踵剛要下車。忽見四圍林中。形如猢猻似的。跳出十來箇大漢。一箇一箇響頭鼠目。尖腦削腮。形似猢猻之大漢。已足以表現其不是大人物矣。更加以響頭鼠目。尖腦削腮等語。可不必寫明是爲嘍囉。亦可知其爲小卒也。雖各人都是武裝打扮。却都是一般搖旗吶喊英雄。各持短刀長棍。亂七八糟。已將那輛驢車團團圍住。同聲嚷道。金銀財寶。快些給爺爺們留下來。方饒爾等狗命。說話之間。一擁上前。就要動手。再看那箇王小二。已蹬在樹陰之下。不慌不忙。笑嘻嘻的唱道。此山是咱開。此樹是咱栽。誰人經過此。須留買路財。若是不留買路財。一刀一箇土裏埋。孫童二人聽着。越發冒火。眼見多人擁上。他倆雖跳下車沿。無奈都是空拳赤手。一時心急。

智生。各人都拆了一塊車板。大舞起來。直向人叢之中。左三。右七。上五。下八。各當做一把扑刀使用。那十四五箇小嘍囉。見這兩隻肥羊。膾炙很重。各人心中都暗自喫驚。但是各人都恃着手中有短刀長棍。料想他兩箇人。總敵得過。於是亂打作一團。加着孫童二入的手中。都是一塊削薄的車板兒。無論你如何會使用。總覺有些不易稱手。左來一攔。右來一搪。却祇有招架的工夫。沒有還擊的能力。混打了許久。

紛亂之中。猶有閑筆寫景。非絕大能

手局克
臻此

眼看着赤日漸漸落山。新月一鈎。高掛林杪。鳥鵲點點。結羣倦歸。晚風颯颯。掃得殘敗亂飛。越顯得景象蕭索。童天虎打得昏天黑地。尙不暇再作別樣尋思。倒是孫彪旋戰旋想。便暗忖道。這事不妙。現天色已入暮境。轉眼日色就要消滅。如今乃是冬月初旬。新月無光。四無燈火。就是將他等打退了。這舉目如漆的所在。不辨四方。又向那裏逃走呢。况且咱倆手無寸鐵。祇憑這兩塊薄車板兒招架。萬難殺退敵人。再說那夥盜賊。看來皆是些走卒之輩。就是將他等打退。未必沒有救兵再來。那時若碰着幾箇能手。咱們又如何對付呢。

想得精細。入髮可惜。終不能脫此漩渦耳。

他想到這裏。忽生一計道。俺不如以智

取之。先驅一兩件強硬的兵器到手。再作道理。他主意打定。便大聲向童天虎嚷道。童老弟。咱倆如何是人對手。還不走麼。說罷。他就虛掩一板。閃身向東逃走。童天虎見孫彪未敗即逃。便知其中別有用意。他就如法緊隨孫彪而去。纔跳出戰線。那些搖旗吶喊的英雄。怎麼捨得。於是緊追上前。夥中就有二人。脚步最快。正追近孫童二人身邊。兩人舉刀。直向前砍下。當那舉刀之際。孫彪乘着這些兒虛隙。急反身向前搶進一步。橫瞋兩眼。覷定那兩賊手腕。怒吼一聲道。那裏走。童天虎也是如法泡製。說時遲。來時快。那兩賊手中的雁翎刀。瞥眼之間。早奪在孫童二人手裏。再一轉手。祇聽哎哎兩聲。那兩賊的腦袋。已如打球般。飛滾下來。與他倆的頸頸。分作兩處。那兩箇失去腦袋的屍身。咕咚。咕咚。直倒在塵埃。

孫童二人各殺一賊。寫得若似神勇無敵。此非彼二人技能。出衆蓋心。急智生實。逼處此諺云。一人拚命衆夫難擋是也。

孫童二

人見敵人已被他倆。砍倒兩箇。越發自覺氣壯。奮勇直前。那十數嘍囉。見當頭傷了兩員戰將。猛喫一驚。大衆手腕兒都嚇得發軟。精神也就因此不能自振。不因不由。那一團勇氣。漸漸的流散。不能夠聚攏來。加着敵人奮力猛攻。那本領又高。駕他等之上。那

能支撐得住咧。所以漸次的分散敗竄。正當這等緊要關頭。忽在新月朦朧之下。遠遠飛奔來一羣盜賊。足有四五十人。其中還有十來匹馬隊。拖槍挾棍。精神又非前班可比。祇聽喧嚷。大喊着奔來。都喊道。兄弟們。使勁兒上罷。莫要放走了肥羊。說話的時節。祇見那些馬匹。分散開來。復向前面包圍。再說那些將敗的盜賊。猛見來了救援。精神陡振。一轉眼時。孫童二人。已被那些賊夥。重重團住。當頭兩箇騎馬的漢子。原來就是日間所遇見的兩人。仍舊是先時的打扮。祇見那箇少年漢子。手持一桿紅纓槍。埋頭直刺前來。孫彪用箇撇刀式。將那槍鋒掃過。急忙又乘勢。變了箇單刀直入法。直砍他的馬頭。那少年將馬首向左一勒。閃身避過去了。剛要反身舉槍偏刺。童天虎又接步上前。一閃身使箇枯樹盤根法。想去砍他的馬蹄。不提防那箇中年漢子。手持兩把板斧。直舞上前。用箇泰山蓋頂法。當頭砍下。孫彪眼尖手快。忙舉刃將板斧架住。童天虎乘此虛隙。又要箇鷄子翻身。持刀直刺那中年漢子的中部。那中年就甩開兩斧。要想直取孫彪的腦袋。他四人馬步混戰。一來一往。足殺了五十回合。不分勝負。此時孫童

二人雖然自覺力可禦敵。祇可禦敵而不能勝敵。宜乎終久必居敗勢也。但是力倦神疲。終覺有些兒膽怯。況且一

在馬上。一在步下。孫童二人終有些兒喫虧。又是星月模糊。雖來的不滿百人。恍眼看

去。彷彿一草一木。皆是敵衆。畢竟二人臨陣的經驗太少。一時童天虎忽踹着一處低

凹之地。脚跟不曾站穩。順勢就栽了一箇筋斗。祇聽一聲呵喝。擁上十多箇嘍囉。將童

天虎細綁住了。被擒一人而大勢失矣。孫彪見童天虎已被敵擒。不禁的猛喫一驚。刀法已亂。他勉

強招架的時節。誰知那一夥嘍囉。都乘着勝勢。又打了一箇哨子。直擁上前。孫彪祇覺

眼光昏黑。也被許多人壓倒在地。身手都動彈不得一些兒。耳邊祇聽得轟轟人馬喧

闐。紛奏凱歌。慶賀得勝。還聽着四圍許多人。七嘴八舌。都是對着孫童二人。開放冷箭。

孫童二人皆因自己被人捉獲。已做了被捕的囚徒。均將雙眼緊閉。裝聾做啞。不作聲

響。聽人訕笑。失勢之虎不若狸貓敗戰之將喪家之主與夫亡國之民皆有此等苦况。瞬息之間。祇覺此身已被許多人繩網索綁。

仍舊將他二人扛上騾車。接着車輪轆轤。馬蹄踏踏。行動起來。究竟向何方走去。這是

他倆所不能分辨的了。約計走過有五大里路程。忽見一片火光。迎面照耀得如同白

晝人聲也覺更加嘈雜。那馬蹄與車輪的響聲，卻與前不同。咯咯咯的，如在石塊兒上行動。不似先時在塵沙中走得平坦。料想是已進了村莊。未幾，車馬猝然停止。左右擁上來十餘人，七手八腳，就將孫童二人由車上拖出來。左右架起他倆的兩臂，也不使他倆兩腳落地。如飛般直向前進。

閱者試思孫童二氏今到此等境界，目睹此等景况，心中應作若何感想。大概彼膽量小者，魂魄已早飛出九霄雲外矣。

孫

童二人復睜眼向四方一看，祇見這所莊院，乃是石砌的八字門牆。門外四圍密密的栽着一叢樹木。黑夜之下，也分辨不清是什種類木。樹林裏面，又圍着五尺來高的土垣，卻異常堅厚。進門乃是一條廣道，足有二三十丈遠近。兩旁矮屋，亦約計有一百餘間。屋內燈火通明，彷彿都有人居住。大道左右，那些武裝壯士，排列成行，各人手持火把一支，紅光燭天，耀如白晝。還有許多漢子，手執刀槍劍戟，惡很很的注視他二人。真是弓已上弦，刀均出鞘。那一種氣概，異常森嚴。對之真可使人不寒而慄。

氣象森嚴，絕非烏合之衆。

著者以精細之筆寫之，必有深意存也。

又走了許久，迎面乃是五開間敞廳。左右環列着二三十種武器。一

眼也認識不清。中央設一公案，兩箇文秀少年，並坐在案後。各人披着一襲寶藍甯綢

長袍頭上各紮一頂玄色湖縐方巾。不似清代粧飾。左右環立着十多箇武裝少年。却未曾身帶武器。再看那高坐的兩箇少年。眉目清秀。和藹可親。並不見有絲毫凶暴之氣。誇此數語即可知其非一般平常盜賊。奇人異士已從此數語中輕點出矣。當時一夥走卒。將孫童二人擁至塔下。左右呵喝一

聲。響震屋瓦。就逼着他二人跪下。孫彪默想既已身陷重圍。自沒有輕易脫身的希望。

落得與他抵禦。縱死也可以做箇鬼雄。便轉臉向童天虎使了箇眼色。昂首正色說道。

這是什麼所在。俺等又身犯何罪。父母天地以外。誰人就敢命俺下跪嗎。衆卒大怒。又

將擁上來。用武力強迫。忽見案上右坐的少年。和顏說道。這二人頗有骨氣。就命他倆

站着說罷。如此謙和與童朝柱相比孰優孰劣。衆卒方各退後。接着又有二人走近案前。將日間遇着孫童

二人。及與他倆對戰。如何取勝的情形。報告了一遍。孫彪乘隙向那二人一睇。正是日

間與他倆車馬相遇。入暮又與他倆對戰的漢子。座上二少年聽了這番報告。轉向孫

童二人問了姓名。孫童二人便一一答復。忽見那二少年。猛聽童天虎報出姓名。頓時

神色大變。好像眉目之間驟加些怒色。急同聲問道。童朝柱他可與你一家嗎。奇峯陡起一筆回顧

前文益使閱者身入幻境而益顯著者之用筆矯健也

童天虎應道。那是俺遠族叔父。左座少年又問道。你可是與他共同做事。童天虎應道。原來在他的左右。右座少年急問道。現在咧。童天虎道。已與他分手多年了。右座少年問道。因爲何事與他分手。究竟分手幾年。你現在所做何事。這番又往何處。你要細細的實說。童天虎道。俺因族叔行事不端。終久必遭惡報。因此與俺盟兄……說時。又向孫彪看了兩眼道。他私下裏計議。就借着出門尋訪朋友。便就一去不歸。約計已有五年了。與他分別之後。就在朋友處閑住四年。後因俺友已經北地去了。咱倆皆苦於四無依靠。所以同往北地。特地尋友去的。右座少年又向孫彪冷笑道。原來你也是老童的黨徒。淡淡問此一句頗有分量你等可知老童。他今所做何事。孫彪道。原是鳳陽縣強有力的鄉紳。他說着。視那二少年。都頻頻的搖頭。若似不甚相信的樣兒。孫彪急轉說道。他借鄉紳的勢力。又在莽蕩山大開山門。結交九頭獅子蔡天龍。擱立森羅寨。自稱寨主。糾衆行兇。劫財翦路。咱倆見他不正。故而遠離的。左座少年道。這都是綠林好漢的事業。搶富濟貧。算不得什麼作惡。

此說雖似爲童朝柱然亦因其本身之行爲亦近於此不得不藉詞掩飾然又非此不能逼出下文

童天虎搶着說道。他果能打富濟貧。那也是咱倆的素志。無奈他祇知搜刮別人的錢財。不能拯濟別人的困苦。這還罷了。他偌大年紀。還喜日夜宣淫。五年以前。他曾在寨中。設立秘密機關。私築密室。名喚藏春塢。將往來左右的少年婦女。搶劫入塢。強迫奸淫。晝夜不息。少不順意。就有性命的危險。那時有鄒家姊妹二人。名喚珠姐玉姐。姿色美秀。他就千方百計。將他劫入寨中。幸遇過路俠客。將這二女救出重圍。但是這鄒家的人丁財產。却被他鬧得風流雲散。咱倆正因這樁事兒不平。方不願與他共事的。如今他等怎樣作惡。咱倆就不得而知了。說也奇怪。童天虎說話之際。祇見那二少年。臉色不禁的紅了兩陣。二少年忽然臉紅忽然色慘其中大費研究閱者試思著者之意究何屬歟忽地顯出嬌媚的神情。又忽地變做極慘淡的形容。直待童天虎說畢。左座的少年又問道。你等向北地尋友。那北地的地方很大。究往何處去咧。你等朋友。又是何人。他現做的何種事業咧。童天虎突然聽他這一番詢問。頓覺回答不出話來。方要說出飛天夜叉四字。孫彪便搶着說道。咱倆都是散步江湖的。你若問咱倆事業。咱們自己也說不出來。再進一步說罷。你等所做

何事。咱倆就是所做何事的。

此言妙絕。真立使問者不易開口也。

今踐友人之約。乃是直向北方走去。若問

須到什麼地方。咱倆此時還不曾決定。何能向你說得出來。你若問咱們朋友的姓名。

那更與你沒有關係。你必須詢問。咱們也是沒有實話說的。如今也不必多說閑話。你

等若是要錢。咱們隨身。各人祇有四百兩銀子。你等若是尋仇報怨。祇要你等說出理

來。是殺是剛。咱倆既被你拏住。那也祇好聽便了。不過請你二位大王。快些處斷。咱們

是不耐煩久待的。

乾淨痛快却也算得是二箇漢子。

那座上兩位少年。猛聽了這番說話。半晌反覺說不

出話來。左右見他二人。這般形狀。也都更變了和平的狀態。不似初時那般凶惡。又久

那並坐的兩箇少年。彼此對視了一會兒。左座的少年方說道。你等既然如此。咱們總

算得是一家人啦。慢說八百銀子。就是八千八萬銀子。咱們也不願取奪不義的。不過

尚有一事。此時却不易分明。所以一時不能釋放。你等遠走。此時咱倆尚不能夠決定。

祇得累你倆多住幾天。好歹再憑你倆的命運罷。說時。他倆又向左右說道。這兩人不

盡是咱們的仇敵。你等要好好的看待。莫要輕視要緊。左右同應了一聲。是字。他倆說

時方要起身下案。忽聽階下一陣喧嚷。紛紛向前報告道。黑虎山大王來了。那二少年猛聽這一聲報告。便高聲嚷道。整隊伺候。他倆復又重整衣冠。下階迎接。那左右環立的武士。一箇一箇分班排列。抖擻精神。迎出寨門。欲知這兩箇少年。究竟是誰。他倆捉拏孫童二人。究竟因何關係。那黑虎山大王是誰。兩少年又因何事。這般尊敬。孫童二人。到底如何下落。均待次回再續。

俠魂評曰。王懷仁常勝。各以奸巧手腕。詐欺取財。卒被第三者從旁攪去。非但分文不曾得着。且受其累。以至妻離子散。身陷於縲紲之中。孰謂天道無知。而冥冥中自有公理在也。

傻大姐條笄條弁。來去無定。以一女子之弱質。而作黃衫虬髯崑崙奴之事。若非秉性特奇。何能夢想及此。所謂丹桂有根。未始非飛天夜叉之教誨謹嚴也。

豹子山之多寶林中。忽見發現若夥江湖好漢。其組織雖與莽蕩山森羅寨相似。而其精神與秩序。則迥異也。卽以彼二少年而定。豐度翩翩。美如冠玉。但其精神。

江湖廿四俠

譙北楊塵因撰

長沙張冥飛批
古董姜俠魂評

第十三回

兩寨聯盟五友結義 三人窺室二漢尋讎

話說那二少年聞報黑虎山大王駕到。當時重整衣冠。急令排隊迎接。一時羣衆武士。各舉火燎。持戈佩劍。擁着二少年下階。迎出寨門。祇見東南方一片火光。飛滾而來。將近寨前。那火光漸次分開。排作兩行。當頭兩匹青馬。馬上各跨着一箇武裝少年。彎弓佩劍。都是一色打扮。未到寨門。就翻身下馬。分站路側。居中一匹赤色赭鬃馬。馬上跨着一員大漢。身軀偉大。好像鐵塔似的。身披紫衫。足蹬朱履。頭繫玄色湖縐好漢巾。身後緊隨兩匹白馬。亦跨着兩箇武裝少年。與前引導者。乃是一色衣飾。那居中者濃眉如帚。巨目如鈴。長耳大鼻。闊額方腮。兩顴高起如峯。雙頰色紫如膽。頤下滿部短鬚。形亂如草。俛首見二少年前迎。卽與隨從二少年。都滾鞍下馬。他便搶步走來。雙手捉住。

二少年的手腕。狂笑說道。二位弟台。俺們又多日不見了。那一種聲浪。直似洪鐘響亮。再說那等神情。也好似至親的骨肉。二少年也接着寒暄幾句。携手進寨。直進後堂。彼此入座。那大王高踞上座。二少年分坐兩側。二少年正欲詢問他別後的行踪。那大王便首先說道。二位賢弟。你倆可知北地的消息嗎。二少年道。弟等身處深林。未嘗越出寨門一步。北地消息。久已隔絕不通。黃爺此去多時。也未聽說他出頭露面。想是他方戒備謹嚴。不易下手。若再延遲一年半載。或黃爺再翩然遠走。這事更不易告成了。此段

文章可與黃秦臨行時與孫童等談話對照即可揣度若等之事業矣

那大王便長歎一聲。快快不樂。轉又狂笑說道。凡事成固

在天。謀却在人。俺鄭虬出世以來。就不知天下有什麼難事。想先祖成功血戰一生。不能遂志。那也是一時天意難回。如今有咱們這等子孫。還怕不能報仇洩恨嗎。想你鄒珪鄒瑛……他說這一句。便向左右環視了兩眼。見後堂祇有他三人。方接說道。若非玄珠賢妹。那般提携。還不是與草木同朽。怎麼有今日這般威武。鄒珪鄒瑛且受玄珠賢妹提攜究竟是誰著者並不

以明筆寫出閱者試思前文當可了解

如今湖海之中。又誰人不知錦毛豹與粉面狼咧。可見事在人爲。祇

要咱們兄弟能夠受氣忍痛。天下就沒有辦不成功的事兒。鄒珏鄒瑛聽說都低首不再作聲。眉目之間已現出一種很慘淡的神色。鄭虬也知觸動他倆的舊感。急轉聲問道。岫雲女士。這幾日可曾見面麼。鄒瑛答道。前天曾來辭別。他說將往北地尋他祖父去啦。鄒珏接着長嘆了一聲道。飛天夜叉。有這箇女孫。真不愧他辛苦一生。就是此次不能成功。死也瞑目。咱們兄弟。可就不如他遠了。鄭虬見他倆大發牢騷。默忖他倆。本是世界極傷心的人。倘若觸動他倆的舊感。非但一時不易改變笑顏。並且可以拔劍自殺的。傷心人別有懷抱。自非局外人所知。但此二人之感慨。則早爲閱者所共鑒矣。他便急轉聲岔開道。喝酒……喝酒……今天俺自獵場趕來。此時尙不會晚膳咧。鄒瑛急道。大哥可打得多少虎豹。怎不贈咱兄弟些須。鄭虬笑道。今天總算白勞一日。祇打得百數十隻山鷄野兔。復轉臉向堂外招呼左右從人道。將那些獵物全數扛來。贈獻二位大王。接聽呼喝一聲。已扛進許多獵物。鮮血淋漓。盈積堂下。鄒珏兄弟照例各謝了一聲。依舊扛入厨室。復招呼趕辦酒菜。慶賀黑虎大王。不多一會。果然山珍海味羅列成行。堂上已並設三席。祇中央鄭大王座

前忽擺着一隻大斗彼此入席便狂飲大嚼起來。即一飲一酌之間已寫出鄭虬英雄氣概果使鄭成功見之亦當含笑泉下酒過

數巡鄭虬又詢問道二位賢弟這幾天林中的買賣何如鄒珏搖頭應道大哥再莫提起今已五天尙不曾獲得一鱗一羽鄭虬道寨裏的存糧可多麼鄒瑛道三月五月還

夠敷衍倒是今晚捕捉二人乃是莽蕩山奔來的朋友鄭虬頓將兩眼一瞪道那老童

手下的朋友就沒有一箇好人如今前來安見不是偵探咱們的秘密何必與他多說

斫法完結了鄒珏接說道大哥這兩入卻很有些奇怪復將孫童二人的說話轉述了

一遍道聽他的口氣好像與黃爺有關問他北往尋找何人他等認死也不肯說明他

兩本不與俺等相識這也是他倆的苦衷想岫雲他也曾說過幾樁奇案並說有兩箇

同夥早晚必由此地經過或者就是他二人也說不定的。萬流分支終歸正脈至此又是一段聚合然後再分然後再合文人運筆

真有層出不窮之妙鄭虬道二弟可曾說出黃爺嗎鄒瑛道咱倆因不知他二人根柢却也未便提

及鄭虬道這怨不得他等隱忍不言快些傳他等前來待俺來與他等會說罷鄒氏

兄弟就傳令下去又一巡酒時間孫彪童天虎均到席前鄭虬照例問了姓名與他二

人一身的事業。孫童二人仍是依照前言答覆。鄭虬忽正色問道。你等既是江湖好漢。可知有箇前輩英雄。外號人稱飛天夜叉麼。童天虎忙搶說道。那是咱們的師傅。他姓黃名泰字健公。此人如今已七十六歲。曾在霸王莊開了一所小小的飯店。膝下無兒。祇有一箇女孫。喚做傻大姐。武藝超羣。確在咱倆兄弟之上。鄭虬連飲了幾觥燒酒。那顆紫肝色腦袋。點了幾點。聽說飛天夜叉連飲幾觥燒酒其胸中之快樂概可想矣又向鄭氏兄弟。瞋了幾眼。復又問道。

你等既有師弟之情。你可知他現往何方去了。如今他祖孫二人。幹些什麼勾當。孫彪不待童再說。便向他很很的盯了兩眼。轉向鄭等三人。上下又仔細打量一會兒。轉反問道。你等與他。却有什麼干係。何必這般追問咧。鄭虬便笑臉說道。咱們都是一同共事的朋友。你等儘管寔說。沒有什麼妨碍的。倘若遇有爲難的事兒。咱們還能量力協助的。男子漢大丈夫。如今你倆性命。都操在咱們手中。咱們又何必假言騙你咧。孫彪又思忖了一會兒。方長歎一聲說道。並非咱倆不肯實言。乃因曾受師命。不許輕說他的行蹤。你等既是這般追詢。想係懷疑咱倆假冒。如今就對你等實說。料想你等也不

能破壞他的秘謀。接着就將他倆如何與童朝柱發生意見。如何與李躍同出莽蕩山。如何與黃泰相識。如何與他老師分手。如何遇傻大姐迭破奇案。如何北往尋師。如何被獲。說了箇一字不漏。一句不遺。鄭虬聽說連連向鄒氏兄弟一再蹙去。直待孫彪說完後。又笑着問道。倘若此時。你等遇着鄒家姊妹。可否將他拿捕歸山咧。

淡淡問此一言。却含有無窮意。

味此在閱者之鑑別也。

當時鄒氏兄弟的臉色。皆不禁的紅了一陣。孫童二人急接說道。俺等既經

師傳點破。頓如大夢初醒。那能再去自投羅網。倘若咱倆沒有決心。那窮困霸王莊時節。早已回山。又何必等待今日咧。大王既與俺等老師相識。當然書信時通。行蹤早悉。

能否明白告知。俺等早日尋得師蹤。也是心感不盡的。鄭虬大喜。便命左右解去孫董

二人身手之上的繩索。鄒氏兄弟。又命重排二席。與他二人壓驚。

忽然階下囚變做座上客。一憂一喜皆出於意料之外。

外江湖交際大都如此。

孫童二人也不謙讓。挺身入座。轉詢了鄭等三人的邦族姓名。這纔知彼此

都是志同道合。當晚鄭虬與孫彪童天虎三人均住宿在多寶林的山寨裏面。與鄒氏兄弟暢談了一夜。真是意合情投。彼此都處得十分友愛。次日孫童二人就要告辭北

往鄒氏兄弟。那肯放手咧。他如鄭虬也。從中竭力的挽留道。岫雲女士。此時也還不會北往咧。黃爺那裏。果真有什麼舉動。咱們這裏的消息。却很靈通。橫豎有事可做的時候。咱們也得前去。你倆在此。倘不見外。也很有事可做的。有事可做四字之下。又隱伏許多文章。讀之乃一極平常之酬應話。不意

是一伏線之關節。著書如此等筆墨。最難得體。孫童二人。見他等這般貼切。都默忖。就是北往。尚不知何時方尋着老師。再說尋着老師。還不知他幹些什麼生活。不如在此暫住些時。再作計較。他倆都想到這裏。彼此對視了幾眼。遂承允了。又過兩天。鄭虬轉回自家山寨。並且將孫童二人。攜帶回去。好在豹子山與黑虎山。相隔只有七十里路程。一天就可以走到。從此他倆你來我往。兩方面過活。倒也安閒。閱者須知。那不經意的光陰。過得越發如流電般迅速。春花秋月。不覺又混過三年。那飛天夜叉。他在北地經營的事業。依舊杳無踪跡。這其中祇有他的女孫岫雲。南來北往。如行雲流水般。動定莫測。其外就沒有第三個人。曉得他二人的謀劃。比時孫童二人。與鄭虬鄒氏兄弟。相處日深。友義也就漸次敦厚。日久金石同盟。彼此又結了異姓兄弟。當然是鄭虬居長。孫彪居次。童天虎居三。鄒

珏居四。鄒瑛居末。黑虎與豹子兩山。因此就合併成爲一寨。改稱爲五義寨。他等排行也就從新呼喚了。

孫童二氏屢在莽蕩山不過無名英雄耳今入鄭虬之夥異姓結盟日後竟轟轟烈烈獲享盛名而童朝柱李曜擊結果至慘孰謂報施之間無天理耶

一日他

兄弟五人。因接着黃泰老英雄。自天津捎來一信。說四姑曾經三次探險。長尾狐戒防極嚴。大仇恐不易急報。夜占天象。彼等正在盛時。倘若逆天行時。反召奇禍。並勸大眾各自仍歸營生。不可輕舉妄動。又自述已有永遠保安的鑿備。很想將天下的英雄。聚合一處。必待佔得山頭。自當通告集會。這一封書信。係由他的女孫傻大姐親身送來的。鄭虬兄弟。接着這封秘密書信。便聚合計議了一番。轉向傻大姐詢問。祇得傻大姐祇約略密告他等道。老爺子這幾年經營的事業。雖然不能順手做去。但是新結交許多奇人異士。都願協助成功。無奈上天垂象。不易猛進。所以大眾的主張。都想尋覓一處荒山孤島。放大咱們的勢力。固定咱們的根基。再網羅天下英雄豪傑。可以閉關自守。然後再見機行事。那就容易了。

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非有絕大技能不易辦此亦非有絕大邱壑不易寫此

鄭虬問道。那些奇

人異士。可是有名的英雄。還是無名的豪傑。傻大姐笑道。此時俺也弄他不清。好在將

來地方選定。大家都是要同居一處共事的。大眾見他隱諱不言。也都不便深問。傻大姐復又皺着眉頭。向大眾悄聲說道。倒是現在有一樁事。吾等須特加注重的大眾聽說。都凝神靜聽。傻大姐接着說道。聽說童朝柱這個老兒。心懷叵測。聞最近得着某某二王爺的協助。騙得很多金錢。專收綠林好漢。紅鬃英雄。厚積黨羽。大則妄想竊鼎。小則劫掠民財。專與咱們樹敵。傳說他已收得四員大將。都有飛簷走壁之能。攝魂追魂之術。尊稱爲四大金剛。其次還有十八羅漢。各人都有驚人之技。又有龍鳳兩箇軍師。神機妙算。迥非常人。接次叙來真可使人爲之恐懼。然著者寫此一段非爲老童撐支門面蓋爲下文設一伏線。準備重起波瀾也。孫彪聽到這裏。他便忍耐不住。大笑起來。若說別人。那事隔多年。俺與三弟。或者不能明白。若說到這龍鳳二位軍師。可就要把人罵死了。那是兩個什麼東西咧。一個名喚詹廣。一個名喚宋銘。乃是鳳陽縣著名的白字先生。一封家信都寫不明白。全憑着兩張嘴皮。東處混一塊燒餅。西處混一個油菓子。臭豬頭。恰巧遇着那個爛鼻子佛爺。總算前世他三人別有孽緣。纔能夠聚合在一處的。若論他倆的本領。真是文不能拆字。武不能採樵。鄒珏說道。

二哥你未免罵得太過。想老童害得鄒方兩家。妻離子散。蕩產傾家。不全是這兩孽畜獻的計策麼。他說這幾句話時。與鄒瑛二人。都特現出一種忿怒的神態。鄒瑛說話時。節牙齦已咬得格格作聲。

何以特現忿怒神態。其間必有難告人之隱恨。不與彼二軍師已結深仇大怨。然吾殊爲詹宋二氏危矣。

鄒瑛接說道。若論

他倆心術。實是殺之不足惜。剛之尙有餘辜。童天虎接說道。這並非俺此時說話。還要迴護私人。想俺那個渾蛋叔子。

叔子之上而冠以渾蛋。措詞極其新穎。亦算得是特別稱呼。

本來已是愛財好色。罪不容

誅。但是加着他倆播弄是非。越發顯得罪大惡極。他倆倘若犯在俺的手裏。慢說別人。就是俺給姓童的報仇。也得給他個碎屍萬段。鄭虬狂笑說道。諸位賢弟。未免把些小事兒。看得太大了。似這等寡廉鮮恥的勢利小人。又何必勞諸位大駕。還怕沒有別人懲辦他麼。傻大姐又說道。俺還有一樁緊要事兒相告。孫童二君與咱們同夥。聽說老童已曉得了。並聞老童得這消息。大爲怒惱。曾經聚會集議過幾次。他說孫彪忘恩負義。叛黨降仇。那又當別論。自有妙法去對付他。惟有童天虎。乃是俺的姪兒。又是俺一條左臂。如今他忽變心。

因爾行爲不正。姪友故中道叛離。今仍怙惡不悛。責人大義。何多見其不知燈籠火把也哉。

俺太沒有面子。當時他本

想親率全寨嘍囉。與師問罪。後經龍鳳二軍師勸阻。說如此鳴鼓而攻。益發自暴其醜。不如密派三四員上將。暗地結果兩箇性命。報仇去敵。施之無形。豈不是一舉兩得麼。因此大衆議定。特派四大金剛。暗殺兩位。大概早晚就須來的。此事兩位倒要提防些要緊。童天虎頓時氣得眼紅。孫彪却也有些怒惱。齊聲說道。這必是李曜那個賊子。反覆無常。回山投報的。鄭虬笑道。二弟請放寬心。俺五義寨。雖非銅牆鐵壁。打量這夥鼠子。也不敢冒昧。前來跳梁。果然他等不知輕重。自來投網。那時也不待二弟。費反掌之勞。自然使他有來無去。好大口氣。然如童朝柱等烏合之衆。亦毋怪鄭虬有恃無恐也。二弟莫要動氣。咱們喝酒罷。那時天色已晚。寨裏寨外。已四下的派隊巡更。祇聽鄭虬一聲令發。頓時獻上酒菜六席。大衆入座。直鬧到更殘漏盡纔散。那傻大姐在這五義寨裏。本特設有三間內室。專供他居住。除他僱用貼身的兩箇女僕。一媪姓孟。一媪姓高。沒有第三人敢進內室一步的。再說他的那間臥室。並顧高二媪。不經呼喚。也不敢進房一步的。其戒防若是謹嚴。非爲別故。蓋因其爲一孤身女子。不得不嚴劃內外界線。以防物議耳。這晚席散之後。傻大姐却貪飲了幾盃。醺醺的有些醉意。雙目矇矓。那眼

光彷彿有些兒昏亂。起身舉步。他的身軀。又彷彿飄飄欲仙。有些兒搖晃。不能夠自主。但是他的心坎裏。却還清白。強打精神。不願流露些須中酒的神態。方要跨進最後的庭院。猛見他的臥房裏燈光。灼灼的閃動。接着一條黑影。從那燈光前面閃過。傻大姐霎地一驚。他酒意頓時驚醒。那傻大姐平日舉動神情。看着雖似猷丫頭的模樣。但是他無論辦些什麼事兒。却異常機警。此所謂大智若愚爲常人所不可及也當時他一眼瞥見這等異狀。並

不作聲。急向門後閃着。將自己身兒隱藏過。立定脚跟。凝神聽去。又見燈光閃動。那黑影兒忽破窗而出。直向屋角上飛去。杳不見影。傻大姐見來勢緊急。也不暇進房。檢查什器。便一箭步。飛身上房。那屋上凸凹虛實高低斜正等處。本是傻大姐往來進退的大道。並不待舉目窺視。他兩腳之下。已分辨得高低深淺。所以他飛身上屋之後。接着使了幾個孤鶴穿雲。早到正屋的最高頂上。將身貼緊了風火牆。放眼四望。仍舊不見絲毫影響。他復暗自驚奇道。難道是俺酒後眼花嗎。作此揣測正是顯其虛心天下最有能爲之人其自信力愈覺薄弱於茲可見矣正自懷疑之際。忽聽西南角上。格格響了兩聲。他急留神看着。祇見與他立身地位。約

計距離十丈左右。隱隱又現出兩條黑影。各使了一個夜叉探海勢。埋頭向屋簷之下撲去。轉眼間都不見了。當時恰是新秋初旬。漏殘更盡。那蛾月一彎。業已斂影。祇有數點星光。懸在天空。閃灼不定。夜行人若在此黑夜之中。倘無遠大精銳的眼光。固不易於窺探萬象。不少遺漏。但是本身亦容易藏匿。使人不能看見的。況傻大姐的路徑尤熟。當然已佔得強勝了。於是他見那兩條黑影。翻身下屋。也就不少停留。如飛箭般。哧溜一聲。直追前去。追到那黑影二次發現的所在。仍舊不見絲毫動靜。復又在前後左右。那一帶房屋的環遶。團團價巡視了一週。那見有什麼黑影兒咧。他復暗自驚奇道。這真奇怪咧。不但傻大姐驚奇叫絕如我批。閱此書者亦爲之驚奇叫絕也。難道我第一次眼花。還又第二次眼花嗎。當時耳邊祇聽得得的梆聲。自遠敲來。一陣一陣的涼風。吹得樹枝樹葉兒。瑟瑟作響。秋蛩淅淅也一聲一聲的。時斷時續。叫得越發淒清。其外卻不見絲毫響動。傻大姐獨自發怔了一會兒。便順着屋簷。慢步走去。約計走過二十來步。經過一間房屋。兩扇窗櫺。大開敞着。他便一閃身。將兩腳掛着屋簷。使了一箇倒捲簾。將身兒避着燈光。向窗內窺

視祇見房內東北兩牆壁下各設了一張床鋪。迎窗擺設一張方桌。桌面中央擺着一蓋短檠素油燈。那燈光如豆。作慘綠色。兩張床鋪之上。並不會張掛帳幔。全幅被褥。都散鋪在床榻之下。西壁安置兩隻木箱。兩把椅子。還有一張籐編的睡榻。再看那床鋪之下。各躺着一人。凝神細看。原來不是別人。乃是孫彪與童天虎兩兄弟。都睡態朦朧。似入夢境。但是那兩扇房門。卻虛掩着的。因其房門虛掩始有文章透入而別開奇境也傻大姐看着他那房門虛掩。便默忖道。這可算得是粗心大意。怎麼……他剛想到這裏。忽見兩扇虛掩的木板門。自動的敞開。彷彿一陣煙似的。接着閃進一箇黑影。傻大姐便暗喫一驚。定睛細看。乃是箇不滿二旬的一箇少年。生長得眉清目秀。異常面熟。異常面熟這其中又將發現妙文妙事周身上下。乃是夜行打扮。傻大姐益自驚異道。這人俺似在什麼所在曾經見面過的。如今他來此地。究做什麼。難道他對孫童二人。別有什麼歹意嗎。他心裏想着。又見那少年奮起右臂。就捉住孫彪的衣領。好像不費什麼臂力。就將孫彪從夢中驚醒。一把拖下床鋪。孫彪被他驚醒之後。便睜開睡眼。向他望着。發了一會怔問道。你是什麼人。俺與你

素不相識。你這般是什麼用意呀。那少年笑道。你與俺素不相識。俺與你却素來相識的。你不是莽蕩山森羅寨的大將。小悟空孫彪嗎。孫彪道。俺正是孫彪。你是誰人。怎地這般對俺。這時孫彪說話的聲浪較高。早把童天虎從夢中驚醒。一蹶劣跳下床鋪。兩手揉着眼皮。旋向前走着問道。什麼人。莫要放他逃走。那少年掉頭向着童天虎。上下望了兩眼。猛將兩眉豎起。怒罵道。好箇狗娘養的。你那叔父幹的好事呀。俺已尋找你等三年。今天纔犯在你的小爺爺手裏。他說話時。便一手放鬆了孫彪。舉拳就向童天虎打去道。好漢子。那裏走。喫你小爺爺一拳。

突然而來突然而怒突然自稱小爺爺突然舉拳就打究竟所爲何事一字並不提及此真所謂悶葫蘆

童天虎一閃身讓過。急伸右手。托住那少年的手腕。頓覺分量沉重。很有些兒打手似的。童天虎暗自喫驚。已知不是輕易對付的。孫彪此時也看出那少年的本領。反轉身向前。給他倆和解。復笑着說道。你這位壯士。有話儘管好說。何必出口傷人。你又可知他是誰呢。你的姓名。也應該先說明白。咱倆與你。到底有什麼深仇大怨。咱們實在的想不出來。你也應該細說明白。常言說得好。冤家宜解不宜結。果真是咱們的。不是彼

此說開了。咱們倆就是賠禮請罪。道箇不是也辦得到的。似這等糊裏糊塗。又怎麼鬧得明白。那少年轉將兩眼瞪着。惡很很視定孫彪道。你既是孫彪。他不是八臂哪吒。童天虎嗎。他的叔父童朝柱。外號人稱他活天官。這箇老賊……他剛說出老賊兩字。又覺門外嗖的一聲。飛進一支冷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奇文奇事。愈入幻境。恐不僅閱者。深入五里霧道。一絲不紊。彼著者之思想。精密筆力。雄厚可知矣。那一陣冷風。方吹到那少年的耳邊。那少年便一轉臉。伸手接着。

舉手拏起一看。原來是一支銅打的袖箭。便冷笑道。你等還有埋伏。看有多少英雄好漢。請出來較量較量吧。誰知他這句話。剛纔說完。嗖嗖連飛進兩箭。都被那少年接在手中。他頓時狂笑了一陣。道。還有什麼本領。喇。如此也有限得緊。孫童二人。驟見此等形狀。也很覺奇怪。孫彪便接聲向外喝道。什麼人。童天虎正與那少年相持不下。祇聽房外應道。好小子。俺正來拏你兩箇叛賊。破口大罵叛賊。其來路究屬何處。閱者固一覽即知。然與彼少年是否一路。請閱者一猜。說話的聲音未息。又見門簾閃動。一彪形大漢。直豎兩道濃眉。橫瞋一雙圓眼。手舉扑刀。搶步進房。直向孫彪斫來。孫彪見來勢凶猛。纔轉身欲避其鋒。忽聽哎呀一聲。那大漢頓時栽

倒在地。比時不但孫童二人對着驚奇。就是那個少年也看着有些兒發怔。當這一剎那之間。接聽窗外。掀起簾箔。那些夜防的嘍囉。奔進百數十人。七手八脚。已將那彪形大漢。活活的擒住。那少年見這忙亂之際。纔要使用他接住的袖箭。反向童天虎打去。不提防窗外又飛進一箇女子。向那少年的肩頭。輕點了一指。那少年驚地目瞪口呆。移動不得。這時那女子。方向孫童二人笑道。險呀。孫童二人。再向那女子細看。原來是傻大姐。他三人纔將那少年捉住。傻大姐復將他點醒轉來。那房門內外。早已鬧得馬倒人翻。都爭着嚷擊刺客。刺客果相爭嚷後而被擊彼破擊之刺客其本領固可知若刺客已就擒後而爭嚷彼爭嚷者之本領亦可知著者輕輕落此一筆正所以表揚刺客非凡輩。非彼者更凡輩耳。那鄭虬與鄒氏兄弟。得着這等緊急的信息。也都趕來。大家向着傻大姐等三人詢問原因。傻大姐自首至尾。將他目睹的事兒。說了一遍。大眾纔明白。孫童二人聽說這兩箇刺客。都是傻大姐一手打倒的。私心越發感謝。自不待言。彼此又談了一會兒。鄭虬方向左右。傳令伺候。不多一會。那後堂左右。忽又燈火通明。武士等持械環列。中央設了五箇座位。鄭虬等分別次序入座。傻大姐本非那寨中的首領。便在上席。

另設一座。彼此坐定。鄭虬卽傳那箇大漢。祇見那漢年紀約在三旬以外。身長七尺。五官生得異常凶惡。左額角上。被飛彈打穿一洞。鮮血直流。雙手已被反剪細縛。神色却異常狼狽。鄭虬訊問他時。那大漢畏懼。將他的姓名。與他因何行刺的事節。略說了一遍。原來此人姓張名豹。乃山東曹州府人氏。自幼卽好練拳棒。軟硬工夫。都還不差。非但具有飛簷走壁之能。並且水面上本領。也不居人下。向在渤海之中。搶財劫物。綠

林中稱他爲混海蛟。

水陸武藝精通却是一條好漢。惟可惜所遇非人。

後因在山東地界。犯了重案。遂逃竄入安徽

鳳陽縣境。那白日鼠王金標。原來與他是同盟兄弟。便將他接上了莽蕩山。童朝柱。蔡天龍等。見他儀表非凡。也就推尊他爲壓寨的一員大將。與劉長勝。王金標。李曜三人。結成一夥。就算得是四大金剛之一了。後因李躍。二次回山。大罵孫童二人。如何背叛。此亦李躍洗身之妙法。若不大罵孫童二人。則己身異常危險。不僅不能安於入夥也。

又自叙了許多困苦艱難。祇把箇活天官。直氣成

一箇惡太歲。恨不能立時將孫童二人。生擒活捉前來。或是碎屍萬段。方消心頭之氣。當時就要特令李曜。前去謀殺孫童二人。恰好張豹乃是初次投山。便想趁此立功。顯

他的本領。李曜暗忖自己非孫童二人的敵手。況且他喫過傻大姐虧的過來人。倘若再遇着了。越發不能下手。難得張豹自告奮勇。他便極力撮成。當時蔡天龍還阻止道。張兄與他倆素不相識。怎能尋找咧。童朝柱也頗以這事躊躇。誰知張豹的邀功心急。便接說道。咱們乃是江湖上混世的漢子。祇要有箇姓名。就有辦法。咱們每年總得辦幾件這等事。當真一箇一箇。都要畫影圖形嗎。童朝柱聽他說得也頗有理。遂給他一道密諭。並與他五十兩川資。臨行時。還重重的叮囑道。辦事須得探明。不可冒昧。若是不能取勝。千萬不可下手。就是事不辦成。你回來也無什麼妨碍。再說三年五載之後。再將這兩賊辦了。也不爲遲的。但是你去須得早去早歸。張豹道。這等事。易如反掌。俺張豹幹事。就不曉得什麼叫做艱難。多期五箇月。少則一百天。還怕不是提頭相見麼。好大的法螺。險些兒代人說話。然即此亦足見其草包矣。大眾聽說。當然備酒給他送行。慶祝他凱歌早奏。想張豹乃是海賊的出身。那裏見過這般威武。當然越發高興。因此也就越發的大吹法螺。祇引得李曜暗自好笑。自他下山之後。便順着李曜所說的道路。尋往寶善莊。明查暗訪。足找

了一箇多月。東西南北四境的村莊都被他找得不落一家不漏一戶。那裏有什麼孫童二人的影兒。荏苒光陰。不覺已混過半載。時日耽擱既久。心坎裏越發着慌。回想自己吹的法螺。更無顏再回山報命。早知今日何必當初此時若能及早回頭仍是好事流萍斷梗。依舊做了個逐浪浮

鷗。歲月悠悠。他謀事越不易成。越覺不能回去。窮途日暮。客囊久已空空。無可如何。祇好仍做他的舊習。營生。不遇措稱海舶英雄。今做林中蠹賊罷了。此番他走到豹子山。原來不是特地探查孫童二人的踪跡。祇因尋找野食。做一箇過路的客人。誰知他進了這箇多寶林。一眼瞥見這五義寨的莊院。暗想這必是箇大戶人家。總可尋找些須路費。誰知走到一條路上此又張豹夢想所不及也於是白日將四圍的路經。踰看了一回。夜間月落之際。就大展他的神通。囊了袖箭。提着扑刀。冒險而進。那裏曉得他一飛身上屋。便瞧着那少年的黑影。蹤跳在他的前面。他頓時心中暗想。這一條黑影。必定是箇同道中人。前來尋找錢花的。由是更覺私信這所莊院。必定是箇富有之家了。遂暗自跟隨那少年的踪跡。看他如何下手。或者借他做箇先鋒。自己再打他的現成主意。所以他就暗從在那少

年的身後。那裏曉得蟬後的螳螂。猶有黃雀。做賊猶欲取巧宜乎謀事不成他等兩條黑影兒。瞥眼之間。

早被傻大姐看見。也就悄聲追蹤。不放鬆一步。直到那少年與孫童二人糾纏之際。他

這纔明白並非富家的住宅。乃是一所江湖弟兄們聚會的寨子。大水淹沒龍王廟此自家人不相識自家人也後

聽那少年。一言道出孫童二人的姓名。他忽驚喜暗忖道。原來正是久尋不見的仇人。

今日無意在這裏碰見。可也算得是天作之合。他倆的壽數告終。活該死在俺的手下。

既有這般奇遇。他當然是不肯讓過。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吾爲孫童二氏捏一把汗便趁着他三人紛爭的

時節。他便夾在這箇空隙之中。取出他生平自恃爲絕技的凶器。冷不防。嗖……嗖……

嗖……接飛出了三枝袖箭。誰知強中更有強手。那三箭袖箭。不高不低。不偏不倚。都

被那少年接在手裏。他於是暗自喫驚。也知今晚遇着敵手。倘不趕先下手。必遭不測。

所以舉刀直撲進房。心想出其不意。一刀結果他三命。不料他纔邁刀舉步進房。那簷

下久待的傻大姐。伸手飛進一箇彈丸。反乘他的不備。打中他的額角。鮮血直流。頓時

栽倒在地。這纔被擒。其心不小算計亦殊不差可惜自稱能起早尙有早行人已有意外之敵手久候於側此雖孫童二人及那少年命不該絕然亦作者之一片苦心直書作惡之徒終難

成事耳。鄭虬等得了這一篇口供。也知他說的並非假話。頓時就將他押禁起來。靜待發落。接着又將那箇少年。押進後堂。那少年方進堂階。舉目一看。忽與鄒珏鄒瑛二人。打了一箇照面。彼此心中都大喫一驚。彷彿忽受了什麼感觸。互相對視發怔。就是鄭虬。傻大姐與孫童二人。以及左右武士。一見這等奇狀。便對看他等神色。固然驚奇。就是看他三人的模樣。也好像出於一副印板似的。也就不因不由。都暗覺奇怪。欲知這一場怪事。究竟如何揭穿。請看次回再續。

俠魂評曰。鄭虬之氣宇昂軒。畢竟是英雄名將後裔。雖埋名於山林泉石之間。瀾跡江湖。若似風塵好漢。但其思想行爲。與夫一切動作。究竟與賊盜不同。此卽是根本上各有差異。所謂父是英雄兒好漢。丹桂有根是也。

鄒珏兄弟。初見孫童二人。怒不可遏止。既又與鄭虬等。聯合孫童二人。互結同盟。終至兩山武士。合併一寨。此乃意氣相投。而與金錢勢利之結合。迥不相似。又如傻大姐。乃一女子之身。而與鄭虬等。雖未結盟。其精神上之互助。並不較若儕五

兄弟共事相差。何故。亦意氣相投是耳。湯云。三人同心。其利斷金。如斯結合。安得不橫行於世哉。

那少年突然而來。突然而對孫童二人攀識。突然而對孫童二人尋仇。其奇怪確非一般閱者所能推測。但與鄒氏兄弟相見。卽驀地互驚。且神態模樣。均極相似。此尤奇異。然藉此亦足見彼少年與鄒氏兄弟必有密切關係在也。

左太冲魯仲連詩

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魯仲連、談笑卻秦軍、當世貴不羈、遭難能解紛、功成不受賞、高節卓不羣、臨組不肯緝、封珪不肯分、連璽耀前庭、比之猶浮雲、

梁任公之魯仲連評文

魯仲連踴躍一書生、未嘗與聞諸侯之政、未嘗預軍事、然觀其折梁使、存趙國、其詞氣之間、一何凜然其不可犯也、其權利思想、一何高尚而圓滿也、秦將聞之而爲退却、蓋浩然之氣、有以勝之矣、非天下大勇、其孰能與於斯、爲人排難解紛而無取、此墨子所以存宋而宋莫之德也、魯連先生、於齊於趙、兩見之矣、先生真墨者之徒哉、

江湖廿四俠

譙北楊塵因撰

長沙張冥飛批

古董姜俠魂評

第十四回

講大義片語釋仇人 愛少年深宵談隱事

話說鄭虬見那少年與鄒珏兄弟那般神色。他私心也覺有些兒奇異。便和顏悅色的詢問那少年姓名。並問他可與張豹相識。因何與孫童二人爲難。他詢問時節。未曾少露豎眉瞪眼的狠狀。鄭虬乃一窮凶極惡之莽男兒。此時而竟心氣和平。不少加纖毫橫暴之氣。實因愛彼年少英雄。然亦因窺其與鄒氏兄弟之神色。必有蹊蹺。其粗中有細。運用得宜。此袖而非通常之人所可及也。那少年正色道：俺初來之意。確因他倆助賊作惡。雖平日與他等素不相識。但因報仇洩忿的心急。既然一時難得元凶。祇好在他倆的身上發洩。俺一口忿氣了。鄭虬接說道：恩怨分明。這也是大丈夫應做的事。說時。他轉瞪了孫童二人一眼道：你莫看俺與他倆。乃是異姓兄弟。福禍相共。安危相守的。倘若他倆果眞行爲不端。俺也可以爲你協助。視他倆如仇敵的。但是那事的是非枉直。你總得詳細說

明。若這般糊裏糊塗。就要傷害別人的性命。你要明白。咱們雖同是江湖上闖世的人。這五義寨。卻不是橫暴擄掠等寨子。自有規律。你可莫怪咱們翻臉無情了。他說至此。頓時沉着臉色。現出那狠凶惡的形狀道。快些實說罷。那少年忽哈哈狂笑了一陣道。俺的冤仇。並不須賴大力協助。且不須賴世間上第二箇人協助的。所以也不必向你們說明。若說俺對孫童二人。現已退讓了一步。倘是俺認這事的冤仇。必在他倆的身上報復。此時未必能夠如是安靖了。淡淡兩言已罵得孫童二人刻骨入髓。未知彼耳聞身受者應作若何感想耳。現俺業已被擒。還有何說。姓名更不必再說了。此時望你不必多問。是殺是剮。望你放快些兒。二十年後。咱們再見。俺已是不願再說啦。他說罷。將兩眼緊閉。不再作聲。斬釘截鐵何等痛快。年少如殺之亦不忍加刃於其項上矣。鄭虬仍舊和顏說道。好漢子。大丈夫。英雄勝敗。又算得什麼。你也太急燥了。四海之內。皆是朋友。你就量定俺鄭某。今後不能夠助你報仇嗎。說時。他也哈哈笑了一陣道。天時不早。你也得歇息一會兒罷。復又離位。走下堂階。親手給那少年。鬆了繩索。綑綁。又掉臉向身後一箇武士說道。陳虎。你趕緊領着小兄弟十人。將東廂那所

客房打掃淨乾。天寒夜冷，將俺的那副被褥，清揀出來，護送這位壯士前去安息。快傳厨司，特製上等酒飯一份，明晨須調裁縫四名，給壯士添製衣服。若少怠慢，提頭來見。陳虎連應了幾聲，便領着十名武士，圍在那少年左右。比時鄒珏兄弟，以及傻大姐、孫童二人，都次第離座。鄭虬又走進一步，伸手挽着那少年的右腕，笑道：壯士不可急燥。丈夫報仇，不在俄頃，俺這山寨，雖然狹小，那東廂客室，尙不繁雜，壯士可以寬住幾天。若是須要什麼，儘管招呼。陳虎備辦，俺是不會虛假客套的。天氣很冷，請早些歇息。有話咱們明日再談。

百煉剛一變而成繞指柔如此法術古今不知牢籠許多奇人異士彼少年滿腔憤恨必被鄭虬消磨殆盡矣

那少年見鄭虬一陣

熱鬧，真把他鬧得哭也不是，笑也不是。他向着鄭虬等，嗷嗷發了一會兒怔，方長歎一聲，轉臉隨着陳虎人等走去。鄭虬等也各自離座，退歸臥室。這一夜無話。次日，鄭虬等因夜間安寢太遲，都酣睡到日將近午，方纔起身。彼此盥沐既畢，鄭虬便到孫童二人房裏，又將鄒珏兄弟及傻大姐，請來聚合在一處。鄭虬方向衆說道：張豹昨夜特來行刺，當然是受童朝柱使命而來的。此案無論如何辦理，大概從今以後，老童與咱們的

冤仇却愈結愈深了。傻大姐道：「他既知孫童二位，在咱們寨子裏，就是張豹未來，或此來已經得手，他未必不再仇視咱們。」鄒瑛道：「俺看這等事，可以無須議論。」鄒瑛道：「張豹又怎麼發落咧？」童天虎道：「咱們自然依照規律辦理。」孫彪道：「我看是一刀兩段，完結箇乾脆。」

各持一說，祇寥寥一二言，而輕重濃淡恰合其說。者身分及口吻所謂一言一語皆不濫費筆墨也。

鄭虬祇搖着腦袋，又默付了半晌，方接說

道：「若論情理咧，昨晚擒捉之後，已送他去遊十殿了。俺所以將他看管起來，就是不願再結來世的冤孽。若論他所辦的事兒，十箇腦袋也不夠砍的，祇是他乃給別人辦事，本身與咱們並沒有什麼深仇大怨的。如今若論他的生死，當然要請孫童兩弟做主，不過俺的意思，凡是一箇人自幼長大，已不容易，何況他練成這一副本領，更不易得。咱們愛惜他，尙來不及，何再忍心殘害咧？再說他的本身，既與咱們沒有深仇大怨，這一篇孽賬，當然很容易除的。殺生害命，俺總覺不是好事。四海之內，皆是朋友，又何必在這些事兒上認真呢？」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如鄭虬者可與談佛矣。

孫彪道：「他未必知恩感恩罷。」童天虎接說道：

「恐怕咱們今天放了他，他明天仍舊要來的。再說咱們如不殺他，他未必能夠真心歸

順就說他願入夥。安見他不是虛心假意呀。縱虎歸山。放蛟入海。還要防他變心。豈不是自尋煩惱。老大哥。您也太寬厚了。俺看還是斫了好些。却也有理不過所見少狹窄耳鄭虬笑道。人非

木石。何至如此。若說招他入夥。那自不能。老弟。你要細看明白。咱們不殺的人。並非都

是必用的人。譬如咱們打獵的時節。已經捉得的鬼兒。或是鵲兒。若將他等放了。他還

掉轉頭。向咱們看上幾眼。那就是感謝咱們的意思。何況人咧。就說他若再來。也總有

些過意不去的。當真人心不是肉做的嗎。其理至玄其識至遠其情至厚何能以赤眉紅髯者目之耶傻大姐點頭笑道。

這話卻有至理。俺家老爺子。他一生一世。也是不願殺人的。如今咱們保全他一命。他

若再來。咱們有這幾把手。還怕不能夠第二次捉拏他嗎。諸葛亮七擒七縱。盃獲縲逃

不出他的掌握之中。豈怕些什麼咧。大眾也都不再異說。傻大姐又說道。那箇少年。本

領還不差。脾氣卻很古怪。能者什九有脾氣蓋有本領者多不願屈就於人也俺看他倒很有些骨氣。復向鄭虬道。你

准備怎麼發落咧。鄭虬也不作聲。祇瞋定鄒珪兄弟默笑。傻大姐也順着他的眼光。向

着鄒珪兄弟。瞋了兩眼。忽默笑道。咦。他們三人。倒很像一箇樣兒的。鄒珪兄弟聽着。臉

色都漲得緋紅。頓時現出很不樂意的模樣。鄭虬急忙岔開說道：「天下人同副模樣的

很多。這算箇什麼稀奇咧。」一語岔開不現痕跡閱者讀之似覺並無若何而其中波浪實在掩飾不少也不過俺想着昨晚這兩箇刺

客好像很有一番愛惜的心事。究竟因何與他倆結緣。俺自問也說不出那原故。那張

豹咧。俺見他身軀高大。形狀魁梧。本領自不必談。就說他的神氣。也好像很能辦事的。

所以俺不忍枉送他性命。這也是一種原因。若說他的動作。更外奇怪了。他雖對俺那

般冲撞。那般驕傲。俺總愛他的志氣不凡。骨格特異。如此少年。看來似不在二十以外。

能有這等胆量。這等毅力。這等能耐。將來必能做得很大的事業。那又與張豹不同啦。

因此俺越看越愛。倘若他能與咱們共事。這一箇幫手。咱們就尋遍天下。恐怕也找不

出幾箇人來。彼少年得此知己雖死亦可無憾也他說到這句話。不禁的眉飛色舞。興高采烈。傻大姐祇在

鼻孔裏冷哼了一聲道：「俺也看他是一塊好材料。就怕咱們這箇廟小。容留不下大

菩薩。如他那般形狀。未必能與咱們共事。那又奈何咧。」傻大姐雖然愛才語言之中似含有嫉妬之意此所以不及鄭虬之可以大量

包容也鄭虬笑道：「暫且冷淡幾天再說。果真他不願與咱們共事。單人獨馬。他自己去創

世卻也不難驚天動地的。再說一句失算的話罷。就是釋放他走去。他再來行刺。將俺刺死。俺也是含笑的。說得大眾都笑了一陣。鄭虬又說道。話雖如此。咱們對他。暫冷幾天。俺看自有辦法。當真人心是鐵打的嗎。又向鄒珏兄弟笑道。你倆或因像貌相似。也容易說話些。何妨常常的勸他入夥呢。童天虎道。大哥。你是這般放縱。倘若他給你箇不辭而去。又怎辦呀。鄭虬笑道。俺方纔不是說過了麼。他真要走。就聽他走去便了。轉向窗外看了一看天色。道。哎呀。時候不早。俺先去將張豹發落了。再來閒談罷。說着。便喊了一聲伺候。不多一會。前堂的武士。都紛紛整衣束帽。忙了一霎時。竟佈置妥貼。鄭虬祇一人升堂入座。首先就傳那刺客張豹聽審。比時張豹走到案前。見左右武士。一箇一箇如虎似狼的。弓上弦。刀出鞘。都是雄赳赳。氣昂昂。那一番形狀。全與森羅寨不同。那威嚴整齊。又與第一次迥異。從張豹之心目中愈寫五義寨威武即愈顯得森羅寨之亂七八槽寒自疑必遭不幸以死最後寨主竟不加以虐待而釋放之則愈顯鄭虬之仁義寬厚遠非老童所及指東劃西斯亦作者抑惡揚善之苦心也張豹方寸之中。不因不由的。就有些懼怯。量定這一場審問。必定要結果性命。他再轉想。人世百年。總有一死。與其

老病頹唐。受那呻吟的魔難。還不如受這一刀。反來得爽快。他想到這裏。便將兩眼閉緊。不再作聲。

我佛所謂大解脫。人生到此則萬念皆空。無罣無礙。非但不覺悲苦。反覺別生出許多快樂也。

鄭虬見張豹這般形狀。已知他是視

死如歸。便不由得愈加親敬愛惜。此正是英雄惜英雄。好漢愛好漢也。接着說道。張壯

士。你也不必如此。咱們雖是素不相識。但是同在江湖混世的人。彼此親愛尙來不及

何能深結什麼冤仇。就是童寨主的爲人。咱們雖未曾見面。大概也是箇俠義漢子。

就如這一番事。想必是受小人播弄。一時誤會。須知骨肉手足的至親。若是彼此意見

不同。分道做事的人。也多得。今如孫童二位老弟。所以與童寨主分離的原因。或者

也是如此的。但是他倆的心事。對於童寨主。最後不過分道做事罷了。絕無加害的惡

意。就說今日如俺對於壯士。非但不忍心加害。就是對於童寨主。也是始終引爲同道。

沒有絲毫惡意的。

正大光明語。語以俠義之言。感化刺客。聞者若再不動心。則直如木石矣。

不過今日。咱倆這一次談話。俺以同道

中朋友的身分。相勸壯士。四海雖大。可做的事業很多。男子漢大丈夫。處世須要對得

住天地鬼神。問心無愧。那就得啦。殺人劫財。搶物傷命。都是咱們江湖上朋友。應幹的

事。祇要咱們得來的。拯濟別人的急難。剏辦有益國家的事業。就是自送了性命。或是被人陷害。受人唾罵。咱們雖在九泉之下。也是含笑瞑目的。倘若剪花折柳。希圖自己皮肉上的快樂。搶別人血汗換得的錢財。送同道中朋友的性命。不顧世間上男女老少的困苦。祇將自己一身。看得如珍似寶。儘量在色慾飲食之中。追歡取樂。清夜捫心。可對得住朋友。可對得住父母兄弟姊妹兒女。以及妻子親戚嗎。就說這些事兒。皆不過問。然那自己的精神。壽命。聲名。種種敗壞。又有什麼益處咧。所以俺這箇寨子之中。同夥的兄弟們。雖然不多。但是似這等胡作非爲。是絲毫沒有的。如今俺見你確是一箇好漢。臨別贈言。故將這一番話奉勸。俺不但望你壯士。此後如俺所言。並且很望童寨主。也是如此做人。來日方長。咱們將來皆有見面的機會。或者夥在一處做事。也是說不定的。這番俺本想屈留壯士。就在小寨裏共謀大事。一則恐壯士加疑。一則也不能陷壯士不義。自今以後。壯士對於小寨裏。可以隨來隨往。如看咱們兄弟可交。就夥在一處幹事。不然。壯士無論前往何處。咱們兄弟。皆不敢過問啦。祇有一樁最要緊的。

事兒務請壯士轉達寨主務請他千萬莫要對咱們記仇蓄怨。並望對孫童二弟的仇怨從此消滅。咱們如有這等精神。這等力量。對於世間上。做幾樁好事。豈不好嗎。一篇談話是救世之指南。鍼抑掃迷帚。而出諸鄭虬口吻之中。侃侃而言。彼鄭虬之爲何如人。即此亦可定論矣。

俺今言盡於此了。請壯士寬住幾天。看看咱們弟兄夥子們的行爲。與這寨子裏的規矩。就知俺不是假仁假義。欺朋友了。說畢。便起身下座。親手給張豹解去一切束縛。復又拉着張豹入座。張豹見了這般形狀。頓出意料之外。復又聽他那一番說話。真好似喫了一貼清心寶丹。聽得哭也不是。笑也不是。不知怎樣答話纔好。半晌方長歎一聲說道。此時什麼話。俺也不再說了。好在日子很長的。山逢水轉。咱們總有見面的時候。大家睜着眼再看罷。他說時。便向鄭虬拱了幾拱手道。寨主您的厚意。俺已心感了。祇要俺張豹不死。總可以看得出好歹的。如今俺是上錯了跳板。也不必再說什麼回頭話。此地俺也不便久住。一切還得請寨主原諒。後會有期。俺也不再向諸位弟兄們告別了。接着就行了一箇掃堂禮。掉首而去。

張豹能如此別去。未始非得鄭虬之感化。可見世間上真有性情之人。最易受人激刺也。

說也奇怪。鄭虬見張豹這般走去。也不再向他挽

留。祇向座右看了兩眼。便招呼隨身的一箇武士。名兒叫做貓頭鷹。張三保跟着他進房。二人悄聲密談了一會兒。又交給張三保一箇紅青老布包裹。叮嚀着說道。你快些趕去。可千萬莫說是俺的意思。這是最要緊的。張三保連應幾聲是字。掉臉去了。接說那晚被擒的少年。自從鄭虬審訊了一次。那般殷勤。並不少加一些兒難堪言色。他的心中。卻很覺奇異。後來陳虎奉命。將他送進客室。一切款待優厚。自不待言。轉眼混過去五天。並不見有一人問訊。如那虬髯公似的寨主。也不曾見第二次。再說他初次被擊的時節。驟見鄒珏兄弟。就覺與自己的相貌神色。彷彿是同胞兄弟一般。後見鄒珏見他。也有些驚異的神色。自然更外加疑了。但是他暗自尋思了一夜。總想不出什麼道理。因爲他本身並無第二箇弟兄。所以就自覺是格外奇怪。其實這又何嘗奇怪。不過作者故作驚人。之筆。遲遲不將葫蘆打破。使閱者多費一番腦筋而已。後又想到捉拏他的那箇女子。便切齒痛恨。自覺這是一生莫大的奇辱。比較當時恨那孫童二人。還要狠些。無奈又受鄭虬那般寬待。祇得捺住他的心頭之恨。暫忍須臾。不便再與傻大姐尋事。否則你生我死。早就要拚打一場啦。閒話不

提。他已專候到將近十天了。實在有些忍耐不住。那時他與陳虎已厮混得很熟。這日黃昏燈上。合寨已用晚餐。那陳虎正陪着他在客室裏閒談。彼此有意無意之間。那少年忽向陳虎說道。俺今在此作客。已近十天啦。承蒙寨主。這般厚待。俺雖年少心粗。但對於這樁事兒。卻很慚愧感謝的。陳虎接說道。這並算不得什麼事。咱們大寨主。看他雖是生成那副閻羅王的面孔。却另生成一副菩薩心腸。他一生最愛的是朋友。祇要你是箇漢子。他無論如何。總要與你結交的。若是你有什麼爲難事兒。他就是傾家破產。自己不顧性命。也得幫助你。把事兒辦成的。所以這箇寨子裏。前後上下弟兄們。雖然不多。卻是結成一條心。一萬年也變動不了。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何況前後上下弟兄一萬年不易變動宜乎森羅寨之所望塵莫及也聽說大寨主。他留您壯士。在咱們寨子裏辦事。日久。你就曉得俺陳虎。不是說假話騙人了。那少年接歎了一聲長氣道。你們寨主的厚意。俺早已心感的啦。若說到同寨辦事的話兒。那祇好再等來世罷。他說到這句話。臉皮上顏色。頓時現出極慘淡的狀況。那眉稍眼角之間。若似含有幾分怒氣。陳虎見他這般神色。這般說話。越發摸不着頭腦。

却又不肯接說下去。祇得含混着敷衍幾句閒話。便走開去。祇是那箇少年待陳晧去後。便暗自思忖。他自想道。若論那大寨主的一番厚意。確實是令人可感謝的。俺此番拜別師傅出山。雖是一心報仇。却也很想做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既有此心。其志自非凡。比而其人。格之高。尚亦不言可喻矣。若論這寨中的同夥。倒也很能共事。無奈那箇丫頭給俺點了那一手。乃是俺

終身莫大的恥辱。俺何能再與他同羣合黨。復又暗自長歎了一聲道。天下事難求萬全。俺這一生一世。還不知要消受幾多磨折。咧。想到這裏。他又不禁洒了幾點英雄氣

短的眼淚。

傷心人別有懷抱。洵非通常之人所可解也。

接着又暗想道。鄒珏鄒瑛。他倆可真有些兒古怪。看他對

俺那般神情。與他倆的相貌。確與俺很有什麼關切似的。難道他就是俺那丈夫姐姐嗎。轉又伸手再自己的腦袋上。捶了兩下。忖道。胡說。胡說。他倆都是堂堂兩箇。何能說是女孩兒咧。況且他倆的武藝。俺雖未曾領教。諒必不差。如俺兩箇姐姐。都是閨中秀質。弱不禁風。果能有這般身手。能做寨子裏的大王。也不會被那夥強盜劫去了。世間上同姓同相貌的也很多。俺莫作這等奇思怪想罷。自以爲是奇思怪想。若果有一種奇情怪事。不出其思想之中。則天下事真無奇。蔑有又

何怪哉

他想到這裏。便在房中往來徘徊。不住的直打磨旋。比時更殘漏盡。萬籟無聲。那房中的燈光。瑩瑩若似與他悄然作伴。那少年在這燈光之下。對影自傷。忽又發現出一種感想道。看他等對俺的私意。打量都是想俺入夥的。今既有那箇醜丫頭。夾在夥中。俺是與他不能並立的。若是與他誓不兩立。就得要遠走高飛。靜待在別處相見的機會。再洗他這番的辱耻。但是如今明走不能。暗走也非大丈夫。光明正大的舉動。怎對得鄭寨主那一番厚情。與上下人等的多盤美意。應該如何對付呢。躊躇了半晌。鄭決然自語道。俺長困在此。仍不如遠避爲佳。何不留下一書。自述俺不能久留的苦況。並敘俺懷德受惠的私衷。不辭而去。想他們也可以原諒的。計劃甚佳。恐未必能如願。做去。主意打定。就在房中尋出一副筆硯來。將墨仔細磨勻。正提筆臨楮之際。猛覺一陣風將門帘掀動。已閃進兩箇少年。那少年頓時站起身來。挺身迎去。定睛細看。原來正是他方纔懷想的。鄒珏鄒瑛兩位寨主。那鄒珏不待他開口詢問。便笑臉相迎。拱手說道。夜寒風冷。壯士還不安寢嗎。驟然而來。必有原故。笑臉相向。又必無若何之惡意。爲鄒虬作說客歟。抑別詢問。歟。請閱者試掩卷一猜。吾知閱者慧心。必早知其來意矣。那少年亦強作

歡顏以應道。因午間曾酣然大夢。此時尙不知倦。說畢彼此入座。那少年方欲燃爐煮茗。鄒珏兄弟急止之道。夜色已深。可毋須勞動。吾等坐談須臾即去。彼此相處日長。可不必如此客套。少年遂遵命不再燃火。復入座。三人默視良久。鄒珏忽作最悲慘狀。悄然問道。壯士入寨已多日。鄭大哥之意。想陳虎已早轉達。同盟共事。當得壯士允許了。惟俺兄弟。今有一事懷疑。不得已冒昧請教。壯士當不見棄。果能明示一二。非但鄭大哥。可以全力協助。即俺兄弟。亦可稍盡臂力的。未知壯士。可允見詢麼。少年頓時正色說道。諸位寨主之意。不才已早知感。如俺姓名。非不明告。乃因身負莫大冤仇。一日不能昭洩。一日不能以姓名告人。此種隱情。惟天地日月可鑒。還請寨主原諒。若說同盟共事。非俺不知厚愛。妄自鳴高。實因大仇不報。尙無面目爲人。又何能說到交友。至於俺的冤仇。非他人所能幫助。然俺亦不忍累友多勞。今二位寨主既來。俺亦不作違心之說。俺別師之後。今番乃第一次出手。本在師前自誓。十年以內。獨身報仇。成則以身許國。不願溷跡江湖。不成。十年以後。披髮入山。永隔塵世。方纔正想作書留謝。恐三日

以內俺不能再枯守此間了。

一字一珠一言一滴血淚非絕大之傷心人不能道出片言隻字未知鄒珏兄弟作若何感想又作若何答復也

言時他兩行

眼淚如串珠般直洒下來。鄒珏兄弟也忍耐不住。淚如雨下。相對淒然。鄒珏忽挺身站起。一手捉住少年的右腕道。俺且問你壯士。你可是姓鄒。原名德康。乳名喚做虎子嗎。說罷。他兩眼視定少年。目光炯炯。不少轉動。那少年猛聽這兩句話。頓時目瞪口呆。應答不出。祇見他的眼淚。彷彿泉湧的一般。接着鄒珏也起身說道。你兩姐皆安然無恙。今實相告。俺兄弟。卽你的珠姐與玉姐也。那少年接聽這兩句話。險些要哭出聲來。忙搶前一步。兩手挽着鄒珏鄒瑛二人的手腕。囁嚅了半晌。方掙出一句道。姐姐。你們何不早些說明咧。所謂奇情怪事竟出人意料之外。天下事又何能以常理揣度哉。鄒珏急止住道。老弟萬不可聲張。此地自鄭虬以下。尙無人知俺等形跡。倘若此事敗露。那就很難辦事了。骨肉相聚。正是喜慶的事。你又何必如此悲傷咧。那少年受了這番勸慰。方漸次止住眼淚。鄒珏便問他兄弟。分離後種種景况。此時少年當然不能再說真話了。方將他與兩丐揮拳。被白眉和尚。收留爲入室弟子。練成軟硬工夫。十八般武藝。玄化禪師。復又給他改名。叫做鄒雷。

號稱震春。又贈他一箇別號。叫做霹靂子。三年以前。他就想別師報仇。玄化總說他的工夫。不夠使用。若依玄化的意思。此時還不許他下山。果能遵奉乃師之意。必不致受傻大姐手。足相聚也。如是鄒雷不但不能仇視傻大姐。且應拜感矣。迨下山之後。遍尋老童不得。後聞珠玉姊妹被三箇俠客。救出牢籠。又聽說孫彪與童天虎二人。曾請命訪尋珠玉姊妹。想要復奪上山。所以他對孫童二人的冤仇。看得與童朝柱相等。如今見孫童二人。已與童朝柱分裂。始知是自己誤聽傳言。所以對於他倆的仇恨。也因此一掃乾淨了。如今他一心一意的。祇想尋

着他兩位姐姐的踪跡。殺盡老童全家。再尋找他的母親。兄嫂與他舅父舅母。表兄表姐。纔算他的私願已償。但是他的兩位姐姐。雖然萍水相逢。不期而遇。那後來的種種私願。尚不知須費許多周折。纔能完足呢。鄒珏二人。聽了這番說話。也就約畧說他倆被劫以後。巧遇殷玄珠三俠。方得出險。然後就從雲中鶴學習武藝。復在多寶林招納江湖好漢。剏立山寨。最後與鄭虬等同盟。結拜兄弟。也是想培養勢力。再去報仇的。異道而馳。不謀即合。此正因手足骨肉所繫。不然胡若是之相似耶。如今咱們既將心腹話說明。當然可以同寨共事。那報仇的

事兒越發可以籌劃了。鄒雷冷冷的哼了兩聲。却不再接說什麼話。鄒珏等二人見他兄弟這般形狀。也很覺異怪。於是兩人覷定他的臉兒。各不作聲。又久。鄒雷忽問道。那箇醜丫頭。曾與你們同起同坐。看他的來歷。好像很不小的。他是誰呀。鄒瑛笑道。你不曉得他嗎。他乃是鼎鼎大名。江湖之中的老俠客。飛天夜叉黃泰的女孫。名喚黃岫雲。外號人稱他傻大姐。若論他的本領。真可算得是女中特秀。咱們那同盟五兄弟的武藝。大概要稱鄭虬鄭大哥的本領。最高啦。曾經與他交手過一次。還險些兒栽了一箇大筋斗。咱們更不是他的對手了。咱們二字之中却包括許多意外評論而鄒雷聞之益加心痛也鄒珏接說道。話雖如此說。法。他交友最實心。辦事最奮勇的。若是咱們有什麼事兒。轉托他辦。他雖千難萬難。自己受許多折磨辛苦。沒有不將事辦成的。再說咱們同夥中人。無論誰受外人的閒氣。或是有什麼不公平的事兒。被他曉得了。他就無論如何。總得鬧他一箇米清水平的。將來你與他共事的日子很長。這可不待咱們細說。日久。你自然可以明白的啦。鄒雷冷笑了兩聲。復又歎口氣道。俺也領教過他的本領了。至於同夥共事的話兒。恐怕此

時。俺鄒雷自身。還不敢決定行止。咧。此言又出人意料之外。但是若再參觀前文。即可知其發言之用意。與苦衷亦不少異也。鄒珏二人。猛聽

這話。大為驚愕。鄒珏復悄聲問道。老弟。你這是什麼意思呀。鄒雷又默忖了許久。方說

道。此時並無外人在側。俺可不能不將話兒說明了。就因他的本領太高。俺所以不能

與他同夥的。鄒珏越發驚奇。又說道。他的本領高低。與你什麼相干呢。鄒雷冷笑道。誰

教他點俺這一下子。這乃是終身之恨。如今所以不能在此報仇。正因鄭寨主與你倆

的情分。不能與他較量。俺今又怎能與他同夥共事呀。現在長話不如短說。俺不能因

一箇人的私讎。連累同夥。俺也不能因一箇人的去留。使同夥之中。再去與別人拆散

的。總之親族的冤仇。自然將來是咱們三箇人。共同幹去。俺一箇人的私仇。自然由俺

一箇人獨身幹去。報仇與不報仇。俺自有主見。自有籌劃。此後你們萬不能將俺的名

姓說出來。大概此地。俺是不能長久居住的了。他說到這裏。兩隻眼眶兒一紅。險些要

落下淚來。人非草木。誰執無情。彼雖鐵石丈夫。而至此。不酸心落淚者。亦非具有人類之性情也。鄒珏鄒瑛二人。此時益發不能答說。彼此

雖各咬緊牙齦。然已忍不住的。各洒了幾點同情之淚。比時夜色極深。四圍的梆聲復

起。眼看着時近天明。鄒珏等都不能久坐。默默的各人捱着。坐了一會兒。相對無言。復遲遲的同說道。如俺倆在此。他等都還不知我們是何如人。老弟。你莫要這般胡想。咱們總有辦法的。天色不早。你也可以安息罷。說定。他倆都起身走去。鄒雷循例送到門前。點頭而別。這一夜雖然已過去大半。轉眼就是天明。但是鄒雷立身此境。真如熱釜上的螞蟻一般。度過一更。比度一年還覺遠久些。那一種艱難的景況。就可想而知了。過三更已是三年更有何人。老可爲此時之鄒震春詠也。如此又混過兩天。如珏英兄弟二人。每晚無事的時會。不此

則彼。都要到鄒雷的客室裏。閒談到夜深。方纔歸寢。當他倆歸寢的時會。都是愁眉深鎖。若有重思的模樣。鄭虬。黃岫雲。以及孫童二人。都看着暗自有些驚異。祇不知他等三人。究竟有什麼關係。更不知鄒珏兄弟二人。又因何事這般惱悶。那時黃岫雲。雖人稱爲傻大姐。而他思慮。却極精明銳捷。當這極難的時會之中。他已料定鄒珏兄弟。與鄒雷那般形狀。就料定必是骨肉弟兄。好尖銳眼光。惜乎僅看穿一半。祇是他等何以不曾當衆說明。就不知他等三人。又有什麼難言之隱。再反躬默想。自己乃是箇少年女子。又不是此寨

的主人翁。因此不便嚴行追究。但是他的寸心耿耿不忘。無形中極注意他三人的行動。一日鄭虬正與鄒珏兄弟及黃岫雲孫童二人等討論勸鄒雷入夥的辦法。彼此談了許久。都沒有一箇人願奮勇作這箇說客。鄒珏兄弟因有前番關係自不願前往黃岫雲亦因自己乃一女兒身不便說話且亦自知有一點之嫌恐已招怨孫童皆因為彼仇之物的當然不便與談然則可與談者祇鄭虬一人。此雖極普通處而著者祇淡淡輕輕寫一筆其用心何等精密用心又何等簡括耶良久鄭虬始向鄒珏

兄弟二人問道。兩弟前幾天可曾窺探他的心意麼。鄒珏方要開口時。便向黃岫雲淡淡看了兩眼。接說道。此人年少血氣方剛。俺看還是放他走開的好。恐怕他的性情暴烈。縱收留在寨裏。也沒有什麼用處的。鄭虬便冷笑了兩聲。方接說道。倘若放他出去。再向咱們尋仇。又便怎樣對付咧。鄒珏不禁的臉色一紅。童天虎便冒失沖出一句道。若防後患。還是一刀兩段乾淨些。比時鄭虬方要再說。黃岫雲忙起身淡笑道。我看此人確是一副英才。萬不可如此對付的。大概他不願入夥。恐怕還是不忘我那一點的仇恨咧。最好那位寨主。前去與他說明。要知我那時行此一着。正是爲救孫童二位危險。不得已的。此等細故。在他或引爲終身之辱。在我早已不記在心頭了。况我一身

如葉並人此地主非。他果真因此爲難。我就永不來此寨。也可辦到的。總之莫要因我那一點的原故。失去一箇英才。那就沒趣了。說時他起身就要走去。鄒瑛急向前攔住道。你又何必如此多心。慢說沒有這事。就說這箇小子。他真有此等胡想。那也算不得是什麼英雄。咱們也不能因爲一箇少年。自己反失去一員大將。那還不如使他出寨。強勝得多了。鄭虬聽大衆說話。都有些怪異。便說了幾句閒話。岔開。當時忽又見陳虎急奔進房。慌慌張張。呈上一封書信。說道。那少年現留下一簡。不知是什麼時候。他已去了。鄭虬接着書信。當衆拆開看。欲知這書中寫些什麼。且待次回再續。

俠魂評曰。鄭虬之釋放張豹。豈不顧慮放虎歸山。易於反噬歟。而鄭竟釋之。此鄭不但無疑張復仇。再入山寨。且深信其此去。非但不至作惡。並可益利於同夥。此正是鄭之手腕。亦正是鄭胸襟宏大。所謂以德化人。較諸以刃刺人。其收獲之益。利。自不可以道里計也。此又鄭虬之勝人處也。

鄒雷因受一點之辱。引爲終身憾事。器量不得謂之不狹。然恩怨分明。亦英雄當

有之態。鄒雷既有此等顧念，仍不失爲血性男子。更不失爲有心人也。惟其中最難堪者，輕重之間，厥惟鄒珏兄弟，不易處置。謂予不信，試觀下文，卽知余評之不謬矣。

自強自立剛柔互用

人有言曰：勢利之天下，強陵弱之天下，此豈今日始哉？從古帝王將相，無人不由自立自強做出，卽爲聖賢者，亦各有自立自強之道，故能獨立不懼，確乎不拔。昔余在京，好與諸有大名大位者爲仇，亦未始無挺然特立，不畏強禦之意。近來見得天地之道，剛柔互用，不可偏廢。太柔則靡，太剛則折。剛非暴虐之謂也，強矯而已；柔非卑弱之謂也，謙退而已。趨事赴公，則當強矯；爭名逐利，則當謙退；開創家業，則當強矯；守成安樂，則當謙退；出與人物應接，則當強矯；入與妻孥享受，則當謙退。云云。蓋大丈夫處身立世之道，宜剛柔互用，爲自強自立之根基，亦國民謀圖適應社會世界生存之道也。（礪溪齋主）

陽剛與立世

人有言曰、漢初功臣、惟樊噲氣質較粗、不能與諸賢並論、淮陰侯所差與爲伍者也、然吾觀其人、有不可及者二、沛公初入咸陽、見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千數、意欲留居之、噲輒諫止、謂此奢麗之物、乃秦之所以亡、願急還霸上、無留宮中、一也、高祖叩病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噲獨排闥直入、諫之以昔何其勇、今何其憊、且引高趙之事以爲鑒、二也、此二事者、乃不愧大人格、君心者之所謂、蓋人彘陽剛之氣最厚者、其達於事理、必有不可掩之偉論、其見於儀度、必有不可犯之英風、噲之鴻門披帷拔劍割彘、與夫霸上還軍之請、病中排闥之諫、皆陽剛之氣之所爲也、未有無陽剛之氣而能大有立於世者、有志之君子、養之無害可耳、

俠魂曰、養陽剛之氣、爲學俠者最要之條件也、際此人海茫茫、民心懵懵、吾願俛俛同志策勵也可、

江湖廿四俠

譙北楊塵因撰

長沙張冥飛批
古董姜俠魂評

第十五回

二俠離寨骨肉爲難

老道入莊父女稱霸

話說鄭虬等接閱陳虎呈獻的那封書。正是鄒雷留別信柬。那函中祇寫了數行。無非是感承厚愛。容圖後報。並未說到別樣話兒。下款祇寫少年囚客四字。仍舊未寫出真姓名。大衆看罷。相對無言。又久。鄭虬祇長嘆一聲道。年少英才。真可造就。他的性情。却未免太暴烈些。孫彪道。俺看他必有什麼重大的心事。不能告人。與不能在此存身的隱痛。又向着黃岫雲看了兩眼。接說道。黃大姐前番的說話。雖然思慮得有些過分。如那少年血氣未定。或者因此引爲奇辱。也是意中事的。孫彪與傻大姐同將少年之心事窺破。窺人入微。其聰敏可相等。埒惟黃則直言道。出孫以婉言出之。卽此可辨彼二人歷世之孰深孰淺矣。童天虎道。二哥也未免過慮。他既然辭去。打量是不能再回頭了。誰是誰非。還管他什麼咧。孫彪便正色說道。你曉得什麼。想他這次前來。正是對

着咱倆報仇洩恨。究竟他因何事。仇視咱們二人。俺此時尙不能明白。你看他被獲之後。始終不說出本身姓名。祇求速死。可見他對咱倆的仇恨。並未曾忘却。如今又不辭而去。安見不因咱倆在此。他不願與仇人同夥的。果然。他雖不辭而去。那對咱倆仇視的意思。未必少減。不過在此。因大哥款待太厚。不便與咱倆爲難罷了。你又曉得什麼。咧。童天虎還要繼續反駁。鄒珏兄弟便同聲說道。他乃是箇年少小孩子。你們都把他看得太高大了。去留與咱們寨子裏。有什麼相干。二哥未免自看太薄了。他二人復又拍胸說道。如有什麼事兒。包在咱倆身上。量他也要不出什麼把戲來。鄒珏兄弟之武藝果能挾制鄒雷歛吾恐未必然。其所以敢作如是大言者。無他。卽前文所述之手足關係耳。鄭虬頻頻點頭道。你們都說得有理。俺也並非懼怕他。實因愛他的材料太好了。要知天地間造就一箇人才。很不容易。咱們無辜殺害他三五箇人。却易如反掌。所以俺對於那箇少年。始終都抱箇愛才的意思。慢說他對俺。並無什麼惡意。就是他這番行刺。是對俺而來的。祇要他說得出正大的道理。俺非但原諒他的苦心。並且還要自責罪過。如今他已遠去了。大概此後就尋着他。他也未必再來。

入夥的。但是無論他對咱們。此後的意思。是好是歹。你我兄弟。如有能幫助他的機會。都應該幫助的。如他那般氣節志趣。決非偷鷄摸狗。採花折柳的賊徒。咱們儘管大膽的幫助他。並非將他直捧出頭。咱們都有什麼好處。實因天地間。既然生出這一副美材。咱們都應該各盡自己的能力。幫助他。造成一種大器。他固然可做一番很大事業。咱們也總算得箇知人之名。別人也就曉得咱們。不是凡輩。並不敢使看盜賊的眼光。評論咱們啦。什麼有仇報仇。有德報德。咱們都不應該抱這等短見。所以他留下這封書信。不辭而去。咱對他一箇人。卻很歡喜。因他這小小年紀。竟不受人牢籠。有此毅力。有此膽量。掉頭不顧而走。真可令人敬愛。俺對咱們同夥。却很感歎。如這等世間少見的人才。不能聯絡入夥共事。這必是咱們的德行不厚。方不能使他感化的。他說到這句話。接着長歎一聲。臉上頓現一種懊惱的神色。不再接說下去。此一段談話非具有真性情。真俠義。真學識。不能道出一字。閱者至此而不掩卷長嘆。而不受其感化。忽發現一種博愛之意思。則辜負作者之深意矣。大衆聽了這番話。各自的臉色都紅了一陣。都暗自佩服鄭虬的高見。其間所最奇怪的。黃岫雲平日聚會。最喜說話。真算得是箇快

嘴丫頭這一天。惟有他一箇人。始終不曾說一句話。後來大眾接談了一會兒寨中事務。各自散場。道到晚餐的時節。那黃岫雲忽地也不見了。當時大眾還疑他。有什麼私事。偶爾出去。這也是常有的事。不料瞥眼混過去四五天。始終不曾見他的蹤跡。大眾就忍不住。有些驚異。鄭虬忙傳他的使僕。顧高二媪。前來詢問。那二女僕。都說不知何往。再在他那臥室裏尋查。也不見有什麼奇異情狀。大眾都以爲他是北往。或者他與飛天夜叉。有什麼秘密約會。未便向大眾說明。私自前往。也說不定。因此大眾仍不特加疑慮。祇有鄒珏兄弟二人。曉得鄒雷與他。那一樁隱事。後聽黃岫雲的言語。與那日聚會時。他的神色情形。就疑心霹靂子所說的話兒。已被那傻大姐竊聽着了。此番他又辭而去。必定與這樁隱事。有干繫的。毋怪鄒珏兄弟加疑吾。閱至此亦殊覺奇特。無奈這事。也與他倆的本身有關。始終不曾向人說明。此時更不便再驚人駭衆。若果真不出他倆所料。這兩人皆是血氣方剛。爭強奪勝。誰也不肯讓誰一步的。倘若碰在一處。無論那箇受傷。或有死亡危險。都不是幸事。這又如何是好咧。於是他倆眉頭強着放平。心頭早已皺着。各

自擔憂。祕密商量了一夜。總想不出一箇妙法。解決這事。卻又不能坐視。後來他倆都想接踵探訪。又怕更使全寨中人疑心。或者懷疑與鄭虬有什麼意見。那同夥中兄弟們。頓時就可以風流雲散。折棟崩榱。豈不是更外的危險嗎。思慮可謂周密。然捨此又將何如。吾急欲觀其後。最後

鄒瑛想道。還是與鄭大哥說明好些。如他老謀深算。或者別有妙法。解決他倆這一線痕跡。不更好嗎。彼此商量既定。直待次日入夜。他倆同走到鄭虬的房前。先從窗隙中瞧去。祇見鄭虬正在房裏來往徘徊。好像也是想些什麼心事。其外並無二人。鄒珏兄弟便携手掀簾入室。鄭虬見他倆進室。神色彷彿不及平時安祥。他已知必有什麼要事商酌。轉身讓坐。接問道。兩弟此時。還不曾安寢麼。鄒珏正色道。現因一事。急須設法處置。我等商量不出善法。特來請命的。鄭虬問道。可是爲岫雲的事嗎。鄒瑛道。正是與他有些牽連。豈但牽連已耶。鄒瑛所以減輕說者。非不知其事之輕重。蓋欲減輕遲遲不說之咎耳。接次就將他等與鄒雷所談的話。以及鄒雷因與黃岫雲不願並立的原由。黃岫雲的說話神情。種種可疑之點。首尾說了一遍。其中祇說他倆的本身。係與鄒雷是同胞姊妹。並將家中各事。一一敘說明白。鄒珏

又說道。震春。他離開此地。俺等尙覺沒有什麼得失。如今大姐。他也無端走去。這可不能不令人耽憂。倘若他真爲這樁事辭去的。一旦他倆見面。必定有一番較量。無論何人受傷。咱們問心。總有些不能安逸的。大哥。你想這樁事兒。應該怎樣辦理咧。鄭虬嘆了兩聲說道。這事。你倆應該早些說出來的。復又接嘆一聲道。這也有些怪我。引答自責。將他人疏忽之咎全移在自己。不少以怨言責人而較當面叱喝他人。猶其厲害。俺初見你三人的形狀。久已有些疑心了。倘俺早日追

問這樁事兒。你倆決不能便空言搪塞。那時無論這其中怎樣艱難。俺總想得出勸和辦法的。如今鬧得若離若散。這又從何處下手咧。說着他又默忖了一會兒道。幸喜岫雲他雖有優名。心地卻很明白的。就說令弟罷。不過一時之氣。少年人都應當有的。然俺看他舉動堅定。必不是一箇草包。或者他倆見面之後。轉把仇怨忘却。結爲很親密的友朋。也是意中事。祇是這其中。必定有箇排解的說客。從中用一番軟工。包管這事不致弄攢的。敢作如此判斷。其心中自有定見。矣。鄭珏兄弟商量許久。未敢作如是觀。此鄭虬所以畢竟勝人一籌。而非鄭珏兄弟所可及也。如今他倆。究竟是否同走一條道兒。能否在途中見面。這是咱們捉拿不定的了。又忖道。咱們又派誰人追

去最爲相宜呢。鄒瑛道：咱們二人本也想不辭大哥暫且追去的。後來又怕同夥兄弟們更外加疑。那就越發笑話了。所以特來請示。祇要咱倆能夠追去。就請大哥明天藉一樁別的事。派咱們前往。那就好辦了。鄭虬點頭道：這也是一種辦法。果真你倆趕去。俺卻很放心的。祇是他等。究往那條道兒走去。你倆可有把握咧。鄒瑛道：這箇……又轉說道：現今在這裏亂想。就不如追趕前去亂尋了。明查暗訪。總可得些兒消息。果真遇着。再將他倆都勸回來。豈不更妙。鄭虬搖頭道：未必能如你倆心願罷。這並非俺不願你倆前去的。老實對你兩弟說罷。方纔俺也正想到這樁事兒。迭見他倆那般神情。就疑他倆必有什麼難過的事。又想到你們三兄弟身上。必有什麼牽連。並且還想用箇什麼方法。調查這兩樁事的真情。也無非要想合攏在一團。共謀大事。誰知俺的主意。不曾想出。你倆已進房來。如今俺倒有箇方法。比你倆那種空談。似乎還易辦些兒。鄒瑛兄弟聽說他有方法。也知必定高明。便欣然近前。都請大哥快說。

鄒瑛兄弟猛聽方
法二字尙未聽及

下文卽知其策必定高明。可見平日崇拜鄭虬之心。非
常人可比。然亦足證彼兄弟對於此事急於求安也。

鄭虬道：今聽你倆所說。令弟急於報仇。當

以謀殺童朝柱的事兒。爲最緊要。就是你倆的心事。當也與他相同的。俺看他這番辭去。多半是向莽蕩山去的。你倆何妨也從這條路尋訪咧。鄒珏猛聽這說。不禁的跳起身兒。拍掌大悅道。妙極。妙極。這真是一定無疑的。鄭虬道。却也不敢如此拿准。不過你倆從這條路上尋去。還有許多好處。如祇尋着令弟。未見岫雲。當然是他倆走岔開路了。彼此拚鬥的事兒。自不再會碰着。那時你倆。就說岫雲業已離寨。也好勸他回來的。若他真要向老童報仇。你三人同行。自比着他人獨闖。容易成功。果真將老童結果了。你兄弟三人的大仇。就作一回報復。豈不更外快意麼。但是你等即使已到了莽蕩山。俺看能不動手。還以不動手。回來爲佳。你倆須知。並非你兄弟三人本領。不足謀殺一箇童朝柱。祇是孤軍深入。智者不爲。他等經營。乃在咱們這箇寨子之前。各人的心血。也費得不少。況且如今他們的謀志很大。與咱們的作爲不同。無論他的舉動是非。規模宏大。必在咱們之上。其中那些鬼怪機關。聽說也很不少。你等都是急於報仇。自無其他的顧慮。一日犁庭掃穴。殺賊擒王。固屬美事。倘若不慎。各人都自恃本領高強。

陷入龍潭虎穴。白白的送死。那不是冤上加冤。他時反要被人訕笑。說咱們五義寨裏
漢子都是草包咧。

前後顧慮極其周密所謂知己彼百戰百勝鄭虬真有帥才

鄒瑛接說道。大哥所說極是。務請放心。俺

等謹守尊命。決不敢輕舉妄動就是了。明天就請大哥發令罷。計劃既定。鄒瑛兄弟也都告辭回房。這一夜之間。真喜得他倆搔耳撓腮。說不出來的那般高興。又何能閉目再入夢鄉呢。次日清晨。鄭虬對衆招呼陳虎。將他倆請去。當面撒了一箇大謊。說要他倆渡江採辦軍器。並且沿途招納好漢。入夥共事。鄭瑛兄弟二人奉令之後。那肯些須待慢。匆匆收檢了隨身的包裹。與應手的刀刃。時方入午。便拜辭寨主。與上下同夥兄弟。出寨去了。接說鄒瑛兄弟二人。出寨之後。一鼓作氣。直向莽蕩山奔去。若論他倆急於報仇的心事。恨不得雙脇各生兩片彩翼。轉眼就飛進森羅寨。殺他箇鷄犬不留。方消心頭夙恨。然要尋覓鄒雷的行踪。沿途却又不能急求迅速。二人最後決定。祇好慢慢的行路。每過一村一店。就須勾留一天半日。並在那些酒店飯莊裏面。還得仔細探訪。對於那幾天往來的行人。都要問他箇來踪去跡。卻又不便直說真情。必得另想出

別樣方法。轉灣抹角。打聽這兩人的行踪。所以每次經過一箇村鎮莊店。至少也得耽擱一天半日。那沿路的行程。當然就不能迅速了。

天下事無分巨細。着手皆難。試觀鄒珏兄弟。弟此次離寨之現狀。即可知其梗概矣。

一

日。鄒珏兄弟經過一所村莊。名喚棗兒莊。與豹子山距離。已有一百二十里路。遠近。那村莊橫在大道左側。地面較低。四圍雖無高山大阜。若從村外看去。彷彿那全村房屋。如深陷在釜心一般。遠望烏濃濃一帶樹林。蓬蓬勃勃。異常繁盛。鄒珏兄弟走近村莊。那時日色已向西偏落。鄒珏一面走着。一面轉向鄒瑛說道。老弟。俺今天的精神。好像有些兒困乏。前面那座村莊。看來卻很不小。俺在這裏多住幾天。再向前走。或者能尋得他倆的踪跡。也說不定的。鄒瑛點頭說道。俺也有這箇意思。

平淡寫來。雖似閒文。實則為下面文章伏線。若以閒

文視之。則太迂拙矣。

二人說着走着。已進了村莊。祇見那村裏的房屋。密密層層。左右排列。却很齊

整。居中一條街市。極其寬敞。雖說不上什麼百商雲集。那些柴米油鹽。布帛木茶。各種應用物品的商店。可稱得是應有盡有。男女老少。在那街市之上。川流不息。漸漸的晚烟炊起。籠罩深林。那煙霧之間。反映着一抹斜陽。照得街市上飛塵。作赤紫色。別有一

種美觀的風景。鄒珏兄弟。身歷其境。放眼四望。卻很覺有些天然樂趣。當時二人慢步搖着。反不覺精神疲倦了。轉眼經過一座酒店。他倆一看。乃是雙開間的門面。坐西朝東。雖然是兩間茅屋。收拾得卻很精緻。門頭以上。高挑着一箇藍布酒幌兒。掩映在兩顆倒垂柳之中。隨風飄蕩。

寫景如此飄飄欲仙。吾人若處六橋三竺之間。耳目消受之娛樂。亦不過如是耳。

當門的簷前。直豎着一塊

柳木招牌。牌上貼了一張紅紙。直書「高盛酒店」四字。那牌上的紙色。已被風吹得作淡黃色。一條一條。還有許多裂痕。木牌兩角之上。斜插着兩枝金花。一幅猩紅綵布。都受風日剝削。黑越越的結成一團了。鄒珏二人。信步進門。祇見那兩間茅屋之中。中堂懸了一幅「協天大帝神像」。左右鑲着兩副對聯。都是些生意興隆。財源茂盛字樣。左壁懸了四幅真草隸篆。右壁懸了四幅梅蘭竹菊。那些空白的壁上。還貼着許多彩畫。什麼南天門。白虎堂。八大鎚。征東。征西。橫貼一張。豎貼一幅。亂得一塌糊塗。屋內擺設八張方桌。都收拾得亮油增光。當中那張神案之上。供了箇天地君親師神位。左右擺着兩箇漆竹的籤筒。當神案前面。還燃着全副香燭。好像有什麼慶祝似的。說也奇怪。那高

盛酒店裏面。雖然收拾得這般齊整。卻不見有一箇酒客。

這其中必有原故。恐不是偶然如此也。

鄒珙兄弟。

向裏看去。就覺有些兒奇異。他倆走進客堂。便揀了一箇清潔座位。方將包裹等件取下。呵腰坐去。忽見一箇堂倌。年紀約在五旬左右。笑臉向前攔住道。二位爺們尊姓。可

是從周府上來的。鄒珙便坐着說道。咱們都是姓鄒。乃是過路的行客。堂倌聽說。又向他倆上下細看了幾眼。復又笑道。實在的對不住。小店今天已被周府包去了。不許另

接外客。還是請向別處設法罷。鄒珙聽說。就老大的不高興。便要起身走去。

果然真起身走去。則各事

皆無且少却許多煩惱。惜乎其行之復止於。是節外生枝。又掀起驚天動地之波浪矣。

鄒珙復問道。此地咱們是初到的。什麼都不曉得。

可還有別樣處所。咱們不獨是要喫酒飯。還得休息幾天咧。那堂倌聽說。暗忖了半晌。方說道。街北還有一片高興酒店。但是今天也被周府上包去了。若是明天。咱們這裏也可以閒空的。不但可喫酒飯。就是屈二爺的駕。寬住幾日。也能辦得到的。鄒珙不悅道。如此咱們今天。是沒有投奔處所咧。堂倌祇笑着搖頭。半晌方接說道。很不容易。鄒珙又躊躇了許久。仍舊堆着笑臉兒道。如你所說。咱們豈不先凍餓一夜。再說住宿麼。

你須知咱們乃是行路的人。並不要什麼上房高座。天色已晚。前路尙不知何處。纔能落腳。咱們可能商量着辦呢。不拘是什麼所在。咱們敷衍一頓。住宿一宵。明天就是貴處的買賣。照料不開。咱們再向別處設法。也可以的。大家都是混世的人。出門的漢子。靠朋友。就是那姓周的再厲害。也可以原諒的。堂信或者可以通融姓周的未必能够原諒。堂信聽說。轉臉向簷外。看了一看天色。方向鄒珏兄弟道。天時還早。俺去與店主商量着看罷。急轉身走去。祇見他走進後房。與一箇管賬先生。咕噥了一會兒。又見他轉身出來。笑向鄒珏兄弟道。咱們管賬先生說的。並非有心不肯方便。開店的人家。誰願將買賣。向着門外推去呀。無奈那位周爺太厲害。咱們這棗兒莊裏。都稱他做活閻王。就是縣太爺到這莊兒裏。第一步。就得先向他老人家請安。咱們做買賣的小百姓。誰又敢向他瞪一瞪眼咧。不敢瞪眼祇可低頭地方上有此惡魔雞犬亦不能安靜所謂社會公理早已消亡矣。如今你二位。既是外來的客人。咱們也不便強推爺們出店。不過有兩句話兒。須得交代明白。鄒珏兄弟。便問他什麼說話。堂信道。小店房屋狹小。正房與正座都不多。前三天已被周府包定。如今廚房的後面。毛廁左旁。尙有

一間小屋。平日是堆柴堆米的。如今閒空着。是咱們店主人的臥室。並不在周府包定之中。能否屈駕暫住一夜。咱們並不算房金。祇待明天騰出正房。首先就將爺們移去。

那時爺們愛住十天半月。咱們再照規矩算賬便了。鄒瑛頓時就有些不願意。鄒珏忙向他使了一箇眼色。鄒瑛方不作聲。鄒珏又問道。還有什麼呢。堂倌道。就是這箇座位。也是周府包定的。無論如何。總得請爺們。在自己的住房裏。飲酒用飯。周爺那裏的閒人很多。免得給他們看着說話。鄒瑛不悅道。可還有別話說麼。堂倌又怔了一會兒。始

笑嘻嘻的說道。這句話。爺們可不要聽了着惱。咱們也曉得不應該說的。

既知不應該說。即可不說。然事實上又不能不說。此堂倌之所以左右為難。終必惹出一場大熱鬧也。

但是不預先說明。又怕爺們錯怪……

鄒珏發急道。你快

些直說罷。咱們出門的漢子。總好商量。堂倌忙拱手道。多謝您啦。咱們奉了周府的特命。無論什麼遠來的客人。這三五天裏。不許留住的。所以今留爺們。能請二位不出頭露面。給他等看見。那是再好也沒有了。倘若被他們看着。也求二位。都說是咱們店主的親眷。務必莫說是行路的客人。常言說得好聽。與人方便。自己方便。想二位爺台。也

可以屈允幾天的。鄒瑛發怒道。這是什麼話。難道這箇莊兒都被他姓周的買盡了嗎。

這莊兒裏。既有大路。直通南北。就不能夠攔住行人。那姓周的。可是什麼猛虎孽龍。俺

鄒瑛倒要去問他箇明白。

恐怕不待你去問他。他就要先來問你。

嚇得堂倌連連作揖打扞。迭說求爺莫要

多事。鄒瑛正要起身走去。忽被鄒珏拏住道。你有多大能耐。也敢去向活閻王尋事嗎。

那堂倌乃是一番好意。咱們行路的客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又何必使他們爲難。

咧。堂倌笑道。這位大爺。真是好人。多喫一分虧。多得一分福氣。爺們都是做大事的人。

又何必向着他們尋氣。啣呀。再說爺們高興。多住十天半月。終久是要他往。咱們這店

裏的買賣雖小。卻一世也不能離開此地。就說爺們的威風。能將他等壓倒。若爺們去

後。咱們這箇小店。可受不了啦。好爺爺。您老請賞箇臉兒。莫要動氣罷。

好利嘴。堂倌一言一語之間。處處能

使人欲發氣而不得。古語柔能克剛。閱此益信。

鄒瑛被他這一番恭維。滿肚皮的憤氣。一時也發作不了。再瞋鄒珏。

祇連連的向他使眼色。於是順風轉舵。變了箇笑臉兒。說道。小二哥。你莫要害怕。咱們

行路的人。那敢在路上尋事。強龍不鬥地頭蛇。誰來尋這些閒氣。這不過一時聽着。有

些發悶罷了。你放心。店主怎麼招呼。咱們就怎麼照辦啦。堂官這纔放心。急忙將他二人領到後房。那時黃昏燈上。日色無光。鄒珏又要了一壺白干酒。一盤滷汁五香牛肉。還要了兩碟醬小菜。二人對酌起來。那時堂官備辦齊整。方要轉身出房。

果使其轉身出房確也減少許多

多聞鄒珏便喊住道。小二哥。怎麼前面周府上的賓客。還不來呢。堂官道。早得很呢。他

們每次包定咱們的店房。至早總在二更之後纔有人來。說不定空包一天。臨時又在別處去熱鬧的。鄒瑛也笑道。那嗎。你這時正是箇閒人。此地有的是酒菜。何妨呷他幾盃。那堂官本來是一箇酒鬼子。素來是聞嗅不得酒香的。如今聽說請他呷酒。又怎麼捨得推卻。便笑嘻嘻說道。爺們花錢。那能使咱們賣酒的過癮呀。鄒珏笑道。大家都是朋友。這又算得什麼。說着。便一手移過竹櫈。一手就去拉他入座。堂官也就半推半就。走近案前說道。如此俺也不敢客氣。大胆陪爺們幾盃。

客氣之上再加不敢二字真是罕見妙文。然非此不足描寫好酒堂官之真相。

轉身又取來一副盃筷。便站在案前。與鄒珏兄弟共飲。那一飲一酌之間。鄒珏兄弟對他無非詢問些鄉風土俗。那堂官初飲之際。還覺有些兒拘束。後來他的酒興大發。也

就有些忘乎其形。三人不覺呷了四大壺酒。實則那堂官。足呷有三分之二。他兩頰流丹。漸覺有些兒醉意。鄒珏趁着這箇機會。便詢問那姓周的家世與住址。堂官糊裏糊塗。就切實的說了一遍。鄒珏正要詢那姓周的。包定這店房原因。祇聽那不做美的管賬先生。大聲喊道。堂官……堂官……天時不早。恐怕周府上就有客來。你少說些閒話。莫要又鬧出是非來。堂官忽被他驚醒。也不敢再說什麼。

正在要緊關頭。管賬先生忽從中打斷。閱者必因之急煞悶煞而痛恨管

賬先生惡作劇也。實則與彼何尤。皆作者有意虛閃一筆。使閱者攪入葫蘆。暫閱片刻。且如此直寫下去。亦未免太笨。不見其山迴路轉之妙。文人運筆。洵至狡猾。忙着照應鄒珏兄弟。勿

勿用畢晚膳。卽轉身走去。鄒珏兄弟。見堂官走去。也覺這事很有些奇異。若要再去詢問。量那堂官。也是不肯再實說了。二人祇好暫且休息片時。再作道理。誰知足候至二更以後。依然不見動靜。他倆便悄聲商量。好在那周家的住所。他等已打聽着了。與其坐着默候。何如冒險探尋。二人商量既定。就將房門緊閉。熄燈假寐片時。直待夜深。再施展他等夜行技能。去窺探原故。誰知心中有事。精神就分外的強旺。二人熄燈就枕。要想靜睡一會兒。也是辦不到的。耐心等待。約混過一時之久。祇見店裏內外人等都

入了睡鄉。他倆纔換了夜行衣服。破牕飛去。接說那棗兒莊。本是一箇很大的鎮市。全莊之中。居住足有一千餘戶。也是南來北往。必經之地。名稱雖是箇村莊。那市面卻異常繁盛。莊北有所周家大樓。那房屋寬大。可稱全莊之冠。這所大樓的主人翁。姓周名猛。表字振剛。年四十一歲。本是官宦之家。他的祖父。乃是明末的顯宦。一說他就是周容的嫡裔。財產百萬。父母早亡。他元配夫人梁氏。死去很久。膝下祇有二女。長名秀文。次名秀武。一箇年方二九。一箇祇十六歲。那周猛文武雙全。相貌堂皇。生得却十分冠冕。文能倚馬萬言。武也精通十八般武藝。他練就一柄飛叉。真使得神出鬼沒。有萬夫不當之勇。可惜他行爲不正。霸佔在棗兒莊裏面。姦淫擄掠。無所不爲。他兩箇愛女。頗有父風。也是不務正道。二人的武藝非凡。秀文使一柄三尖兩刃。秀武使兩把七星劍。都能耍得天地爲愁。鬼神對泣。後來有箇賣卜的老道。姓佟名化。自稱爲雲中仙子。也精通煉丹煉劍等術。恰與周猛父女相見。就說周猛是武曲星下凡。秀文秀武都是瑤臺仙侶轉世。並自稱是純陽祖師化身。

好大來歷可惜都自法螺中吹來祇能恣弄周氏父女耳

上帝曾有勅命使他

等下凡。重整乾坤。將來必做出驚天動地事業。這幾聲法螺。直吹得周猛父女。豪興大發。便在棗兒莊左側。約有二里之遙。建築一所大寨。一手由佟化造成。什麼乾三連。坤六斷。依照八卦的形式。修造起來。寨中又高築四大密室。一名逍遙津。是專供周猛偃紅抱翠的。一名迷香窟。是專供秀文秀武翫花賞月的。一名太乙宮。是專供佟化運氣煉丹的。一名乾坤殿。是專供全寨中人。會議祕密大事。與周猛特開什麼新奇宴會的。

四室命名皆極雅緻。惜乎其間藏垢納污。名實太不相稱耳。

那四室的啟閉。皆由佟化暗設祕密機關。倘有人深入其中。

不啻自投羅網。脫身不得。且有性命的危險。那山寨的總名。就稱為飛龍寨。隱含有飛龍在天之意。那周猛自得佟化之後。儼然自覺是九五之尊。大變其本來的面目。特尊佟化為神武軍師。一面廣招江湖好漢。一面又藉團練為名。編練隊伍。東庫精製刀槍。西倉招集人馬。大吹大擂的。雖未曾高樹旌旗。却很有稱王稱霸的舉動。如餉糈不足的時候。當然是恃着搶劫補助了。餉糈不足而恃槍劫補助其不能成大器可知。不多幾年。聲勢浩大。周猛自尊為寨主。秀文秀武為左輔右弼。然後又收了五員虎將。都有蓋世之能。驚人之技。附境的

官吏都不敢與他爭較。那近寨村莊裏的百姓也都不敢向他等揚眉吐氣。日久時長。他果做成一方的土皇帝了。誰知他等舉動雖大。志氣卻甚小。

作者下筆寫此兩言即是爲周猛等判定終身春秋之筆

言簡意賅周猛等至狡亦難擺脫執謂文字無靈哉

不多幾年。周猛就向邪道中走去。全寨的大權都付托與神武軍

師佟化。他本身藏在那逍遙津之中。晝夜宣淫。實行去擁綠偎紅。做那快樂世界的盟主。佟化本是箇賣嘴道人。最初說得天花亂墜。無非想混一碗安逸飯喫。後來大權在握。當然是耀武揚威。落得從旁開一開頑笑。就是他那左輔右弼。秀文秀武兩箇愛女。都是豈蔻初葩。海棠春醉的時際。見他父親這般胡鬧。他等也就放浪形骸。自命都是風流聖手。說什麼中篝流言。桑間密約。日久見他父親逢女必污。他倆也就無男不樂。大張旗鼓。鬧得風雨滿城。那遠近的居民。與往來的旅客。凡少有幾分姿色的婦女。固然不敢出頭露面。見那箇風流寨主。卽如那些眉清目秀的美男子。也都不敢見這兩箇妖冶將軍。一時遠村近堡。都稱他父女三人爲色界三魔。再說他三人的特性。都是棄舊迎新。無論什麼絕色男女。一旦墮入他等彀中。任你如何獻媚承歡。不滿三箇月。

都死在他等溫柔陣裏。可憐一年四季。那三尺青鋒之下。也不知送掉多少冤魂厲鬼。以色娛樂者必無真情。可言所謂迎新棄舊勢。所必然否。則溫柔鄉裏。又能安置幾多人耶。閒話少說。且叙周秀武。一日與秀文爭愛一箇美男子。雙方險些用武。後來那箇男子。白白地送進了枉死城。他倆這纔罷手。但是彼此的方寸靈台。終覺添了一線裂痕。各人暗自發誓。必獨自覓得一箇可意人兒。做隨身娛樂的專品。方可發洩這番不平之氣。於是各人時常化裝。暗向各方尋覓。這日周秀武改扮一箇年少書生。妝飾得異常儉樸。信步搖進棗兒莊。恰好從高興酒店門首經過。忽抬頭向那酒店裏看去。祇見東廂貼壁那箇客座之上。端坐着一箇漢子。年紀尙未曾入冠。生得眉清目秀。齒白唇紅。一副團圓如圓月般的臉龐兒。那嬌嫩皮膚。真可以吹彈得破。衣飾雖覺不甚華麗。那天生的神韻。卻越看越覺得愛人。在他的眼中看着。真是古來的宋玉潘安。未必能如他俊俏。此人既具此一副丰姿。當然中畫屏之選。而被少年之性命亦從此陷入危險境矣。周秀武當時不因不由。就立定腳跟。向他上下打量了幾眼。暗自喝采道。俺果然得着這箇蓮花郎。此生可算不虛度了。接着信步走進酒店。就在那座的對面。揀了一空座兒坐。

下再看那少年案前。祇擺設一碟兒滷瓜。一碟兒鹹白菜。另有一壺竹葉青燒酒。他也照樣要了一份。彼此相對無言。各飲了一巡悶酒。那周秀武目不轉睛。灼灼的祇覷定那少年身上。卻把那少年看得顏漲紅潮。好像有些不好意思似的。那時周秀武看得兩眼發直。似傻如獃。自己卻不覺絲毫難受。惟街市中往來行人。與店中的堂倌夥計。大衆看着。都很覺驚奇。周秀武如此入迷。皆是爲情愛所束縛。人生處此境况。樂歎苦歎。非局外人所可解索也。那少年被他看得。實在有些偏促不安。便掉臉向秀武正色問道。哈。俺與你素不相識。你何必這般看我呀。周秀武猛聽那少年詢問。這纔驚醒。掉轉臉兒。欲知他如何答復。且待次回再續。

俠魂評曰。鄒雷毅然而去。卽因受黃岫雲一點之辱。誓不並立。黃岫雲不辭而去。蓋亦知鄒雷之隱忿。而退避賢路。其意以爲寧可此生不再進五義寨。而不願使英年如鄒雷者。淪落風塵。飄泊莫定。更不願使五義寨。因彼而失此大好之健兒也。若謂岫雲與鄒雷鬪氣。則冤煞傻大姐矣。

周猛父女。不遇佟化。其爲害一方。必不至若是之鉅。旣得神武軍師。助紂爲虐。則

彼等肆無忌憚。任性胡爲。彼佟化之初意。不過欲謀得一所噉飯地而已。誰知竟至稱霸稱王。此又佟化所不及料。然如周猛父女。肆意淫掠。此又非若輩父女。初意所料及也。瓦缶之殘。難成大器。雖有神武軍師。竭力爲助。卒不能趨入正軌。足徵世之成事業者。確非微倖可得手也。

秀文秀武之奪愛。可算罕見之事。然其父不務正道。其女始敢胡爲。苟周猛有此聲勢。竭力爲社會謀幸福。彼文武姊妹。雖賦性至蕩。必不敢若是放縱。諺云。上樑不正下樑歪。洵不欺我。

男女飲食。人生之大慾存焉。無道德。無限制。任所欲爲。不論其爲男爲女。皆是作孽造禍之根。周猛父女。惟此是務。致一方秩序。杌隉不安。終至身敗名裂。可立待矣。吾願世之一般權貴。勿蹈是轍。勉養人格。以羣衆之幸福爲趨向。而泐千古不朽之事業也。其幸也。

詠祖國奇女子

劉光漢君

掃蕩胡塵入漢關，兜鍪生色甲光寒。特緣民族完天職，萬古英雄一木蘭。花木蘭

磨刀霍霍任馳驅，不異鳴機唧唧時。卸却男妝還我相，依然絕代妙容姿。

大帥床頭動客星，忽然金盃走無形。老田首領誰能保，全繫親家多少恩。紅線

奕奕神光炫陸離，五更復命去如馳。從知此女真奇絕，一劍賢于十萬師。

學就屠龍劍術稀，試將民賊獻元歸。他時一去無消息，俠劍終宵何處飛。聶隱娘

精精鬪死復空空，知己恩深死衛公。一搏無靈便逃去，于闐玉上劍痕紅。

躍馬揮戈入戰場，女兒偏作健兒妝。萬人感泣呼慈母，親補軍衣更視傷。梁紅玉

紫髯紅粉映征矛，並轡金山頂上頭。一例指揮搥大鼓，胡兒靛魄血橫流。

嫻雅丰姿迥出塵，誰知膽勇亦超倫。賊軍一見相驚叱，烽火光中有美人。秦良玉

紀律森嚴白杆兵，長驅乘勝勢縱橫。何堪二萬嶮峒卒，終共香魂殉大明。

江湖廿四俠

譙北楊塵因撰

長沙張冥飛批
古董姜俠魂評

第十六回

陷魔窟丈夫不折志 破情關妖孽枉勞心

話說周秀武被那少年厲聲詰問。他並不絲毫動氣。急掉臉向那少年笑道。老兄貴姓。大號怎稱。方纔有犯尊顏。真是抱歉得很。實不敢瞞。小弟有一好友。姓王名冲。表字悟生。乃浙江紹興府人氏。他儀表與足下神似。不差毫釐。此人一月以前。曾由湖南捎來一信。說他一病三箇月。險些混進了鄧都城。計較時期。他此時當正在養病。況他的書信之中。並沒有南來的意思。所以俺驟見足下這面龐兒。卻很覺詫異的。此一番說話是周秀武信口支吾。歎抑確有其事。歎吾知明眼人閱至此段。必啞然失笑曰。汝誰欺欺天乎。那少年聽他說話。暗忖這箇人。雖覺舉動有些輕狂。若看他這般愛友。確也是箇有性情的漢子。便掉轉臉色。也笑着自道姓名。原來不是別人。正是鄒珏兄弟。急想追尋的霹靂子。那時他祇告知姓鄒名雷。表字震春。並未說出

他的外號。假稱自己是箇販布客人。此次係往山東濟南府。尋訪親友。接着又轉問姓名。周秀武祇將一箇秀字。藏起不說。自稱周武。並說自己務農爲業。以耕種傳家。他還有箇胞兄周文。他倆讀書不成。愛習拳棒。因此間民氣強悍。盜賊很多。故而他家廣結友朋。乃是安家防匪的。鄒雷聽了這番話。越發高興。復又自說因行商作客。也曾學習過幾手。周秀武聽他這番話。也甚高興。他便移樽就教。將自己一份酒菜。搬到鄒雷案上。復又添了四色葷菜。你斟我酌。二人談得色舞眉飛。情投意合。彼此直飲得頰現桃花。赤霞籠罩。都有幾分醉意。那日光也不禁的直向西沉。誰知他倆談得難捨難分。彼此都有些不願別去。匆匆用飯既畢。周秀武便向鄒雷問道。老兄。你在此地。預備有幾天。耽擱呀。可有地方住宿。同行的有幾箇人咧。彼之行蹤千卿底事。竟若是殷殷相問。其用心概可知矣。鄒雷道。小弟乃從此經過。今日天色已晚。打量前路是沒有村莊休息了。准備就在這箇酒店。安歇一夜。明晨就得趕路的。同行並無第二箇人。此番匆匆在此經過。恕俺不再趨府請安。將來有暇。自當專誠求教的。周秀武又問道。老兄此行。專爲的什麼要事。鄒雷笑道。咱們

行商旅客。不過借此謀生。若說無事。每天總覺沒有什麼安閒的時候。若說事忙。還不是長年作客。飄來蕩去罷了。周秀武聽說。驀地站起身來。大聲笑道。既然如此。小弟斗膽屈留行旌。敝寨距此不遠。何妨移駕前去。寬住幾天。非但蓬華生輝。就是咱們哥兒倆。拜聆大教。也受益不淺了。鄒雷頓時將眉頭皺起。很覺有些兒困難。默忖萍水相逢。怎麼就好前去叨擾。看他那一副儀表。確是一箇慷慨漢子。但是人心確不可測度的。鄒雷竟能想到此。着其思念不得不謂之精細。苟能由此毅然拒却。亦未始非鄒雷之幸事也。就說他是愛友的一番好意。俺無辜受他這般厚待。又將何以爲報。咧。想定。他仍舊拒辭道。多謝厚意。真是心感得很。待這次自濟南轉來。再專誠拜謁罷。周秀武那裏肯放。便一把捉住鄒雷的手腕道。老大哥。小弟今天所敢冒昧留駕的原故。實因相見恨晚。咱們荒村小民。識見孤陋。向來不知什麼假意恭維的。今遇老兄這般奇才。真說得上是三生有幸。倘老兄能長年留此。朝夕相聚。彼此有什麼疑難的事。互相磋磨。那是再好也沒有的了。祇恐老兄的鵬程遠大。不甘心如此消磨歲月。所以小弟也不敢強詞奪理的。祇是這區區幾天的攀留。確實出於小弟

的愛慕真意。

愛慕之意固真恐別有意外之愛慕未必純在愛才與慕學耳

老哥如真不允弟請。賞俺這箇小小臉兒。那就

是鸞鳳不屑與雞雉同羣。虎豹不甘與狐鼠爲伍了。他說到這裏。漸漸地沉着臉色。頓現出不樂意的樣兒。鄒雷見他這般誠意。更不便再堅決拒辭。方轉笑道。既承雅愛。那就不敢再拒了。周秀武十分欣喜。當時將酒飯賬算清。鄒雷明知他要盡那地主之誼。也不與他謙讓。恰好鄒雷的隨身。並不會攜帶重大行囊。祇有一箇很小的包裹。周秀武携過給他提着。二人走出店門。此時的周秀武。那般打扮。對着鄒雷那般殷勤。非但鄒雷看不出他是箇蕩女化身。就是棗兒莊來往的居民。與那高興酒店中。堂倌夥計。也看不出他就是飛龍寨裏。女霸之一。大眾眼看着這兩箇玉琢粉團般美男子。携手同行。都是暗自喝采。豔羨他倆是無獨有偶。再說周秀武。他自與秀文兩人。各暗地避着老爺子。另在棗兒莊內。私築了一處密室。如此安爲而不爲一非但他姊妹二人對於各營的密室。彼此不通聲息。大概平日是他倆左右。貼心供奔走的男女夥友。若不奉有他倆特命。都不能進窺一步的。自營之後。那密室之外。祇用兩箇貼心的老者守關。

使外人看着不甚經意。前堂左右卻挑選二十名健壯武士以防不測之變。後堂又選了十數名能打的壯年女子也是準備臂膀之助。但是這夥男女行動異常不便。朝夕如深繫縲紲之中。長年不使他等跨出大門一步。所謂人口難束。惟恐洩漏春光。因此室內之人別有天地。而與局外的人簡直是宛如隔世了。

行動既如此隔絕聲息自不易流通。彼室之主人爲固別有愉快而被動。

者之樂境究在何所卒甘心做人牛馬供人驅策亦特迂矣。

這日周秀武偕同鄒雷直進了他私營的密室。然後將他自

己的臥室。從新打掃乾淨。專備給鄒雷下榻。自己又在那間房裏臥榻之旁。另行安置一張行榻。恰與鄒雷的臥榻相連。當時就下了一道密令。將那許多侍從婦女全數的暫令迴避。不使一人出頭露面。又選出兩箇僮僕專供驅使。至此周秀武與鄒雷朝夕相伴。跣步不離。恐將來更有甚於此者周秀武之淫蕩固可畏而其手腕狡猾亦可懼也。當鄒雷初進密室之後。就要請見周秀武的父兄。他便信口支吾。將這第一重難關混過去了。後來他見鄒雷雖是箇罕見的美男子。然對於男女情慾之間。彷彿是箇未經雕琢的木石。所以他平日那副本領不敢流露絲毫。但是他終日陪着鄒雷談文論武。引古證今。卻不曾放他出門散步。光陰迅

速轉眼就混過兩天。鄒雷見他這般殷勤。私心雖覺過意不去。後見他這一宅之內。左右侍從。還呼不進。並不見有第二箇同輩中人。再說他自進宅之後。並不會出過大門。那行動之間。若似很受他的拘束。暗自思忖。不免的有些兒加疑。

此時始知加疑惜乎已晚。身入虎穴而尤引虎爲知。

已此鄒雷雖智不。免千慮一失者矣。

後來他又想道。看這姓周的神色。卻不似什麼絕大的壞人。咱們無仇。

無怨。打量他必不敢有什麼惡意。與俺爲難的。俺今既然進來。倒要暗探他。是箇什麼人物。鄒雷他既轉了這等念頭。不因不由。那神色自與初來時。有些差異。周秀武是何等精明狡猾。况當時全副精神。都繫在鄒雷身上。暗打那箇戀愛主意。對他這可愛的人。一舉一動。怎不特加留心。後見鄒雷的神色。與初來時有些變更。暗想這事有些不妙。娶了心願。恐非言語所能商量的。而且鄒雷的武藝。在這兩日之中。已被周秀武。套出八成實話。自揣本領。未必能敵住他。倘若被他看破隱情。翻身走去。非但全功盡棄。還被秀文笑得嘴歪咧。

遠謀深慮確實過人。倘能從正道行之。豈非巾幗中之第一等人物。奈何謀爲不軌。吾誠爲秀武惜也。

他想到此。便毅然自

決道。還是先下手者爲強。當這時際。鄒雷與周秀武二人。雖未明說結盟通譜。然彼此

序齒。周秀武尙小。鄒雷兩歲。已是兄弟相稱。是晚。鄒雷便向周秀武笑道。老弟。愚兄現來尊府。已經多天了。恰逢老伯大人。與令兄遠出未歸。不曾叩見。這是愚兄私心。很抱歉的。論理。愚兄應在尊府。多住幾天。竭誠專待。無奈濟南府尙有朋友等候。皆係要約。不便爽期的。若此時不再趕去。那些買賣上的瑣事。就不易辦了。俺想明天先去一行。待將各事辦清。再趕回來拜見老伯大人。那時你我兄弟。就作長年的聚會。豈不一舉兩得麼。鄒雷說罷。兩眼直覷。定周秀武。料想他必不願他動身的。誰知周秀武一聽這話。便連聲贊道。好極。好極。好極好極。恐怕言不由衷。可憐鄒雷。尙在悶葫蘆。作一場歡喜空夢也。大哥既有他約在前。自不應累

兄久住。好在大哥此去。一月兩月。就得回來。那時咱們兄弟。再聚會十年八年。大哥也可以放心。愚兄弟們也可開懷暢樂了。他說到此。又招呼左右。特辦一桌上等酒菜。當晚與鄒爺餞行。左右接應一聲。是受命去辦。鄒雷暗自竊喜。默忖。無論你是善意惡意。明天俺可脫出牢籠。高飛遠走了。且慢高興。尙有下文。二人又接着高談闊論。說到彼此忘形之際。真是喜時就要擊節高歌。怒時就要拔劍起舞。不多一會。堂前的佳餚旨酒。已陳設完。

備二人入座。又接談起來。當時周秀武便滿斟一斗。雙手拱獻到鄒雷席前。頓覺一陣

異香。直向鼻孔中攢入。鄒雷猛覺打了一箇寒禁。周身的骨節。都覺有些兒酥軟了。何物

如是迷人。彼鄒雷雖然聰明智慧。畢竟入世不深。薄於閱歷。安得不身入羅網哉。祇混魁勝武高捧玉鐘。星眸微眄。盈盈一笑。道：「大哥。鵬

程萬里。一路福星。這一盃酒。是要請賞臉的。」鄒雷此時當然沒有什麼懷疑。便雙手接

着。祇說出一箇謝字。便一飲而盡。周秀武又接次說些什麼如金石。兄弟同心。如松

如柏。手足並茂。接連將一壺酒。都灌到鄒雷的腹內。周秀武見鄒雷已深入他的牢籠。

打量他插翅。也不能飛高跳遠。便自歸座。仍舊與鄒雷暢談。此時鄒雷雖與周秀武大

開舌戰。但覺頭腦有些兒昏悶。勉強支撐。不過一巡酒時候。忽覺兩眼發昏。四肢作冷。

舌根僵直。心頭鹿鹿的跳箇不住。猛的神智昏亂。周身已飄飄蕩蕩起來。剛說出不好

兩字。接聽咕咚一聲。栽倒在地。已不知人事了。鄒雷果如此下場。歎吾為彼捏一把汗。周秀武喝退左右。便

猶笑兩聲道：「小孩子。你太不自量。也敢在俺白衣大士前。駕筋斗雲麼。」接向屏後喊道：

「肥羊已倒。還不上嗎。」話聲未息。祇見屏後擁出十五六箇妙齡女子。釵光鬢影。姹紫嫣

紅一箇一箇都是黛掃蛾眉。紅暈杏頰。櫻唇吐火星眸欲波。

百忙之中還有餘暇描寫此等豔狀作者之筆真可以點點生花矣

打扮得異常妖冶。錦衣繡裙。都是武士粧飾。出堂分站兩排。專聽周秀武發令。周秀武接着吩咐道。鄒郎今已沉醉夢鄉。一時量他不能抗敵。爾等可將綵繩取來。暫且將他網縛。待俺再使他蘇醒罷。大衆受命。便取出一條五彩絲結的繩索。七手八脚。便將鄒雷的手脚。密密網縛。真如銅澆鐵鑄一般。再也莫想纖毫移動。網縛既畢。周秀武又走近身前。伸手在鄒雷的周身上下。摸撫了一會兒。低聲笑着歎道。笑着而歎彼周秀武心中之趣味概可想見矣好嫩的肌膚。你這不是自尋苦惱嗎。復又喊道。震春……震春……你可不要怨俺無情。倘若你不是箇鐵石心腸。咱倆早就鶼鶼雙宿。雙飛。那溫柔鄉裏。也不知要做許多快樂事兒。俺又何忍使你這副吹彈得破的肌膚。受這一番繩索的痛苦咧。說時。轉又低嘆了兩聲。好像又洒幾點淚兒似的。狀狀儼觀定鄒雷的龐兒。癡立不語。比時羣女之中。忽走出一箇麻臉婆子。看來足有四十多歲。膩着滿面濃粉。越顯出滿臉麻子。圓飽如珠。兩隻蓮瓣。足有一尺來長。蹬了雙紅布洒花長底鞋。與那天中節吊屈靈均的

龍船相似。上身穿一件紫色印花布襖。下身繫一條油綠洒花大脚袴。繫得如同燈籠。亮樣兒。高梳着一箇元寶髻。還拖着兩片燕尾。用紅絨綵繩紮根。高聳到半天雲裏去了。那兩鬢左右。橫一枝紅。豎一枝綠。栽着滿頭的紙花。柳眉倒豎。杏眼圓睜。一扭一捏的。搖到周秀武身邊。驕嗤一笑。暴露出一副玳瑁鑲邊的牙齒。那一陣牛糞般的臭氣。直冲得人頭腦發暈。

如此絕色婦人。大可加入新無雙譜。天下美女固不易得。而天下醜婦如彼者。亦不易得也。

連聲笑道。二將軍何必如此

悶氣。這箇小子。他也太不懂得人事啦。如你將軍。這般人才。真算得是天上難找。地下難尋。他那有偌大的福氣消受咧。如今這樁事兒。將軍您交給我罷。看他是箇什麼銅鑊金剛。鐵打羅漢。俺總要將他捏成粉麪人兒的。周秀武道。你莫要將他小看了。這箇小子。卻不是尋常人的樣兒。俺還要用這箇方法。纔能擒得住他。他的能耐。你就可想啦。那婆子冷笑道。這是將軍你太愛他了。因為愛他的心兒太厚。所以那些狠辣手脚。都不忍對着他實做。這也是有的。再說將軍您看着他百般可愛。就覺得他的本領。比標自己高強。這也是意中的事。將軍。您要曉得。他也是箇皮包骨頭的人。當真他另生

出什麼三頭六臂嗎。俺倒要試一試他這箇小羊羔子。可進牢不進牢。

妄自誇大正是此輩愚魯婦人

不問彼少年之爲何如人亦不審所求之爲何如事一味包辦大吹法螺天下如此輩者比比又豈僅一愚魯婆子哉

周秀武見他那般扭捏。早已有些不耐

煩了。聽他說了這句話。便接說道。天時已不早啦。你就帶了去勸勸罷。那時鄒雷還是沉沉的昏睡着。不曾醒來。那婆子奉令之後。怎敢怠慢。便將兩袖撩起。直搭在肩頭之上。很命將鄒雷扶起身兒。他自己急轉身兒。使背抵住鄒雷。纔一呵腰。鄒雷恰好跌在他的背上。他便將鄒雷高高馱着。用開兩隻紅板船。大踏步向後堂飛去。周秀武復又向那婆子叮嚀道。限你一頓飯時。將他勸醒。若無俺的特命。你不可放他的繩索。再說他雖然很有本領。倒底年輕。你萬不能對他用刑。逼他從順的。倘若你無方法勸他。儘可早些送來。俺自有辦法。你若少有抗命的舉動。俺是定不寬恕的。那婆子聽了這番吩咐。便暗自倒抽了一口冷氣道。這真是未求得榮華。先尋罪受咧。但是此時又不敢將鄒雷放下。祇得勉強應了一箇是字。將鄒雷馱進後堂。却不似先時那般高興啦。周秀武見婆子去後。卽向左右笑道。張二娘真是老不識時。虧他還自稱女諸葛。這些兒

關子。他怎麼看不出來。自己也不回看看。是一副什麼門面。還要拚命的裝修粉飾。憑他這一副門面。就能做得出好買賣嗎。一場好事。反得要被他鬧壞事啦。你們看罷。他還不是怎樣駝去。仍是怎樣駝來。醜人多作怪。作怪是醜人。此古今之定理也。周秀武之一段批評。成功儼如目睹。如此張二娘不配稱女。諸葛而周秀武確是女中之武鄉侯矣。接着吩咐左右。各餐晚膳。並說今晚用膳之後。還有許多要事。難說大眾還得通宵辛苦咧。大眾應命退去。周秀武因一心繫念着鄒雷。雖有山珍海錯。羅列成行。好像都有些食難下咽。祇勉強呷了一碗燕汁蓮心粥。就命左右將那些酒菜撤去。料理纔定。張二娘匆匆走到周秀武身邊。皺眉不語。周秀武也明白他雖來交令。却不是請功。仍佯作不解道。張二娘。你到底是箇老英雄。果然一頓飯的時候。就來報喜了。張二娘臉色羞得緋紅。便呵腰打了一扞。雙膝跪求道。小婦人是特來領罪的。周秀武仍作不解道。張二娘。你這大年紀。又何必賣俏咧。張二娘祇是碰頭道。小婦人實在無此本領。祇好請將軍自己酌辦罷。周秀武這纔冷笑了兩聲道。俺也早料定你是白勞一蹣的。如今人可鬆綁麼。張二娘道。他的說話太強硬。簡直是破口

大罵。不許別人作聲。小婦人怎敢抗命鬆綁呢。周秀武點點頭道。姑念你還謹慎小心。恕你無罪。復轉臉向左右道。准備上裝伺候。俺倒要看他是箇什麼猴兒。左右齊應了一聲。是不消片刻。已是弓上弦。刀出鞘。成行列隊的。站立兩廂。一時燈火通明。那後堂內外。照耀得如同白晝。未幾。張二娘退下。便將鄒雷仍駝到塔前。周秀武便命取出箇短脚橈兒。給鄒雷坐着。後而座上客倏而階下囚鄒雷置身其間應作若何感想此時鄒雷的神智已清。不似先前昏迷的模樣。他抬頭舉目一看。見中堂端坐的。正是騙他入甕的仇人。仍舊是作男子粧束。尙未露出本來面目。他並不待問者作聲。頓時就破口大罵道。周秀武。你到底是箇什麼浪蹄子。如今祇怨俺鄒雷的眼瞎。不識歹人。被你這箇浪蹄子。騙入圈套。好漢幹事。必須要正大光明。你就想俺與你成婚。也應該延媒好說。否則咱倆比較武藝。誰人戰勝。那敗者就從順降地。也是有的。怎麼你竟大胆借酒迷人。還要強迫俺與結百年之好。俺鄒雷堂堂男子。就能如此低頭麼。如今實對你說罷。俺那裏是什麼行商旅客。俺乃是白眉和尚。玄化禪師的入室弟子。外號人稱霹靂子。黑虎大王鄒雷。曾以俠義動

俺尙不屑與他合夥同謀。俺此次下山。係奉師傅之命。報家族之仇。專要殺盡你等。奸漢浪婦。劫財害民的惡強盜。倘若俺早知你是這等匪徒。你早做俺的刀下之鬼了。今俺也不屑多說閒話。半日之前。咱倆尙有同情之誼。這半日之後。咱倆已結難解之仇。要想重歸於好。那是萬做不到的。你如今殺人有刀。俺却擒賊無手。你也無須多說。快些將我殺了罷。

侃侃而談氣沖牛斗
畢竟是一奇男子也

說罷。將兩眼緊閉。再不作聲。比時左右人等。聽他

這場惡罵。一箇箇都是怒從心上起。氣向胆邊生。各人都將手提的剛刀。擲播得噲啣噲啣作響。專待周秀武發一箇殺字令。大眾就準備亂刀齊下。把這箇鐵錚錚的好漢。垛成肉泥。誰知這時周秀武。非但不大發雷霆。並且沒有絲毫怒色。

此真出人意料之外然
而不如是不足以顯周

秀武之手段厲害柔能射剛古今一理此周秀武所
以非尋常婦女可比亦非張二娘輩所能夢見者也

仍舊笑嘻嘻的說道。震春兄。您何必如此着

惱。俺雖殺人有刀。縱將天下人殺盡。俺隨後自戕。也不忍心殺到您的。雖然借酒迷人。俺亦深知做得魯莽。須知俺因愛你太深。又明知你非平庸漢子。央謀請求。必難如願。再說比較武藝。俺雖自信不居人次。但是因愛你的心太深。比時必槍法錯亂。况俺自

信武藝。實難比您高強。俺又何必當場出醜。大家落這一線不痛快的痕跡。躊躇再四。方用此種伎倆。震春兄。您也應該原諒俺這一番苦意。您若罵俺的行爲不端。這乃是您一時憤極之說。俺也不便深辨。就說俺有什麼不正之處。將來俺周秀武一身。都付託與你了。還有什麼大事。您不能規勸的咧。俺既與你謀百年之好。共樂長春。又有什麼大事。不能受您的教誨咧。您有什麼家族的冤仇。不妨明說。俺雖不武。也還能助你一臂之力。說得好聽。恐怕未必能如此實行。那時您將天下惡人殺盡。俺也可助您擦乾淨那寶刀上的血痕。夫婦如此同心。豈不是人世第一等的快事。老實再對您說罷。俺父周猛。就是箇作惡的英雄。江湖上誰不曉得活閻王的厲害。俺並無兄。祇有一姐周秀文。外號人稱爲九頭鳥。最近是因意見不合。分道揚鑣。祇要您能允俺的請求。將來他等對您有什麼不良之處。俺也能夠助您殺彼。震春兄。今俺如此直言。您也應該仔細想想。咱們癡心女子。戀愛英雄的苦處。他說至此。不禁的兩眼一紅。那眼淚如熱潮般。直湧而出。周秀武如此婉言。娓娓動聽。若非多情女子。不能道出一字惜乎。闢入前文。難保不是一種苦肉計。即此已非普通婦女所可能矣。

鄒雷被他這一頓軟皮條。抽得周

身又酥又癢。滿腔憤氣。此時簡直發展不得絲毫。那百折廻腸。祇在方寸靈台左右。環繞得異常難受。想要答覆他一句半句。總想不出用什麼話兒。纔能說得輕重得體。要知此時鄒雷的心中難受。比較白喫一刀。還要強勝百倍的苦痛。此一利間鄒雷之關係極重大而其得失利害之間亦至危險升天墮淵即在彼一言決定也半晌不能作聲。又久。忽覺頭腦中。發現出一箇很大的忍字。便忖道。

大丈夫處世行事。何必受此等甜言蜜語的歪纏。如他那一番說話。豈不與俺此時身

受這些繩索綑綁的一樣麼。靈機一轉鄒雷即成爲蓋世英雄矣。要知世間不乏智慧之人。其所受這些繩索綑綁的一樣。以失足不能稱雄者。即在此時之靈機不能盡如鄒雷之速轉耳。接歎

了一聲長氣道。您的這番苦衷。俺也很知感謝的。但是此時。俺很願你早些給俺一刀。

把俺的一切煩惱掃淨。來生再世。咱倆也好早做夫妻了。周秀武大愕道。震春兄。您怎

麼還說這等話。……鄒雷也不待他接說別話。便將兩眼一瞪。大怒罵道。狗淫婦。這乃

是俺鄒雷做人的關頭。你何必這般擾亂。這時左右人等。都氣得摩拳擦掌。險些不待

將令。就要動手的樣兒。你言我語。人聲嘈雜。若周秀武再委婉就人。他等彷彿都要羣

起抗命。周秀武也知動了公憤。自身有些鎮壓不住。便低頭默想。久不作聲。張二娘此

時心癢難撓。又想賣弄幾句。便挺身扭出道。將軍須知衆怒難犯。此時應該拏定主張。

世間美男子雖然不多。但如這箇不識抬舉的小子。却也不少。說聲未已。周秀武便向

他惡狠狠的盯了兩眼。接着又聽大衆說道。將軍若不再殺此賊。俺等祇好另投別主

了。周秀武聽說。頓時氣得臉色灰白。四肢冰冷。此非自尋煩惱而何方點頭還未說出一箇殺字。猛

聽前堂一陣喧嚷。早擁進十數箇壯士。向前飛報道。大將軍駕到。周秀武猛聽周秀文

趕來。越發覺得心痛了一陣。也不暇再顧鄒雷。如何擺佈。祇勉強說出一箇請字。剛纔

起身出座。周秀文已迎上前來。他也是男兒的打扮。那時他滿臉春光。隱約中好像含

着有幾分殺氣。對頭相見當然沒有好氣色也迎面就向周秀武打了一躬。冷笑說道。恭喜。恭喜。老弟既

已得此妙人。怎麼不給愚兄處報一聲喜信咧。今天一來是道喜。二來是瞻仰新人。老

弟。想你_{既笑且刻酸氣逼人吾知周}不致藏如珍寶。使愚兄饜閉門羹罷。秀武雖不氣死亦將悶死矣說時。他又猶笑了

一陣。迨他的笑聲未已。又猛聽咕咚一聲。頓時大衆亂作一團。祇聽亂說什麼快些准

備薑湯……快些準備薑湯……又說什麼趕緊去請李大夫罷……神武軍師也知醫

的……老寨主那裏萬不能給他曉得。這是最要緊的。你言我語。大眾都忙亂了手脚。原來周秀武被鄒雷二次大罵之後。忍受大眾那般逼迫。要殺鄒雷。實不捨得。不殺却又不能。他心裏一團悶氣。隱結在心。已覺痛不能耐了。後來受他大姐。這般訕笑。那裏經受得起咧。頓覺熱血上湧。兩眼發昏。一時地轉天旋。兩腳撐支不住。便仰身向後栽倒。昏暈過去了。當時大眾忙亂了手脚。那周秀文尙悶在葫蘆之中。私心反怨他二妹的性情暴烈。若使足下身處此境。恐怕早已昏過幾次矣。俺不過纔說幾句笑話。就值得這般嘔氣麼。但是他

見既出了這箇亂子。總算是從他身上發作的。不免惱羞成怒。反私願他妹子。這一昏不再還陽。纔除却他一箇情敵咧。接着冷笑說道。死得也好。什麼天上的神仙。難道俺

這一看。就將他看壞了嗎。既然如此。俺也不在這裏。討人的厭惡了。人生已到此生。死關頭時。應當自加懺悔。而竟於此時不能大發大悟。其愚固不可及。其狠亦不可及也。他說話時。也不管得什麼挽救妹子。翻身就要走去。還是張二娘從旁說道。二將軍尙不曾蘇醒。將軍應當想箇主意要緊。那時左右七手八

脚。仍忙着去挽救周秀武性命。誰也管不到別樣事兒。周秀文聽張二娘說了這兩句

話。他的心坎上。越發覺得不愉快。便將眼珠兒一瞪道。這是他自己作孽。自己受罪。與俺什麼相干。你們莫要狗仗人勢。俺就去通稟老大王。就說二將軍。都是你們串壞的。看你等有幾箇腦袋。說罷。他怒冲冲的翻身走出去了。張二娘還想拉着他衣袖。與他辨白。早被他掃了一箇反掌。打跌一箇筋斗。翻倒足有一丈來遠。急起身回頭尋找。那裏還有周秀文的影兒。無已。轉身再去探望周秀武。當時已有許多女衛團團將周秀武圍得。風也不漏。氣也不透。不是這箇喊將軍。就是那箇喊小姐。紛紛喊叫不休。紛紛鬧至此時周秀武尚未曾蘇醒。各人之忙亂可想而知。彼周秀武病勢來得凶惡。亦不可言而喻矣。接次李大夫人也請來了。神武軍師佟化也趕着來了。這箇說是遇着魔怪。須趕緊設法驅魂。那箇說是肝火上升。氣逆不調。必須要服一劑平肝順氣的湯藥。方可無事。二人爭持了許久。最後是雙法並用。好不容易纔忙得周秀武哎唷了一聲。歎出一口長氣。大眾這纔放心。彼此默念阿彌陀佛。那一天雲霧總算揭開幾片。透出一線陽光。不似先時昏昏沈沈悶了。接說周秀武蘇醒轉來。長歎了幾聲怨氣。便將星眸微展。一眼看着張二娘。頓將兩眼瞪起問道。那鄒雷可殺了麼。到

此時尙戀戀不捨可見情色之魔力真可以送人生命然亦可見周秀武雖行爲高惡畢竟是多情種子非乃姐一味蠻橫所可並論也張二娘尙未及應聲左右便同聲應道久已殺了。果有此事耶吾急欲觀其究竟周秀武又長歎一聲將兩眼緊閉道殺得也好半晌再不

作聲靜養了一會兒自覺精神業已復振。轟地一蹶劣坐起身來他口中不住念道秀文秀文從今以後你是俺的仇人俺可與你誓不兩立啦說時他的牙齦早已咬得格格作聲。佟化李大夫二人便從旁安慰道二小姐應當保重玉體不可這般濫費精神老寨主祇有賢姊妹二人足娛晚景姊妹鬪氣乃常有的事何必這般認真周秀武祇搖頭低聲歎道二位那裏曉得他太欺俺過分了至此他又不作聲直待佟李二人告辭而去周秀武纔將身兒呵了兩呵低聲說道多謝厚意容後再謝了老寨主前千萬不可提起又向佟化說道倘若秀文他業已通稟老寨主若問到軍師請善爲粉飾就說是秀文一時發瘋萬莫累他老人家動怒俺周秀武却感謝不盡今晚可恕俺不能遠送啦便靠着那張寶座將腦袋點了幾點直望着佟李二人走出後堂迨佟李二人去後他忽地振起精神怒沈着臉色向左右道俺不會發令要殺鄒雷是誰人敢代俺

做主的說時。他已氣得兩眼暴起。那般如虎如狼的形狀。險些要喫人似的。周秀武今大發雌威不知

可能壓倒衆怒否

大衆見他動了真怒。誰也不敢作聲。周秀武見衆怒既被他壓倒。急轉臉怒向

張二娘問道。想必又是你自作聰明。張二娘頓時嚇得發抖。急轉身跪下道。小婦人不

敢如此大膽。周秀武又問道。難道是秀文……他的主意麼。現在殺他的是誰人。鄒雷

的屍身。今在那裏。你不能說不曉得。又連連拍案道。快些實說出來。俺倒要看看那殺

人的。有幾箇腦袋。張二娘祇瑟瑟發抖。那敢作聲。周秀武益怒道。你若不說實話。那就

是你做的鬼事。又向左右喊道。給我綁了。

看你可再邀功獻媚求榮召辱古今同慨又豈獨張二娘一人已哉

張二娘頓時嚇得

魂飛天外。不住價伏地哀號。碰頭饒命。最後始實說道。那鄒雷並未殺死。現今還細綁

在階下。大衆恐怕將軍。再見生氣。所以特作此說。將軍如能從此斷念。就可以安心養

病了。周秀武聽說。又默思良久道。俺有什麼大病。你等快些將他抬上來。俺自有辦法

他在此說話之際。已覺怒氣少平。不似先時那般暴烈了。張二娘猛聽這話。好像奉了

丹詔綸音。那三魂七魄。早從鬼門關裏。急調轉來。連滾帶爬。奉命下去。

吾勸張二娘不可急於高興恐尙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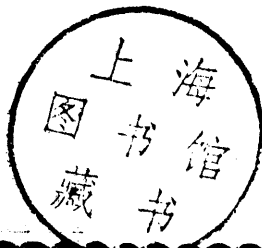
極大魔難之事在其後也誰知他這飛去恍如黃鶴一般。半晌也不見他回報。周秀武這時就有些生疑。恐怕又別生什麼枝節。便離座親身往看。果然祇見張二娘坐下地面上。早嚇得面如土色。瑟瑟價發抖。再四搜尋。那還有鄒雷的影兒咧。周秀武這一驚也非同小可。欲知鄒雷究竟是被何人所害。是否真被大眾砍殺。抑被周秀文劫去。還是別有俠客救出重圍。這一段公案。將來尙引起驚天動地的波瀾。出死入生。往還無數危險的浩劫。卒鬧得江湖二十四俠。全數登場。大破飛龍寨。生擒活閻王。且待第二集第十七回再續。

俠魂評曰。周秀武爲何如人。生小嬌養。慣成烈性。雖嚴父如活閻王。不能止其行動。惡姐如九頭鳥。亦不能使其順從。而獨爲一鄒雷。竟迭受辱罵。不少動怒。並始終戀戀不忘。而怕鄒雷危及生命。何故情之所繫。亦孽緣之所羈縛也。嗚呼。人陷此境。亦不知惹出許多煩惱。作者寫此一段。洵呼醒世人迷夢不淺。又豈僅限於俠義者哉。

鄒雷聆周秀武之一席話。方寸之間。未常不爲所動。最後一剎那間。腦中忽現出一箇忍字。於是毅然不從。此正是鄒雷勝人之處。不然則同流合污。恐彼二十四位俠客之中。無其存身立足之地位矣。

張二娘醜甚。嫖母賢不及無鹽。而偏好多事。所謂醜人多所怪是也。要知舉世茫茫。如此類人者。多好邀功獻媚。彼反躬自顧。不知其本身已臭不可當。偏好慣向人前賣弄。而不受人輕薄。受人污辱。烏可得哉。

俠魂又曰。人爲有情之動物。處於滔滔情海中。如無大覺悟。大解脫之決心。孰不爲愛濤慾波所浸沉。以入於海底哉。而秀武迷戀鄒雷。威逼色誘。行將爲其軟化矣。忽心境間。頓萌覺悟心。由覺悟心而發現忍耐心。回頭是岸。竟將色魔驅逐。情絲解脫。心境光明。志意豪爽。卒能力向康莊大道。正直進行。繼續其俠烈英雄之肝膽。與情界中卑鄙齷齪之色魔女。王激昂慷慨的奮鬪。自此一轉念間。而關於鄒雷將來一生之大事業大功德。豈淺鮮哉。吾願今世青年鑒諸。



姜俠魂徵集中華武俠史料

提倡國家主義者注意

俠魂經營出版。於茲有年。輒感時事孔艱。國家多變。遂專纂武俠說部。計數十種。藉文字以傳武化。托斐詞以播俠風。復慨龍門創游俠之傳。西儒建尙武之說。推至近代文士。如麥孟華之尊俠。梁卓如有中國武士道之編。引古證今。搜奇蒐異。無非提倡民族精神。而爲國家廣謀福利。所謂智育爲富國之基。體育爲強國之本也。鄙人不揣庸陋。久感於斯。頻年從事編纂。多不遑斯旨。苦心搜索。樂不知疲。蓋願藉償夙願。以獲富強之效于萬一耳。茲擬編纂「中華武俠史」一書。蒐輯古今俠義事蹟。與夫奇人異史。舉凡尙武而近俠者。不分朝野。胥列此編。內容紀年則分上古中古近古。紀事則分爲國爲家做人。事不厭煩。文體求簡。海內不乏有志之士。如不鄙棄。乞錫宏章。俾易集腋成裘。堆花成錦。鄙人夙願。庶可藉償。而俠義之風。亦可流播於百世。此不僅武士道前途之幸。亦邦人愛國之幸也。

精忠保國武俠叢書之一

楊塵因之
最新名著
江湖廿四俠

正集出版

張冥飛評點 姜俠魂加批

江	湖	廿	四	俠
康	雍	乾	嘉	為
熙	正	隆	慶	俠
五	朝	軼	事	道
精	裝	第	一	集
特	價	七	角	分
二	角	一	元	二
角	七	分	二	角

不肖生（指頭書法）題贊
閻鴻飛徐子俊兩將軍序文
◎王益三繪圖六十四

- ◎一搜氣清代五朝：異聞軼事：歷歷足可考證
- ◎一發揮一十八般：武藝技術：般般皆有家庭
- ◎一描寫廿四俠客：氣派個性：個個恰到好處
- ◎一配合一百章回：宗旨性質：種種包羅完備

精忠保國武俠叢書之二

姜俠魂編纂

飛 僂 劍 俠 駭 聞

楊塵因評◎莊病骸批

小	為	之	事	清	出	才	記	修	正	飛	畫	先	雲	丁	角
說	龍	朝	能	初	子	子	煉	煉	氣	仙	兩	畫	面	封	元
劍	朝	政	極	劍	心	為	而	而	劍	劍	懷	畫	封	二	
之	界	巷	盡	俠	胸	古	成	成	日	俠	○	○	○	一	
秘	之	談	三	：	●	今	●	●	月	得	○	○	冊		
錄	珍	文	百	奇	●	名	劍	劍	精	華	○	○	裝		
也	聞	純	龍	聞	●	著	俠	俠	華	地	○	○	兩		
●	●	●	年	異	而	著	傳	傳	地	地	○	○	冊		
●	●	●	伏	虎	而	著	傳	傳	地	地	○	○	冊		
●	●	●	來	虎	而	著	傳	傳	地	地	○	○	冊		
●	●	●	來	虎	而	著	傳	傳	地	地	○	○	冊		

特 價 七 角 二 分

火 嬰 女 裏 扛 奇 鼎

上海四馬路錦里

寰球圖書公司

電話三〇七

本公司為昔年
古今美術社主
人所創辦特延
海上文學鉅子
美術名家編印
文藝書籍美術
畫片圖書則含
英咀華古今兼
收畫片則五光
十色滿目琳瑯
如蒙惠顧無論
零躉批發莫不
格外克己另備
書目函索即寄
營業種類謹列
如下祈垂鑒焉

營業要目

美術畫片

時妝古妝 單雙美女
山水人物 花卉屏條
神像風景 名人字對
大小戲片 裸體攝影
德國油畫 中西俱備

文藝書籍

學校讀本 雜誌小說
經史子集 文學美術
書畫碑帖 古籍遺著
各省叢書 文具儀器
信封詩箋 悉能配辦

代客印刷

月份牌紙 廣告商標
鈔票錢票 名片股單
禮券喜帖 文憑委狀
招貼章程 詩畫文集
定價克己 約期不誤

雕刻製版

美術盆景 賽銀畫屏
鋅版銅版 黃楊木刊
製珂羅版 製三色版
製橡皮版 特鐫字模
澆鑄鉛版 皆可代勞

附設廣告文部門

聘定海
上名家
代客撰
述文件
各種商
品廣告
尤為特
出心裁
圖畫繕
寫等事
均係專
門人才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2 4640B

孫中山革命演義

全書六十萬言

演成一百足回

四十年來
革命紀念
五彩繪圖
二百足幅

中山先生乃世界偉大人物、為中外人所公認、其誕生迄今、六十餘年、適為中國與世界風雲變幻時代、於此時會、中國風風雨雨、兔起鶻落、可驚可愕可泣可歌之歷史、皆與中山先生、有莫大關係在焉、本社以懲前毖後鑑往微來起見、特搜羅中外秘籍數百種、據為參考材料、特情當代文學鉅子莊病骸先生編纂長篇小說、不偏不黨、褒貶正確、無隱無諱、棄取適中、博訪周諮、務使六十年大事、皆在筆底、聚精會神、穿插一百足章回、貫串成氣、俾為錦繡之妙文、而成燦爛之信史云爾、

(本書一百回目另備)

※ 容 內 書 本 ※

洪楊後之滿清
 三合會之起原
 哥老會與革命黨
 與中會與同盟會
 中日大戰
 中法大戰
 那拉后之淫奢
 戊戌變政
 庚子拳亂
 唐才常漢口起義
 沈蕙被毒
 蘇報案
 蔡元培之愛國學會
 日俄大戰
 孫中山與康南海
 孫中山與李鴻章
 孫中山與袁世凱

惠州起義
 史堅如炸粵督署
 徐錫麟刺恩
 秋瑾殺大員
 暗殺五大臣
 黃興起事於欽州
 起事於馬鞍山
 孫中山起事於鎮南關
 熊承基反正於安慶
 溫生才擊斃于琦
 七十二烈士起事
 浙江光復會
 貴州光復公會
 汪精衛下獄
 彭家珍刺良弼
 武昌起義
 民國成立後之十五年

譚延闓先生題詞
 張八傑先生題簽
 文公直先生標點
 于右任先生序文
 莊病骸先生著述
 楊杏佛先生序文
 楊塵因先生參訂
 姜俠魂先生探徵

裝訂
 十二冊
 厚冊
 定價
 三元
 價
 六角

發行所
 上海
 棋盤街
 三民書店
 局及各大有售